海洋文艺

2

李曼峯作品選

賣烤肉串的

北海公園

西藏姑娘

海洋文藝 第二輯目錄

評論

「海鷗」的具體分析　陶融　八

象徵主義及其衍變　高翔　一三

散文

寫在大海邊上　吳令湄　四

春花賦　古杏　一八

寂靜，像金子一樣珍貴　君別　三〇

抱香子　三六

散文二章　夏洛桑　三八

鳥雀之歌　葉喃鳥　一二七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CENTRE
APR 28 2026
利銘澤與歲

小說

股市風雲　張君默　一
養鴨記　薛不全　一元
事實的教訓　倪長遊　四一
陋巷一角　一影　四六

詩歌

滔滔湄水日夜流　歌華　三四
七律二首　阿華　三五
小巷　凌若清　一七
市聲　水告泉　四〇
你不是詩人（外一首）　凌放　二九
鑼　江思揚　二八
一把土　常追風　二六

美術

李曼峯作品介紹　李曼峯　封二、三

關於畫家李曼峯　本刊　三

青年之頁

手足情深　石華　一三六

鴿　葉輝　一三八

都市篇　清雲　一四〇

海那邊　潘文爲　一四一

賭　青山　一四二

生活的戰歌　丘梅　一四三

＊

編後話　編者　一四四

寫在大海邊上

大海

在海邊已經住了一個世紀的四分之一了，還沒有領略過大海的眞正風貌。

我們都知道海是什麼，一大片彷彿無窮無盡的水，看不到盡頭，無論你駕一葉小舟，坐幾十萬噸的巨輪，乘直升機，搭超音速飛機，都看不到她的盡頭。

海，總是大的。也有小的海，小小的海。北京有北海，那只是小湖；西北有青海，那只是較大的湖；西南有洱海，也還是較大的湖。眞正的海總是大的，大得彷彿無窮無盡，大得你看不到她的盡頭，大得你無法領略她的整個風貌。

還有洋，洋無非是大海中的大海。

而我，一個住在海邊的人，爲什麼二三十年也沒有領略過大海的眞正風貌呢？

我只是住在海邊，沒有到海上去，沒有在大海上度過那怕只是經歷一個白天又一個黑夜的時光，更不要說十幾個或幾十個晝夜。我當然坐過船，到過離島；也當然坐過船，到過我

們的《雙城記》中另一座海邊的小城。但我想，那不是海的眞正風貌，那樣的經歷不足以使我得到安慰：你已經見過眞正的大海了。

想像中的大海……而我是無法想像的，由於我沒有比較像樣的經歷。

我成年累月，只是住在海邊，說得更清楚些，只是住在海峽的旁邊。本來我也可以這樣安慰自己：你不是時時刻刻都看得見彼岸，看得見彼岸白天的好陽光、晚上的好燈光麼？從此岸到彼岸的水波，不就是大海風貌的一部份？

我不想這樣欺騙自己。我也喜歡這智慧的語言：「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國。」一衣帶水也可以看出千萬里的海洋吧。但是，大海的眞正風貌和這相同麼？她的萬千氣象是這一條花邊似的水可以表現得出來的麼？海峽之於大海，還不如一條花邊之於衣裙。

面對着海峽，我時時想海，往往是日落的時分，在夕陽紅紫的光影裏，想赤道的海，想熱帶的海。冰雪的海太冷了，我不去想她，我只是想熱情的海，想海邊那些熱情的人，想他們被熱情的陽光晒得熱情四射的膚色，想他們如何從冰冷的生活中爭取更多的熱和光……

我的想像依然是貧乏的，無論是對於大自然或對於那些活躍的人羣。

我知道我的缺乏。缺乏生活，在大海上的生活，在人海中的生活。

雖然生活在人海裏——我當然不是離羣索居的，對於許許多多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我也知道得很少，而且很淺。

我知道我的缺乏。好像此刻，我的手頭總算並不缺乏筆，缺乏的是深入生活。

「現代」

我當然不是聰明人。小時候以至年輕的時候，面對那些上了百歲，上了幾百歲，上了成

千歲，甚至兩千歲以上的古人的文章，我往往暗中嘆息：眞難懂！

現在我已經活上幾十歲了，比起那些古人來，我這樣的年紀頂多只是初生的嬰孩吧；而比起嬰孩、小孩來，我却是逐漸要成爲「古人」的了。你如果懂得一些古文，就知道一個人「作古」是什麼意思。

不但在古人面前，我感到自己的笨拙，讀不懂他們的文章；就是在今人面前，在一些年紀輕輕的今人面前，我也讀不懂他們的文章，甚至比讀不懂古人的文章更要讀不懂。我於是又有新的嘆息：眞慚愧！

到底讀了幾十年的書，面對古人的文章，憑了注釋，一般的是看得懂了，比較艱深的還不一定，特別艱深的就依然不懂。這當然是由於自己的笨拙。

這一邊，對於古代的，依然不夠通，那一邊就更是不通了。那是「現代」的一邊，「現代文學」的一邊。

我歡喜讀詩，一個原因可能是由於我的懶散，因爲詩往往比文短。「唐詩三百首」中，除了少數幾篇古風長歌，就都是比「古文評註」中的篇章要短得多的。而且我覺得詩比文易懂。詩不是比文含蓄，而且帶有飛躍的想像麼？有不少不是寫得很朦朧麼？是的。但你可以用自己的想像飛躍過去，達到作者想像的彼岸。而且有些詩也是可以容許徘徊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的，至少我是這樣縱容自己去偷懶。

但是，「現代詩」却使我悲觀，這肯定是對我自己，不一定是對詩的作者。爲什麼總是讀不懂呢？爲什麼頂多也只是懂得的很少、很少，不懂的很多、很多呢？每一個字、每一個詞不都是認識的麼？爲什麼它們一成了句子就一句也不懂，或者大多數都不懂了？

我的悲觀的結論是：我太笨拙，作者們太聰明；或者作者們不一定聰明，而我却一定笨

拙。我和那些詩篇之間，總是有一條難於跨過的鴻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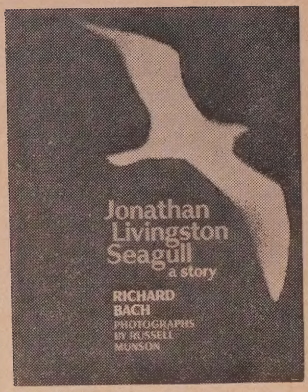
我也歡喜讀畫的。畫總要寫物，不寫人物，就寫動物，就寫山川風物，就寫萬事萬物。古代的人也有寫意畫，就是寫意，也還要寫物，他們寫物以寄意，或者以不受筆墨拘束的揮洒以盡意。在畫上看得到物的形象，當然就讀得懂這樣的畫。

我又要慚愧，又要悲觀了，或者更要慚愧，更要悲觀了。在「現代畫」面前，我顯得比在「現代詩」面前更要笨拙，更要無知，更要莫名其妙——據說它們是有許多妙處的。雖有據說，有好心人爲我們講解這樣的畫，我却依然不懂，不懂那些用色彩塗抹或亂拋亂洒出來的形象（他們有些人並不諱言如此這般作畫的）。這些形象對我太陌生了，連我的想像也無投入其中。

有時我想嘲笑自己：你太古老，一點也趕不上「現代」！

有時我又想詢問旁人：有什麼辦法使我們從這樣的困境中解脫出來？

有時我更想問作者：是使我們這些笨拙的讀者得到解脫，還是使「現代詩」、「現代畫」得到解脫，也使我們這些讀者同時得到解脫呢？


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
a story
RICHARD
BACH
PHOTOGRAPHS
BY RUSSELL
MUNSON

「鷗海」的具體分析

一、一件不尋常的事情

一件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了。人們都想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爲什麼一本小小的故事書，會有那麼多人看？爲什麼這一本小小的故事書，起初沒有人肯出版，後來又變成非常暢銷？爲什麼？爲什麼？

有的人這樣解釋，有的人那樣解釋，但我們要知道的不是這樣的或那樣的解釋。我們要知道的是事實眞相，和它的意義。

這一本小書，實在不能算是什麼文藝傑作。它的內容是頗爲單薄的。它本身像一個寓言。把它當做小說看，那麼，它就是一個寓言似的短篇小說。在最初的時候，有些書店，就把這書，放在兒童故事一起。它很薄，字體很大，又附有許多圖片，看起來，就跟一般的兒童故事書沒有什麼差別。

這本小書，名叫《海鷗岳納珊・李文斯敦》（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小書裏講的是海鷗的故事。書中只有海鷗，沒有人。

「岳納珊・李文斯敦」，是一隻海鷗的名字。它是書中的主角。

至於爲什麼作者給海鷗，起了這麼一個名字。據作者所說，是頗爲神秘的。

作者的名字叫做李察・巴哈（Richard Bach）。他是一個飛機師，後來也寫一些東西，算是一個作家了。但他寫的東西，並沒有什麼人注意。換句話說，就是沒有「成名」。使他「成名」的，還是這一本《海鷗岳納珊・李文斯敦》。

據說，在一九五九年某一天，作者巴哈在河邊散步，突然聽到有個聲音大聲喊道：「海鷗岳納珊・李文斯敦」。他突然好像得到靈感似的，立刻回家寫出一篇長約三千字的寓言小說。

故事是說一個名叫岳納珊的海鷗，因爲厭倦了僅僅是爲了獵取食物而飛來飛去的枯燥生活，它希望能夠單爲了飛行的樂趣而飛行，它開始練習飛行的技巧。後來，它就離開同伴，越飛越高，不知所終了。

據作者巴哈自己所說，他寫到這裏，腦海一片空白，怎麼也想不出如何結束這個故事。就把它放在一邊。這一放，就放了八年。八年之後，有一天清晨五時，他一覺醒來，靈感突至，馬上給這個故事寫出了結局，後來再經過修改，在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正式出版。

後來，作者還表示，這個海鷗不是他自己所創造的，是「天意」要他把它寫了出來。

這個由作者自述，後來又廣爲流傳的創作經過，是富有神秘感的。神秘感，能夠引起人們的好奇心，同時，也適合一些有宗教信仰的人的興味。

其實，一個人在集中思考或神志不清時，都可能會產生一種幻覺：看到或聽到一些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東西。這是很多人都有過的經驗。

作者巴哈，在海邊散步時，聽到有人大聲叫着「海鷗岳納珊・李文斯敦」，這是他當時的幻覺。不能說是什麼「天意」。他眼前有海鷗，「岳納珊・李文斯敦」原是一個飛機師的名字，他偶然聞，把這兩種概念連在一起；加上他自己特別喜愛飛行，因此而寫出那麼一個故事來，不足爲奇。故事中，那個海鷗厭倦了尋找食物的生活，熱心練習飛行技巧，正是他自己生活的反映，這並非「天意」，也非「靈感」。八年之後，他寫成這本書，實際上也是他經過了八年的思考，在某一個特定的時刻，得到了答案。這件事情本身，是並沒有什麼神秘的。

二、廣告與宣傳的影響

一本書的本身，它有它本身的意義。但是它是否暢銷，並不完全是這本書本身所能決定的。這裏面，就有社會的因素，有時間與空間的因素。

現在，我們再檢查一下這本書的出版以及發行的經過。

當作者完成本書的原稿時，沒有一間出版社肯出版。後來由於偶然的機會才被麥美倫出版社把它購下出版。據說，麥美倫出版社中，有一位女編輯蓮娜・法利第，是一個業餘飛行家，對巴哈這個短篇寓言，有一些共鳴。認爲這本小說，可能引起一些飛行家的興趣。

但她也知道，這本書不會有多少人買，所以只印了幾千本，而且還給這本書，配上許多精美的海鷗照片。一本九十三頁的書，配上了五十三頁的照片，照片的份量比文字還多。這些照片拍得很美，可以說是攝影傑作。當人們買這一本小書的時候，首先就被這些照片所吸引。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這本小書實在不能單獨從文字上去考慮的。它實在是兩種訂在一起的讀物：一種是海鷗的寓言故事，一種是海鷗的攝影集。如果當初蓮娜・法利第沒有給這本小書配上那麼多的照片，事情會發展成怎樣，還不得而知。

麥美倫公司把這一本書向各地書店推銷時，反應非常冷淡。一些評介書刊的雜誌、團體、與書評人，都不想花費篇幅來談論這本書。

蓮娜・法利第以私人關係，向雜誌和報紙上的老朋友要求推薦，也沒有人肯去提它。只有專門辦給愛好飛行的人閱讀的雜誌，對它才有多少評述。

這本小書，出版之後，最初也沒有什麼銷路，但後來漸漸被一些喜歡飛行的人所注意。在一九七〇年聖誕節的時候，第一版居然賣光了。

據說，很多人買來當做聖誕禮物。一本小書，價錢不貴，書內一大半是精美照片，文字又比較乾淨，沒有色情，沒有暴力，有些對個人奮鬥的鼓勵，有些不着邊際的哲理。這些具體條件，使它成爲一個頗爲合適的禮物。收到這禮物的，也到書店裏買幾本轉送給別的朋友。

就這樣，這書漸漸暢銷起來，一九七一年銷了十四萬本。到了一九七二年，這書就進入了第二階段。到了一九七二年，美國出版界看到有利可圖，麥美倫公司開始大登廣告。報紙、雜誌，也來宣傳。一個製片商，還以十萬美元及百分之五十利潤的條件，向原著作者買下了電影版權。經過了這種人爲的商業性的鼓吹，這本書自然就更受到人們的注意。

許多人因爲受了廣告與宣傳的影響，爲了好奇，也就買來看看，反正一本小書，所費不多，文字又短，一個小時便可看完。這些也都是使這一本書暢銷的因素。

當然除了這些極其具體的因素之外，小書的故事，對美國人的精神生活，也會有一些影響。要知這種影響是好，還是壞，那就要對本書的內容，進行具體的分析了。

三、剩下一把骨頭和幾根羽毛

這本小書，分成三部。第一部份，講的是海鷗岳納珊的怎樣練習飛行。

清晨，初升的太陽，把金光照耀在大海的微波上。離海岸一哩處，成千的海鷗，在海面上爭食。而海鷗岳納珊，却離開這羣海鷗很遠，獨自練習飛行。

作者很細緻地描寫海鷗岳納珊的飛行經驗。這一部份，吸引着許多愛好飛行的讀者，也使一些沒有飛行過的讀者略微體會到一些飛行的樂趣。

作者本身是一個飛行師，而又對飛行十分喜愛。在這一部份，恰恰是反映了他本人的飛行熱情，寫出了他在飛行與練習飛行時的感受。

在一般文藝作品中，這飛行的經驗，還不大常見，因此，也使讀者得到一些新鮮之感。

在這一部份，作者提出一個比較使人發生興趣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海鷗的飛行是不是只爲捕獵食物呢？海鷗岳納珊的父親對岳納珊說：「冬天就快到了，漁船會越來越少，水面上的魚兒都會往深處游。如果你一定要學，就該研究一下食物，以及怎樣得到食物。飛來飛去固然是好事，但是你可不能拿飛行當飯吃。不要忘記，你飛行只是爲了要吃飯。」

但是，岳納珊却抱有不同的見解。他是只想知道他能怎樣飛，「即使是餓得只剩下一把骨頭，幾把羽毛也不在乎」。岳納珊這種觀點，就被人演釋成：「不要爲生活而工作，而要爲工作而生活」。

如果不問具體情況，把這話孤立起來看，這話是很對的。如果一個人的一生，只是爲了日求三餐，夜求一宿，那的確是很沒有意思的。

但是，如果我們加以分析，我們就要追究，這裏所指的生活，是一種怎樣的生活。

倘若一個人的生活，是處在飢寒的狀態之中，是處在吃不飽、穿不暖，而且居住條件極端不良的情形之下，那麼，這種解釋，就是叫人安於現狀，放棄了改善生活條件的要求。

正因爲如此，美國及其他地區的政府機關和大商行的老闆，就向屬下的職工，推薦這一本小書，使他們能夠安於職位，不計較工資以及待遇，即使是「剩下一把骨頭和幾根羽毛也不在乎。」

如果把這種觀念，推而廣之，那麼，世界各地的飢寒交迫的人們，也都不必去爭取合理的生活條件了。

生命的基礎，是物質。如果沒有食物，那麼，生命本身就不能延續，還談得到什麼工作與飛行。

作者巴哈，創造了一個不需要食物，而能夠飛行的岳納珊，實在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有了這種幻想，那麼，人們要求改善生活條件的鬥爭就沒有什麼意義。人們增加生產，改善生活條件的努力，也就沒有什麼意義。人們改造社會，要求合理分配勞動成果的事業，更加是沒有意義的了。

在這裏，我們看到了這本小書的作用。這種作用，使一般人放棄了改造社會，改善生活的要求。從美國的以及其他地區的政府機關和大商行的老闆看來，這本小書的確是很值得推薦的。

當然，那些感受到生活的壓力，而又找不到出路的人，也可以從這本小書中，得到一些暫時的安慰。

四、如此「天堂」如此「完美」

這本小書的第二部，幾乎全是說教。

第一部份，主要的是寫動作，是海鷗岳納珊，在空中的嘗試，失敗與成功。第二部份，主要的是寫對話，是關於飛行、理想、「仁愛」等等的說教。

在第二部裏，海鷗岳納珊在創造了他的飛行紀錄之後，遇見了兩隻遍體晶瑩的海鷗，把它帶到一個好像是天堂世界。因此，有許多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把這一部份所寫的，當做是作者心目中的「天堂」。

在第二部裏，作者通過一個年老的海鷗的口，說了許許多多抽象的玄妙的同時也是很有問題的大道理。

在這一部份裏，作者傳達了他的對於「天堂」的觀念。

那個年老的海鷗告訴他說：「天堂既不是一種空間，也不是一種時間。天堂就是要成爲完美。」

在一般有宗教信仰的人看來，「天堂」是一種理想的境界。好的人，死後就會升到天堂中去，在那裏過着幸福快樂的好日子。

在一般沒有宗教信仰的人看來，「天堂」只是一種人們的幻想，反映了人們嚮往美好生活的願望。「天堂」實際上是不存在的，但人們可以用自己努力，把地上人間，改造成和想像中的「天堂」一樣美好，甚至於更美好。

本書的作者，一方面也說並沒有「天堂」這樣的地方，但同時又說，「天堂」是一種既沒有空間又沒有時間的完美。

因此，許多人都被作者這種玩弄詞令的把戲所迷惑了。

我們知道，任何事物都不能脫離時間和空間而存在的。

沒有空間，沒有時間，就沒有存在。時間之外的存在，和空間之外的存在，同樣是極大的荒唐。

沒有時間又沒有空間的完美，也就是一種並不存在的完美。

因此，作者雖然好像是否定了「天堂」，而實際上，他所說的完美，比一般宗教所說的「天堂」，更加虛無縹緲，更加不可捉摸。

作者一方面强調人們對完美的追求，一方面又抽掉了完美的現實性，抹殺了使完美存在的時間與空間，取消了完美所具有的任何具體形式，這樣的完美，實際上是等於零。

如果肯定了這樣的完美，人就會變成那個年老的海鷗一樣，不吃、不喝，無形、無體，通體晶瑩「無論是什麼地方，什麼時間，只要我想要去，就可以馬上到達」。但這是沒有絲毫現實性，也沒有絲毫可能性的空想，既無補於人生，也無助於社會，只有使人的思想意識，變成一種純粹的眞空。

五、不滿現實、逃避現實

大概最能迷惑人的，還是第三部。

第三部，是寫海鷗岳納珊「得道」之後，又回到它原來的鷗羣，去教它們怎樣飛行。它回到地球上，把自己發現的「眞理」，告訴其他只知覓食的海鷗。

像這樣的行爲，還不是一種「仁愛」麼？

因此，人們就感到十分迷惑了。因爲這和作者平日的言行，相差太遠了。

作者巴哈，是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也是一個强烈的個人自由主義者。他所最重視的是屬於個人的極端的自由。

他曾說過「『自我犧牲』是我所不能容忍的字眼」，這也就等於中國古時楊朱所說的「拔一毛以利天下，我不爲也」。這是一種極端自私自利的人生哲學。

他也曾說過：「一切羣體組織，對於人是一種約束和限制，人將因遷就團體而失去追尋的自由，而生命和眞理的意義，也隨之被埋沒……」這也是一種反集體，反社會的見解，對人羣與社會，是極端有害的。

既然如此，爲什麼作者又在書中，叫海鷗岳納珊回到地球，來「點化」同類來教導學生呢？

小書的結尾，岳納珊把教導鷗羣的責任，交給它的一個名叫符來契的學生，自己飛到別處去了。

它對符來契說：「我不能離開麼？你可曾想到，別處還有別的鷗羣，別的符來契，他們在奔赴光明的途中，比這裏的鷗羣更需要一位導師麼？」

那就是說，它要到處去宣揚「眞理」。這種濟世的精神，豈不是非常可貴的麼？又豈不是跟他的極端的個人主義相違相背，不能調和麼？

然而，我們再追問一句，它所宣揚的「眞理」，是一種什麼樣的「眞理」呢？

從這本小書看來，它所到處宣揚的，正是作者巴哈本來所有的「極端的個人主義」。岳納珊的「仁愛」與濟世精神，只是一種漂亮的詞令，它的行爲的眞正意義，實在是對「極端的個人主義」的肯定，加十倍的肯定。

作者在小書中，强調的是反集體反社會的屬於個人的沒有任何限制的自由。

個人與集體，是不可分割的。而個人的自由必需跟集體的利益取得協調。強調個人的絕對自由，也必然會防礙別人的自由，造成集體生活的不安與混亂。

現在，巴哈這本小書，一方面肯定了個人主義與個人自由，但另一方面，又把人引向虛無縹緲的「理想」的境界，把人們從不滿現實引向逃避現實。而許多不滿現實的人，也就從這本小書中，取得暫時的安寧與麻醉了。

除此之外，這本小書還宣揚一種超人思想。作者在書中，塑造了「超級海鷗」的形象。從作者看來，羣衆是愚蠢的，只有極少數特殊的人，才能夠得到超脫。書中所描寫的地球上的海鷗絕大多數都是愚昧的，只有幾個海鷗，能夠接受指導「從一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這種想法，自然也是極有害的。

我們需要的是怎樣解決這個世界的問題，也就是解決地球上的問題，而不是只教極少數的人，飛到或逃掉「另一個世界」去。

小巷

凌若清

破落的小巷
縱被裝點過的天堂遺忘
赤着脚的孩子
也知道他們生長的地方

垃圾婆的兒女
難道不能有一張美潔的牀
雪糕佬的孩子
沒嚐過爸賣的雪糕香不香

忙碌的早上
媽彎腰揹起垃圾籮
爸咬牙推走雪糕車
十二歲的姊姊把家當

疲乏的黑夜
小巷格外長

春花賦

文：古杏
圖：方之

春城

「春城無處不飛花？」這詩句是很能引人遐想的。一座城被稱爲春城，它一定是披上艷麗的春裝，呈現着燦爛的春色，泛濫着迷人的春意的了。報春的使者最早光臨這座城市，讓它優先地佔了春光；或許在別的地方還是冰封雪鎖、水瘦山寒的時候，而微微的暖氣已經在這裏催動誘人的花事了。

是的，如果沒有到處萌發的花事，沒有姹紫嫣紅的百花，那一座城就只好叫做荒城，怎樣也得不到春城的美譽。雖說以鳥鳴春，喜鵲唱枝頭的情景會撩起人們春回大地的感覺；但是畫家們寫的報春圖，却往往是紅梅，它在懸崖百丈冰的冷峻中，便已花枝俏麗地通了春天的訊息，何況這裏那裏有鵝黃的報春花，嶺南有賀歲的爆竹花，是以喜鵲固然有詠春的歡語，但畢竟是百花吐艷才把春色滿佈人間，使人有歲時更新的感受。

花既然是春的使者、春的象徵、春的美滿的化身；那麼，春城也就是花城。一枝獨放不成春，花枝三五也做不出春天的氣候，自然也創造不來一座春城。春城，其勢就是萬紫千紅，花團錦簇，十里花街，一城芳艷；甚而有一種花開得十倍的燦爛，千倍的繁榮，盈街滿巷，漫野遍山，層層疊疊，觸目皆是，一面是縱情綻放，一面是落英

繽紛，或者還加上柳絮棉絲，隨風飄拂。這時只覺紛紛揚揚，濛濛曖曖，使人如入夢境，如臨仙界。這可就是處處飛花的景象？人間果眞有這樣的春城，這樣的花城，就一切都將染上絢麗的彩色，一切都會變成值得留戀，人們生活的條件必然是百倍的豐裕，生命也變得更爲可珍可貴了。

——一句詩把你引到什麼樣的境界去啦！

——這是一種嚮往。人類理想的不滅的光輝不正在前頭閃耀着、跳動着麼？

——但是，這很美，却也幻，是一種幻美吧了！

——請聽，那是一種什麼樣的足音？向自然索取、向歷史探求的千萬萬人正在前進哩。

已經是早年的事了，一位散文家在一篇文章裏寫了南方花城的年宵花市盛況。他說南方一帶，正如昔人咏月季花的詩所說的：「花落花開無日了，春來春去不相關。」早在春節到來之前一個月，已可以看到近郊樹上掛着一串串鮮艷的花朵；而在年宵花市中，除了荷花、石榴等不能見到外，幾乎四時的花卉都燦然呈現，牡丹、吊鐘、水仙、大麗、梅花、菊花、山茶、墨蘭……你要什麼就有什麼。

羊城花市，自古有之；但是，只有今天才看到千張萬張笑臉，欣賞着同樣是笑臉迎人的鮮花。正如這位作家所說，今天一個紡織女工從花市舉一枝桃花回家，一個鋼鐵工人買一盆金桔托在頭上，已經是十分平常的事情，正是他們做成的人流變成一道奇特的花流。人們在這裏會深深體味到，億萬人的歡樂才是大地上眞正的歡樂。

在這個花城裏，不僅有來自福建的水仙，來自山東的牡丹，還有本源出自印度的大麗，出自法國的猩紅玫瑰，出自馬來亞的含笑，出自撒哈拉沙漠地區的仙人掌科植物，也有祖家在非洲的菊花。如同千溪百澗滙成了江河，各國人民的智慧織出來的燦爛的文明。這種意味在今天就更加耐人玩索了。

——花城古來已有，恐怕不讓羊城專美吧？

——是的。思往古，看如今，望未來。將來還會有更多的花城花鄉，做成一個花國。

歷史上有過花城，不然就不會產生「春城無處不飛花」的詩句。劉錫禹的詩云：「惟有牡丹眞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這說的是古長安。在盛唐時，每年三月，人們爭到曲江附近賞花，大概是公侯貴族、文人雅士的盛會。白居易的詩云：「共愁日照芳難住，仍張帷幕垂陰凉，花

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這說的是唐時洛陽人賞牡丹的情景。蘇東坡也有詩云：「一朵妖紅醉歌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閑人作小休。」說的也是洛陽牡丹具有特別的魅力，令人傾倒。

但是，據不久前曾訪洛陽的人在文章裏說，歐陽修寫的《洛陽牡丹記》，指出當年（北宋時代）牡丹花共有九十多種，他僅看到三十多種。年湮代遠，洛陽的牡丹也像舊城一樣，屢受摧殘，留得的品種也極少，有許多已不復見。如今經過歷年不斷培育，洛陽牡丹又有了一百一十種。紫黑色的牡丹最爲珍貴，現在大家都可以欣賞到了。時移勢遷，有些東西變成歷史的陳蹟，必將遂漸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但有些東西却推陳出新，獲得了更加壯旺的生命。一頁洛陽牡丹由盛而衰、由衰而盛的歷史，倒很有啓發的作用。

說到牡丹，過去在羊城所見，大抵都是「單頭」的，只有一個至多兩三個花蕾，光禿禿的。俗語說：牡丹雖好，還須綠葉扶持。可是那些「單頭」牡丹，就是沒有葉子。花未放時不免令人有孤寂之感，即使是花開了也似乎不過是自賞孤芳。那時候，的確不知道牡丹有那麼多的品種，牡丹也同許多花一樣生活在它自己的衆多族類之中。

在一篇文章裏看到「姚黃魏紫」四個字，不知其解，後來查了辭典，才知道「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魏家花者，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仁溥家」（歐陽修《牡丹記》）。手頭有一叠牡丹花明信片，翻開一看，第一張就是「姚黃」，那是黃色的牡丹，生機勃發，葉綠如碧。一張是「紫雲仙」，一張是「烟籠紫」，前者嬌艷而端莊，如二十美人，後者紅得發紫，而花型較小。又一張是「衆生黑」，花紅如血，却不是黑牡丹。此外還有「大紅剪絨」、「銀水金鱗」、「昆山夜光」、「冰凌罩紅石」等等雅號。

可是，至今還沒有機會看到叢生的牡丹，聽朋友說，在北京的公園裏就可以看到牡丹遍地的富麗多姿，那當然絕非在南方所見的可比。若是花城花鄉，自然要那種氣勢。最近看到一篇描寫牡丹園的文字，說「這時正值春風送暖，牡丹初放，紅白相間，香飄萬里。風過處，千姿百態，溢光流彩！遠遠一望，就像一片彩雲，罩滿山頭」。便知這才算是萬紫千紅，今天多少人希望欣賞到這樣的花海，因爲這裏有的是壯闊的波瀾，不僅富麗多姿，而且有豪邁之氣，使人浮想聯翩，胸襟廣闊。

曾有江南之行，時值秋令，不似春光，勝似春光，却欣賞不到「日出紅花紅似火，春來江水綠如藍」的景象，更無由體會「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的對春天的懷念之情。一位曾親炙過江南的朋友，說江南之春桃花盛放時，一樹緋紅，也不知千朵萬朵，密密層層，把枝柯全部掩着，遠看彩雲簇簇，初時竟不知是什麼樣的花樹，待走近看時，才知道就是桃花。桃紅柳綠，這句話今天已變得帶點俚俗，但的確表述了春日杭州的特點。

一位作家就曾描寫過桃林景色。他在那年三四月間，乘火車從上海到廣州去，列車在晚上開行，一覺醒來已是江西境界。太陽還沒出山，大地上籠罩着一層輕紗般的薄霧。透過兩邊的車窗，一大片一大片粉紅色的花海映入眼帘，像雲彩又像一幅看不到邊的錦綉。隨着列車的前進和有節奏的晃動，這些雲彩又輕輕地浮動，跳躍，甚至想趁勢搶進車廂裏來。但他不說此景難得幾回看，而說有好幾次陶醉在花的世界裏，桃紅滿目，花海揚波，不過是其中的一次。

春城無處不飛花？昔人在這句詩裏道出了心中的無限情趣。要是處處有春城，春光充滿人間，豈不是更覺得春深如海嗎？

花品

在我們居住着的這個星球上，究竟有多少種花？哪些是迎春開放？哪些是炎夏弄姿？哪些是凉秋綻發？哪些是寒冬呈艷？想來誰也無法準確地回答這些問題。不是專門的研究者，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能夠多少知道地球上這一角出產什麼花，那一邊又以什麼花聞名於世，也已經很不錯了；如果還能夠多少知道世界上這個民族喜愛什麼花，那個國家的人民又把什麼花看作國寶，這就要算在這

方面頗有點知識了。

世界上最大的花朵長在印尼；古巴的聖地亞哥所產的鷄蛋花，比人們在中國南方所見的要大一倍；丁香曾經是坦桑尼亞的桑給巴爾主要的產物，產量佔了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八十；從中國傳到日本的櫻花，在東洋找到了繁榮滋長的廣闊園地，賞櫻成爲他們舉國欲狂的盛大節日，如同中國人賞菊、賞梅一樣。這種各有不同的喜愛，才顯得物類的豐饒，以及天地的廣大。

櫻花不僅使日本人爲之傾倒，也使中國的使者低徊玩索。日本作家寫的文章中自然不乏關於櫻花的著作，而在中國近年文壇上也不止一次出現了令人激賞的櫻花讚。一位早年在日本當過教授、以後又多次訪問日本的女作家說櫻花是日本的驕傲；說櫻花和「瑞雪靈峯」的富士山一樣，成了日本的象徵；又說春天在日本，就是沉浸在瀰漫的櫻花氣息裏。原來日本到處都有櫻花，有的是幾百棵花樹擁在一起，有的是一兩棵花樹在路旁水邊悄然獨立。這位女作家曾在東京的上野公園看，在東京千鳥淵看，在京都看，在奈良看，在雨裏看，在霧中看，在月下看……這也可見她被陶醉到了何等地步。

她有一次是同友人分乘十一輛汽車上山，忽然看到在山路兩旁簇着雨後盛開的幾百樹幾千樹的櫻花。她寫道：「這櫻花，一堆堆，一層層，好像雲海似地，在朝陽下緋紅萬頃，溢彩流光。當曲折的山路被這無邊的花雲遮蓋了的時候，我們就像坐在十一隻首尾相接的輕舟之中，凌駕着駘蕩的東風，兩舷濺起嘩嘩的花浪，迅捷地向着初升的太陽前進！」櫻花美，作家的描寫也美，她不是描繪一幅平面的圖畫，而且提供了電影鏡頭似的畫幅。時常覺得，世界上如果沒有繪畫和文學，自然界的珍奇和瑰麗就會在一些人的眼前溜走。……

——櫻花怎樣成爲日本的驕傲？這種花的盛花期如此短暫，無邊錦綉經不起一陣風雨，一下子「零落成泥碾作塵」，怎不引人嘆嘆？

——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是一枝梅，有人覺得它在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却有人讚賞它在飛雪中猶有花枝俏。請想一想，這是什麼道理？

一位日本朋友這樣說：世界上沒有不美的花朵，至於對某一種花的喜愛，却是由於各人心中的感觸。對於櫻花，一些日本文人因它容易凋謝而感到人生短促，武士們又會聯想到捐軀的壯烈，但大多數的人却喜歡它帶來了興奮喜樂的春天的消息。積雪還沒有消融，冬服還沒有去

身，幽暗的房間裏還是春寒料峭，只要微微地一絲東風吹來，天際露出了陽光，這櫻花就漫山遍地的開起來！不管是山櫻也好，吉野櫻也好，八重櫻也好，……都向日本三島上的人們，報告了春天的振興蓬勃的消息。

——原來是取了櫻花的報春之意。一年之計在於春，不管在怎麼樣的歲月，春天總是象徵着幸福、意味着奮發吧。

——是的。可能不會有例外，世界各國的人喜愛這種花、那種花，不是着取了它們的凌霜傲雪，就是着取了它們的向上、幸福、溫暖的象徵意味。

——這就是人們眼中的「花品」。

——「花品」，似乎還沒有人這樣說過。好，就說「花品」吧，中國人最重視花品。

南國春節，吊鐘花就出來了，它是南方特有的花樹。花蕾未開時被鱗狀的厚殼包裹着，開花時鱗苞裏就吊下了一個個粉紅花的鐘形的小小的花朵，通常一個鱗苞裏有七八朵，也有多至十二朵的。在一位作家的眼中，這吊鐘顯示着異常旺盛的生命力，插在花瓶裏不僅能夠開花，還能夠發葉。這些小鐘兒狀的花朵，一簇簇迎風搖曳，彷彿傳送着大地回春的鈴鈴鈴的鐘聲。

雲南的茶花是頂有名的。春天來了，翠湖的茶花，紅彤彤的一大片，簡直就是一段彩雲落在湖岸上。華庭寺有叫「松子鱗」的花樹，五百多年了，一開花就是一千多朵。大理有棵「萬朵茶」，上千年了，開起花來千朵萬朵。有一種茶花叫「童子面」，花期較遲，開起來顏色深紅，最富青春氣息。一位作家看了，腦子裏突然出現了一幅畫的構思，用最濃最艷的硃紅畫一大朵含露乍開的童子面茶花，他認爲正足以象徵着自己國家今天的面貌。

這些年來，向日葵在七億中國人的心中，佔了一個非凡的地位。向陽花開，這象徵的意味可夠深了！用來擬人，很足以突出那種崇高的品質。向日葵的圖案觸目皆是，它的形象也就深入人心。一位朋友告訴我，正是在被稱爲「天無三日晴」的貴州，盛產向日葵。如果聯想到它的著名產地，它的象徵意味似乎還要更深。向日葵，花有多大？直徑一尺多，可達二尺；它就是一盆花，而不是一朵花。它的莖有多高，有七八尺吧，也有達一丈的；它就是這樣的軒昂，這樣的仰首眺望，睥睨一切，生機蓬勃。它是什麼顏色？黃色的花，綠色的莖和葉；色素單純明快，與它的軀幹、形貌很勻稱，充分顯露豪邁、爽朗的氣質。七億人民喜愛這種花，實在是時代的意念。

中國的幅員那樣遼闊，各個地區各有突出的花，或者說，這個地區以這一種花最擅勝場，而那一種花又在另一個地區出類拔萃。但是，也可以這樣說，雖然洛陽以牡丹聞名天下，但中國各地不知道有多少個牡丹園；至於桃林、梅林，就地無分南北都有它們的笑靨迎人、橫斜疏影。如果要舉出一種更爲普通的，那恐怕就是菊花。中國人種植菊花已有三千年的歷史，菊花的品種叫得出名字的就有二千以上，蔚爲大觀，無處不有。

百花以時開放，春天有春蘭，夏天有夏荷，秋天有秋菊，冬天有冬梅。菊花是秋天的花，秋天以菊花爲徵象。每年秋天，中國的許多城市都有菊花展覽的盛會，展出了花匠的巧奪天工。既然這樣，菊花也就不放在春花之列；可也奇怪，且不說別的地方，就說南國羊城，菊花在秋天展覽過，還繼續的生長，直到春風吹開了桃花和大蘆，可它依然還要在迎春花市中、花會上嶄露頭角，有些地方竟仍是它的天下。甚至可以說，如果這時沒有菊花，家家戶的花瓶就少了一些生趣，花市、花會也不容易創造出繁花似錦的氣派。

菊花呈現着它的千姿百態。論顏色，白的、紅的、黃的、紫的都有，可還有綠色的，更有黑色的。論花型，各種樣式的花瓣，或平或卷，或呈管狀，或作匙形；有的一枝一朵，稱爲標本菊，有的一株千朵，稱爲大立菊。論姿態，則正如一位作家所說：「有的端雅大方，有的龍飛鳳舞，有的瑰麗如彩虹，有的潔白寒霜雪，有的像火燄那麼熱烈，有的像羽毛輕柔……。」

菊花的名稱也多極了，有些還是十分幽雅動人的。那種色金黃、瓣呈管狀（其實一瓣就是一朵花）而散垂着的，叫「飛閣流丹」。那種色紫紅、瓣

亦呈管狀而散出像烟花噴出流星似的，叫「粉綫明珠」。那種色絳紅、瓣彎曲而繁密、花型碩大的，叫「麒麟爪」。那種色粉紅、呈桃形的，叫「向旭桃」。那種色雪白、作球形的，叫「一捧雪」。有叫「綠荷」的，花瓣中間呈淺綠色，清新得有如出水芙蓉。有叫「玉版荷」的，蟹爪般的瓣茁壯而潔白，顯得風姿標舉。……此外當然還有一大串，恐怕是要老花匠或者這門的專家才能暢所欲言了。

菊花，你說它凌霜傲雪、生命力强麼？未嘗不可以。你說它喜歡迎新春、神采綽約麼？它的盛裝實在驕人。你說它歷史悠久、品種繁多麼？正是如此。還有，它的兄弟幾乎遍於天下，世界上許許多多的人看到它都會感到他鄉遇故知。菊花就是這樣有美俱備的花，是中國花卉中的珍品，是中國的驕傲！

十九世紀比利時詩人梅特林克，寫過一篇題目叫做《菊花》的優美散文，把菊花形容盡致。他把菊花稱爲百草枯黃之月的尊貴之花，稱爲端莊的小小的秋之仙子。他說菊花的奇妙驚人的花瓣大雪團似的，赤銅盤似的，古銀椀似的，白色和碧色的壁壇似的。他把菊瓣的鬈兒描寫得更加出神入化：「這裏，有使我們的夢幻也自愧不如的奇極入化的詩意的縹緲的鬈兒；是慧敏的精巧的慵然矜持的鬈兒；……是微笑的絕艷的女郎的鬈兒；……是天使們、母親們、牧羊神們以及戀人們的顫顫的手指輕輕撫摸着的活潑天眞的嬰孩們的鬈兒。」

如果梅特林克不僅知道「秋」允許菊花妝扮自己，還知道菊花也在裝點春色，那就不僅描出了菊花的千姿百態，還寫出菊花的內在品質；那麼，我們就更加願意對他引爲同調了。

人情

大地上有了那麼多的花，這才有所謂自然界的美。百花吐艷，到處生長，熱帶可以長出龐然大物似的花，雪地可以讓冰凌花獲得盡示姿色的地方。於是城市可以出現花流，山徑可以出現花浪，而且萬里草原開遍了萬里的花。一位作家曾經這樣詠嘆：「草原上的野花隨着星辰轉換，寶女座當令的時候，粉蒸玉琢的大朵的山芍藥到處開；天琴星當令的時候，野罌粟花開了；獅子座當令的時候，金針花開了。」「呼日倫花放蕊，草原上羔肥圈滿；紫萍萍花放蕊，初生的三河馬小馬駒像梅花鹿似的跳躍着；僧帽

花放蕊的時候，那西莫特母牛每頭每天可以給榨奶姑娘六十多磅美乳。」太迷人了！試閉目凝神，腦海中就會出現這樣的意念：花有如此的艷麗，人的生活就該有如彼的美妙啦！

但是，如果以爲這完全是自然的恩賜，那就是想得不完全，而且太過辜負了千年萬年以來栽花、養花、改良品種，創造新苗的千百萬花匠，數不盡的花農，以及今日正在使人們能夠欣賞更多、更美的花的羣衆藝術家了。借一位散文家的話來告訴你吧：「牡丹本來是太行山的一種荒山小樹，水仙本來是東南沼澤地帶的一種野生植物，經過千百代人們的加工培養，竟使它們變成了『國色天香』和『凌波仙子』了！在野生狀態時，菊花只能開着銅錢似的小花，鷄冠花更像狗尾草似的，但是經過花農的悉心培養，人工的世代選擇，它們竟變成這樣豐腴艷麗了。『天工人可代，人工天不如。』生活的眞理不正是這樣麼！」人們會應聲說：正是這樣，正是這樣。

於是，一位作家這樣寫道：「我不覺對着茶花沉吟起來。茶花是美啊。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勞動創造的。是誰白天黑夜，積年累月，拿自己的汗水澆着花，像撫育自己兒女一樣撫育花秧，終於培養出這樣絕色的好花？應該感謝那爲我們美化生活的人。」

於是，又有一位作家這樣寫道：「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名園丁，大家都栽培最新最美的花木，辛勤地播種、除草、澆水、施肥，好讓祖國的百花園裏，春天永駐，花團錦簇。要是有人抱着『我是看花的，什麼除草、施肥，我不管』的想法，那自然是值得羞恥的事情了。」

自然，這不過是一個比喻，要求人人熱愛自己的有如栽花一樣的勞動，那就起碼做到賞花不忘栽花人。繁花似錦，是人的智慧和勞動的產品；奇葩異卉，是人的精思和細工的結晶。崇拜自然不如讚美勞動，嬌滴滴的玫瑰出自長滿老繭的雙手。

栽花人美化人們的生活，可不一定能夠美化自己的命運。養花一年，賞花三日，這裏面就已經宣泄着栽花人的悲苦；至如幾番風雨，把長年心血付諸東流，那就更不堪回首。讓所有的栽花人都有閑情欣賞自己的藝術創作，在他們的窗櫺、宅畔都有一枝濃艷、幾束芳香，那才眞正是太平盛世，就得用心花一瓣去懇切祈求的。

在讀過、聽過的一些栽花人的故事中，有一個牡丹的故事最爲動人，它使人由喜而悲、由悲而喜，這裏面串着一條時代轉換的紐帶，足以發人深省的。

在安徽南部的獅子山上，歷來就有養牡丹的。他們養牡丹不是爲了賞花，而是爲了收點丹皮賣錢過活。在這些養花人中，有一對小夫妻，男的叫長庚，女的叫白妹。他倆起早睡晚，從山石縫裏扒開一塊地，栽了幾十棵牡丹。他們侍弄這些牡丹，比人家侍弄孩子還要小心，風裏雨裏，忙東忙西，可沒有閑過一個時辰。

那一年，地方上發生巨大的變化，使得窮苦的人們都歡天喜地。長庚有志氣去做更多的事，牡丹就由白妹一人去侍弄。日子過得如意，白妹也幹得歡。當着寒凝大地發春華的光景，她就在地邊上守着，看得出那棵牡丹長了幾個嫩芽，那棵牡丹有幾片葉子。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奇跡就出現了，一棵牡丹五個杈，一夜開出了十朵花，朵朵都比碗口大，香飄十里，驚動了整條山冲。巧的是，牡丹怒放的那個晚上，白妹生下了一個女孩子，給她一個什麼名字呢？最妥貼的是「牡丹」了。就這樣，一年又一年，那棵牡丹都開出了十朵花，使得白妹愛花成了癖。

可是，到了第四年，還沒有等上牡丹花開，地方的情況又來了個大變化，烏雲籠罩了獅子山。長庚被抓去砍死了，白妹傷心得發了瘋癲，窮苦的人們，妻離子散。從此，獅子山也沒有什麼養牡丹的人，白妹那棵有名的牡丹也再沒有開花。

自然，人們的苦難總有個盡頭，黑夜終究是要過去。一唱雄鷄天下白，朝陽又照臨獅子山。白妹這才有機會去治病，可腦子還時常變得迷惘，奇怪的是在牡丹花開的季節，却有好幾天神志清明。

過了幾年，獅子山以盛產藥材被看重了，這裏就出現了一所藥材學校，還建立了牡丹園，招來了一大羣十八九歲的女孩子，歡欣雀躍地在進行學習和生產。白妹也恢復了健康，而且被聘爲藥材學校的技術顧問，她的女兒牡丹已在這家學校畢業，到城裏進修去了。她心愛的那棵牡丹，多年沒有開花，却在她的細心保養下，又開出了鮮艷的牡丹，在春風中搖曳生姿。這就叫做「再造」，這就叫做「更生」。

故事就此完了吧？用深情寫這個故事的人，還要補上一筆：太陽升高了，獅子山上，花光映着陽光，陽光映着花光，女孩子們的衣裙和初開的牡丹花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片多麼燦爛奪目的景象！

人們愛稱孩童爲人類的鮮花，又愛把花來比擬女孩的美麗。人們可又知道，鮮花出自辛勤的栽培，美好的環境才有眞正幸福的童年；花容艷麗只裝點大地的表層，人的品

格之美却可以放出照人的光彩。女孩子們的衣裙和初開牡丹花交織在一起，很難說究竟是花美還是女孩子更美。

一位老作家披露自己的心事，彷彿爲我們回答這個問題。他縱情讚美自己故鄉的花，說大理花多，多得園藝家定不出名字來稱呼；大理花艷，艷得美術家調不出顏色來點染；大理花嬌，嬌得文學家想不出詞句來描繪；大理花香，香得外來人頓覺飄飄然不酒而醉。可是，他跟着說繁花千萬朵，哪有金花嬌！他熱烈歌頌自己故鄉的金花們，個個聰慧歡樂，志壯情豪，用自己勤勞的妙手，綉着錦綉的邊陲。誰不爲之着迷，爲之神往，爲之振奮！

請看他筆下的一位金花。她瓜子臉兒，高高身材，穿着白族姑娘的節日盛裝；意態從容，舉止自然。她那紅撲撲的臉兒，將身邊的紅梅、茶花都映得那麼穠艷，好像有了她，這些花兒才顯得分外嬌嫩、分外多情、分外有生氣、分外逗人愛似的。她對人說話，如叙家常，待講完了，舒展一下身子，向西邊的銀光閃閃的蒼山仰望一下，陽光投在晶瑩的積雪上，迸出萬道青光，映在她眼裏，顯得這一副亮晶晶的大眼睛，格外深邃、睿智。——正是繁花千萬朵，哪有金花嬌！

金花嬌，就是江山如此多嬌的「嬌」。金花美，就是天地間青春的美。我讚美春花，尤其讚美這樣的春花！願長城內外、黃河上下、大江南北、白雲珠海，開遍春花！

你不是詩人（外一首）

凌放

你不是詩人

每一個帶着思念的日子
都在極度良好的
充滿信任的心境下度過
不曾幻想
飛鳥會爲你傳情
清風會爲你寄意
因爲你不是詩人

你是那麼地實在
像一枝粗壯的大樹
自風雨中成長
年年開鮮花
歲歲結甜果

就從了解你那天起呀
夢裏不再有王子
不再有白馬
王子頭上閃光的金冠也不再出現
却寧願
跟着你
走向多風多雨的人生

我願意跟你一起成長

不只千萬次的承諾
我願意跟你一起成長
讓我們的每一個日子
都是一個飽滿的飛躍
讓美的更美
歡樂的更歡樂
充實的更充實

生命總不會局限於一個預料的數字中
只要我們放開胸懷
生活的路將不斷延長

三十年　五十年
你不覺得太短嗎？
讓我們把計劃計劃到無休無止
讓我們一起成長
一起努力

·君別·

寂靜，像金子一樣珍貴

假如沒有汽車，沒有工廠，沒有震耳欲聾的噪音，你靜靜地坐下來，你的感受，你的聽覺，你的健康，都會有所改觀。

假如你連續坐車子幾個小時之後，一下車你就暫時變成了聾子。

我們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滿佈噪音的世界。從你出生，從你呼吸到這個世界的第一口空氣，或者更早，嬰兒在胎裏的時候，就已經感到噪音了。

或者是，事實上是，現在的五十歲的人比起二十年前的七十歲的人的聽覺還要差，或者你還沒有發覺，或者你已發覺，爲了讓人們聽清楚我們的聲音，我們要提高我們的音量，講話要高聲，聽廣播看電視要最大音響，如果你是個青年，跳舞就得有轟響的音樂，一切都是這樣，正常音量的音樂已經聽不到，站在對面的人，不提高音調，他就什麼也聽不到。

循環是這般惡性，即使你經過一段絕對安靜的休息，聽覺能力是越來越低，周圍的噪音是越來越强。

晚上不能很好休息的市區工人，工傷事故猛烈增加，上夜班的人，白天睡覺時，周圍轟隆巨響的干擾，神經受到破壞，記憶力衰退，昏沉欲睡。

噪音，逐步逐步偷去了我們的安寧；破壞了我們的內部平衡；噪音，不僅使我們的聽覺細胞受到破壞，而且造成了各種功能的失常。

哮喘、胃炎、血管梗塞、結腸炎、潰瘍、智能發展衰退，……精神方面的失常，令人感到了可怕。

我們雖然沒有意大利人的「現在我們不僅是一個吵鬧的、喧嘩的民族，而且成了耳聾的、微聾的民族了」的感嘆，我們難免有比巴黎「八月人」更深的感嘆。（八月的巴黎，十室九空，八成的巴黎人，離開了他們的城市，到遠遠的海灘去度他們的假期，留心的人發現，繼續留在市區裏工作的，一般是年青的一家之主，有人創造出這樣一個特有名稱來形容這些留在城市裏的人爲「八月人」。）

巴黎人較有福氣，一心一意把工作拋棄腦後，甚至簡直是把他們的國家關閉了一個月。

巴黎人的逃避城市却有其原因。每天增加的汽車和電單車吵得人們叫苦連天，道路建築工程發出的巨響，震得人們神經無法安寧，日夜在頭上飛行的巨型噴射機，發出可怕的噪音。

震耳欲聾的噪音使人們神經衰弱，失眠，生活失調，無心求學。

寂靜，就像金子一樣珍貴。沒有一分鐘，我們生活在安靜之中。

從我們醒來的第一分鐘開始，上早班的人，擠在狹窄的洗手間，廚房，人聲、水聲、收音機的聲響，混成一團，然後，當你跨出門口，走到街道上，這聲響像經過了擴音機一樣，一下子擴大了幾十倍。

車聲，烟塵，湧往車站的人羣，擠啊擠，無形中你像聽到有人在喊，「衝啊，衝啊！」

你擠上了車，然後要經過幾十分鐘或者一個多鐘頭的顛簸，你下了車，喘了一口氣。

或許你會發現，有人在奔跑，急促的脚步聲，緊急的車輛與地面摩擦的聲音，車門緊開緊閉的聲音，一切都在匆忙中喘息、嘆氣。

這匆忙一直維持至中午、夜晚、深夜凌晨以至次日天亮。

假如你是個工廠工人，你得忍受機器的喧囂；假如你是個市場工作人員，你得忍受那不絕的喧嘩。

嘈吵、爭執；交通意外刺耳的叫聲；電視機日夜不停的播放，……整個世界都不安寧，像在騷動，噪音包圍着你的身邊。

「金魚缸」股票市場的叫嚷，睹客們歇斯底里的喊叫，砰砰碰碰的麻將聲，叫你甚至不能安靜下來寫一個字。

愛好刺激的人們，拚命把擴音機的音量扭大，救命式的喊歌，像呼救般，或者預告你一個迷茫的未來。

有那一個角落安靜呢？吵耳的也算是音樂壟斷了日夜間的天空，不管是四聲道或者是八聲軌的唱片，盒式錄音帶，都成了被利用作宣泄的工具，震得你的耳膜欲裂。

還有那聽不見的却隱隱約約可以感覺到而感到不安的聲響，一直在威迫着你，使你坐立不安。

即使在較安靜的地方，可以坐下來安靜的休息嗎？聽覺不只有視覺的暫留，而且一直像存留着影響你的情緒。

「寂靜下來！」有時候你會這樣說，而且强烈希望。

意大利人感嘆說，沒有噪音成了一種珍貴的商品，由於情況依然如故，它的價格必然還會上漲。

因而也有了兜售寂靜的人，他們很少講話，他們都學會了沉默，以便使顧客感到沒有噪音時是多麼可貴，他們知道他們手頭上有了一宗已經是再也找不到的商品，寂靜也是變供求律的調節的，只是寂靜越來越少，像金子一樣珍貴。

意大利人兜售的寂靜是使人感到舒適、清靜，絕對的清靜的豪華別墅的休假，就像出售草地、純淨的空氣或者沒有染污的海水一樣。

有誰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的感嘆怎樣？我們這樣想：雖然是在那繁忙之中，我們也概繪出一幅美景，一切安詳，有秩序，井井有條，雖然還是擠擁，但沒有更深一步發展的公害，而是相反，噪音將盡量減少，而更多的人，將有更多的機會享受寧靜。這個世界我們將可看到或者已經看到，並不只是在你的心中，而是一個眞正存在的世界。

關於畫家李曼峯

本刊編輯室

李曼峯是新加坡著名畫家之一。(作品介紹見本期封二及封三)。在僑居新加坡之前，李曼峯長期居留在椰加達。雖然他的繪畫基礎鍛煉是四十年代在荷蘭留學時期得到，他能夠有今天的成就是由於他一貫對藝術的高度熱情和從不間斷的藝術勞動，再加上他在人們面前所表現的誠懇而謙虛的態度。

李曼峯的創作主要是油畫。他的油畫創作深刻的表現力和富於變化的特點說明了在這方面有高度的造詣。他既很好地掌握了繪畫的語言又具有屬於他個人的獨特風格。他用筆輕快明確，用色沉實豐富。他的藝術風格是寫實的，但不等於呆滯、繁瑣、絕對忠實於客觀形象的舊寫實主義；他從客觀現實出發，加上按照主觀意圖的省略、變化和誇張的表現手法，應該說在技巧上也汲取了印象主義的一些優點——但絕對不等於印象主義。他善於用薄薄的然而是充分表現出物體質感和典型環境氣氛的筆觸，善於用和諧、沉鬱的色彩，它美麗但不艷俗，輝煌但不刺眼。李曼峯由學習繪畫到從事專業創作活動正是西方「現代主義」藝術瘋狂地在全世界範圍內滲透的時候，他沒有受到各種各樣的「現代主義」藝術的影響而堅持自己的道路，他走的路和「現代主義」是沒有絲毫相似之處的。我們的畫家無須在言論上表示什麼意見，他用長期以來按照自己的原則實踐的創作表示對於「現代主義」根本不同的立場。

李曼峯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在繪畫上，和油畫創作同時，他也在實踐中國畫創作——雖然他的油畫更爲人們所知。油畫和中國畫是兩種表現方法不同的畫種，我們以爲對李曼峯來說，這二者不是孤立存在而互相溝通

或影響的，譬如和他畫油畫一樣，在中國畫上出現的往往也是人物；而傳統中國畫筆墨技巧上的特點和意境的營造方法也幫助了他追求油畫的民族風格。

一個畫家雖然掌握了油畫和中國畫高度的藝術技巧，對於這個畫家的評價，還有一個重要的標準是看他通過自己的藝術技巧表現的是什麼。如果說我們對李曼峯的繪畫藝術有很高的評價，那是他在藝術技巧以外的另一標準符合我們的要求：喜歡描寫在他生活着的環境裏的人和他們的活動。毫無疑問，這首先是由於他熱愛在自己的作品上出現的那些人、熱愛他們的生活。

滔滔湄水日夜流

（泰國）歌華

夜風陣陣吹拂，
河水湍湍奔流，
皎月與星兒爭輝，
四野靜穆夜已深。

在這更深的夜晚，
是何處傳來了沉長的響聲？
是夜晚的鈴兒在響嗎？
或是那善唱的夜鶯在啼鳴？

呵！不是的，
這是搖船的姑娘在叫賣，
爲了掙得活兒過，
每晚搖船寒風逆流裏！

小小舟兒輕盈搖盪，
槳兒划水沉沉用力，
如果要問河水有多急？

就請你看看姑娘把槳的手兒！
紅紅的臉兒黑黑的眼睛，
壯健的身體充沛的氣力，
如果要知姑娘的身體怎會這樣好？
就請你看看她風吹日晒的生活。

小小油燈閃爍半明，
滾滾河面波濤翻湧，
搖船的姑娘用力把槳，
輕盈的舟兒擺蕩前進，
長長的聲音高又亮，
響聲傳遍湄河邊，
在這靜寂的深夜裏；
又有誰要把食物買？

搖船的姑娘搖呀搖，
小小船兒搖擺不定，
在這茫茫的大河裏；
何處是妳安身的地方？

滔滔湄水日夜流，
搖船的人兒苦悽悽，
爲了要把生活過，
日夜飄盪湄河裏。

抱

·香子·

抱，是親熱的動作。

抱孩子，是生活中常見的情況。

日前，我就見到這樣一個親熱而常見的場面，然而它引起我的感想，却是至今難以忘却的。

那天，過海到九龍去，搭的是往油麻地的渡海小輪。

當我到三等的座位坐上不久，眼前來了一對夫婦和他們的一個男孩子。

當時，船上人很擁擠，而渡海輪的三等座位很少，只有一列長長的條櫈，很快就坐滿了人，那對夫婦和孩子來到時，只能倚在鐵欄上站着。

女的是個滿臉病容的婦女，男的是個小胖子，看樣子是個文員，肥白的肌肉顯得很鬆弛，他們的年紀約三四十歲，孩子約八九歲左右，也是肥肥胖胖的，很是可

愛。

船欄是高過孩子的頭的，小男孩站着看不到船外的景物，因此嚷着要爸爸抱。做爸爸的猶豫了一下，終於把他抱起來，讓孩子得償所願。

起初，我有點奇怪，抱孩子是做父母常喜歡的事，爲什麼他會猶豫了一下？後來細看一下，才發覺，原來孩子實在太胖了，做父親的力氣不夠：只見他一隻手抱着孩子的肩膀，另一隻手承在孩子的屁股下，但手掌却要承在船欄上。

孩子看着來往的船隻，美麗的海港，不禁歡呼着，但他却不知，承着他身體的父親的手，却在微微地顫抖着。

一會兒，做父親的撐不住了，把孩子放了下來。可是孩子隨即又吵嚷起來了。做父親的只得又把他抱起來，於是孩子又樂了，不但歡呼，而且在興奮地躍動着。

然而，承着孩子的那隻手，却顫得更厲害了。

做母親的也發覺了，她想伸手去援助一下，瞬即又有心無力地縮了回來。

爲了孩子的快樂，做母親的沒說話，但在做父親的臉上，却隨着孩子的歡躍，出乎意料的是令我看到眞摯的笑容，一種毫無做作的笑容，儘管連旁觀的我和其他的搭客也感到他的辛苦。

爲什麼他能雖辛苦而快樂？我沉思起這個問題……

「天下父母心」，或許，這就是答案吧。然而，在這樣一個百物騰貴的社會，要承担起一個孩子，却是多麼不容易啊！

朋友，你可記得小時候要父母抱的情景嗎？

散文二章

桑洛夏

黃昏的海灘

晚飯後，我獨自來到海灘。爲什麼來呢？我自己也不明白。也許，只有黃昏才瞭解我的煩惱，瞭解我的愁思，懂得我那淡然的憂鬱。初冬的季節，喧鬧歡樂的泳客沒有了，沙灘空着懷抱，海灣的臂膀沒有人枕，帳蓬張大着口，幾片黃葉在地面上翻飛，一切是那樣的孤寂！我心底不禁有一股愴然的滋味。

夕陽如血，把黃昏的海灘染紅了。是誰在西天那邊哭得這般悲切？那盈盈的海水，是血？是淚？

海面上片片耀動的金鱗像是被寸磔了的悲哀。霞色滿天，血球般的夕陽逐漸在水面上下沉，下沉。

坐在海灘的石磬上，我凝視，我沉思——是什麼使我愛上這黃昏的海灘？是什麼使我的腦子蒙上了灰黯的「黃昏感」？

是感情的桎梏？是那一種年輕的錯失？是親人的別離？是家庭的煩愁？……

——我憑什麼喜愛這遲暮的黃昏啊?!

我內心顫動了，我慚愧，我懊悔。我何嘗不知道呢，這個世界有太多的事情在等着我去做，有太多的東西在等着我去愛、去恨！……

夕陽西墜，濤聲也似乎遠了，附近樹下野火會的歡聲已經燃燒起來。歸帆點點，那何止是詩情畫意啊，它象徵着勞動的辛勞。

去到海灘的另一邊，我發現了一個撈水草、拾貝壳的孩子。我知道，他正在爲

生活操勞；我知道，孩子的身後又是一個貧窮的故事。我想幫一幫他，我向他走去，再不回顧背後一連串彎曲的脚印。

我該趕路

離開海灘，夜神的黑口袋已完全收束起來，但有路燈照着我抬級而上的歸途。時間不早了，我該離開沙灘，我該趕路。

是的，怎能再留戀那輕聲訴說的濤聲，怎能再留戀那湧起又退下的任性無常的波濤，怎能再留戀那朦朧月色下灰白浮鬆的沙地！

我該趕路。

一個遠行的人，不能有太多的憂慮，不能有太重的包袱，不能有太多的負荷，人生的旅程也是一樣。

在每一個驛站，我們加水，我們添油，我們養蓄精銳。但是，不可戀棧，不可讓意志怠懈、步伐遲緩。

遙遠的旅途中，我們疲乏、辛勞，我們被荆棘所刺、被蛇獸所傷。但是，不應停下，不應倒下。在路途，在驛站，都應該丟掉憂鬱、丟掉煩愁、丟掉創傷，甚至要忍受着哀痛埋藏同伴的屍首！

只要我們的胸中有一個遠大的目標，那麼，陽光在我們心間，熱力在我們身上，我們的脚下，每一個位置都是起點。

前路還遠，我怎能讓自己的脚步遲疑呢？

市聲

樹的死亡

圍牆築起來了
你將被殺害
英雄木棉
從囹圄跨上刑台

鋼筋水泥的森林
容不下一棵綠色生命
殭屍羣裏
你遂被謀害

儘管不是原始森林中
血絮飛濺的集體屠殺
荒漠上的一滴碧綠
更令人哀悼它的殞逝

這就是現代都市
一棵樹默默地死
一團綠的靈魂
悄悄地去

·水告泉·

股海·金魚缸

這是一個海　汪洋
大船安穩揚帆
小水泡掙扎着　沉沒

濕一濕頭吧
昏醉的魚們
那管是女傭　藍領　學生

要什麼樣的菜式？
——實力股　買空賣空
還是出爐的「免漿燙」？

天天的餚料滿豐富
可你是倒霉的廚師
——全爛！

筍芽般的新股
是西班牙鬥牛場的紅布
肥胖的鱷魚
在沙灘上演出「收購」

金魚缸——
一個聚光點
大海的瘋狂險惡
全在這兒燃燒

縐綫的電話——
痙攣的水草
經紀的神經梢

螢光屏是一面鏡子
照出「股海」的狂風暴雨
黑板的粉筆
描畫的竟是命運的一盤棋

情報是七彩的燈光
上升的氣泡積聚暴風雨
大鱷一擺尾
小魚全翻了肚皮

訓教的實事

遊長倪（國泰）

「外婆，我肚餓！」小玲蹙着眉，苦着臉說。

「忍耐點吧！孩子。」短髮斑白的婆莊，撫着這個十一歲外孫女的頭，無可奈何地說：「外婆也是餓得要發昏了！」

婆孫倆倦坐在離菜市不遠的一堵牆邊，身邊放着簡單的行李，衣着雖然髒些，但並不破爛，因爲她們並不是乞丐。

一陣餓風從腹下直衝胸口，婆莊感到一陣昏眩，連忙强忍住，喘着氣，臉色蒼白，汗珠擠出了鼻樑、額頭。

「外婆，你怎麼了？」小玲吃驚地，關懷地問。顯然這乖覺的孩子也看出外婆臉色不對。

「我……我沒有什麼。」她深深地吸了幾口氣說：「過一會就會好的。」

果然，隔了一會，那陣難受過去，她的臉色也較好看了。

「外婆，我們幾時才回家去呢？」小玲顯然很想念着家。

「唉！」這一聲嘆息，準作了答覆外孫女的問話，她想：現在流落京華，舉目無親，在家帶來的錢，又爲女兒——小玲的媽——的醫療費及收殮費用盡，要怎樣回喃邦家去呢？

昨夜婆孫倆不得已在一處近有警亭的牆角邊過夜，今早想搭公共車去華喃峯總火車站，碰碰運氣；若能遇到同鄉熟人，借到車租回去，那自是大大的幸運；要不然，今後的日子將不知道要怎樣過呢！

可嘆的是因人地生疏，巴士也搭錯了綫，被帶到這裏，不知是什麼地方。

現在孫兒嚷着肚餓，自己又何曾不餓得難受！自昨晚至今，日已過午，婆孫倆都還沒有一點東西下腹哩！但這有什麼辦法？以自己高傲的性子，又掛不住臉去求乞呵！

這時，一位五十多歲的僑婦，提着菜籃，正從這裏經過；大概因見婆莊婆孫面目陌生，形狀可憐，因而邊行邊望着她婆孫倆。

「嬸，嬸。」婆莊用華語對僑婦叫着說：「請問你，這裏要去華喃峯搭什麼車？」

僑婦停下了脚步，大概見婆莊分明是個正地道的泰老婦——剪短髮，穿沙籠，口中又有吃荖葉的痕跡——竟能說得一口流利的潮語，因而奇怪地問：「你會講唐話？」

「是的，」婆莊說：「我的老伴是唐人，他在世時，還曾帶我到唐山住過好幾個月呢。」

「你家住在那裏？」

「住在泰北喃邦。」

「呵！好遠呢。來曼谷做什麼？」

「帶女兒來醫病，就是這孩子的媽。」她指着小玲：

「這是我的外孫女。」

「那麼你女兒的病醫好了嗎？」

「前天死了。屍體昨天去寄放在一個佛寺裏。」

「哦！那眞是太可憐了！是得什麼病？」

「是生癌嘛！」

「你的女婿兒子們沒有同來嗎？」

「唉！是我命苦！我唯一的兒子前年病死了，媳婦改醮他人去了。去年女婿又因車禍喪生，現在女兒也死了，我的老淚也流乾了！」婆莊說着，掏出骯髒的手巾揩拭着

潤濕的眼睛，小玲也落下了眼淚。

「唉！多可憐！」僑婦不由發出同情的慨嘆。又問：「你家裏以什麼過活？還有沒有什麼人？」

婆孫正要回答，就在此時，又一陣餓風襲上胸口，忙叫孫女：「小玲，快去找些水來給外婆喝。」

「去那裏找呵？」小玲茫然地說。

那僑婦見婆孫臉色不對，連忙說：「你要喝水，待我去找點來給你喝。」說着，忙走到附近的本頭公廟，向廟祝伯討了一杯溫水，拿來給婆孫。

婆孫接過水來，兩三口便喝完了，那陣餓風也被壓下去了。於是她嘆了口氣說：

「謝謝你阿嬸。唉！說來慚愧，我是又渴又餓，平時胃腸也不大健康，一餓急了，就要『浮風』，現在好些了。」

「哦！是肚餓？這還了得！快起來，阿姆，帶同你的外孫女，跟我去飯店吃飽後再說。」

「唉！阿嬸，我，我……」

「你沒有錢是嗎？不要緊，你跟我去。」僑婦說着，扶起婆孫，拿起水杯，在前帶路，順便把空杯還給廟祝伯。

婆孫婆孫帶着簡單的行李，跟着那位熱情的僑婦，到一家設備簡陋的便飯店去。

於是僑婦叫了幾碗飯，要了三碟菜。飯菜未上來的空閒裏，婆孫告訴了僑婦，她在喃邦開一家賣日用品的零售小店，雖然小小生意，但生活還過得去……

「現在就慘了，要回去又沒有車資，不知要怎麼辦才好？」她憂煩地說。

「到喃邦去要多少車資？」僑婦問。

「婆孫倆大約一百銖錢就夠了。但我們在半路的北欖坡有親戚，要是能到北欖坡，就可向親戚求助了。」

飯菜送上來了，婆孫婆孫都餓急了，便都端起飯來吃。

「阿姆，你且坐，我去一會就來。飯菜要是不夠吃，儘管叫來吃個飽。」僑婦囑了這幾句話後，也不待婆孫有所表示，便出去了。

婆孫不覺耽心起來，她想：那嬸人不會一去不來吧？要是她不回來，等會這些飯菜錢，我婆孫可還不起，那將怎麼辦？不要遇到口慈心狠的人來尋我婆孫開心吧……

想到口慈心狠，她自己就不止一次的做過，遇到遭遇不幸的人，她口頭上雖說得萬分同情，但內心却幸災樂

禍，巴不得人家會更不幸，更慘才暢快。

她自己既有這種不正常的心理，自然會耽心人家和她一樣了。因此，她雖在吃飯，但顯得有點食不知味。小玲却不然，她天眞，她純潔，肚子餓了，一見有飯，便樂得吃個飽。

飯菜已吃完了，肚子也塡飽了，可是那位嬸人還沒有來。婓莊盼得滿心焦灼，坐立不安了。

「怎麼還沒有來？那位阿嬸怎麼還沒有來？」她不安地嘟囔着。

便飯店的女店主來收碟收碗了，但却沒有向她收錢的意思，聽到她的話，還安慰她：

「那位洗衣嬸等會就來的。」

「她不來，我可沒有錢還你。」婓莊說。

「不要緊，我們是熟識的，她會來還。」

聽了女店主的話，婓莊像放下了心中一塊石頭，因爲飯錢是沒有問題了。

「她家是作什麼生意的？開乾洗店是吧？」另一希望促使她探問女店主。

「不是，她丈夫前年去世後，兩個孩子都去給人做事，聽說每人每月只給她一百五十銖錢理家，小女兒則還在讀書。」女店主說。

「每月三百銖錢怎能過生活？」婓莊如有所失地說。

「光憑兒子給她那三百銖，當然不夠生活，但她自己替人洗衣服，每月也有兩三百銖可補助，儉約點也將就得過了。」

婓莊本來還希望那位僑婦能幫助她車資回家，但照女店主這麼說，這希望顯然是破滅了。她想：以一個家這樣窮的人，能買飯給我婆孫倆飽餐一頓，已屬難得，那能幫助我車資回去？我未免太奢望了，也太天眞了。就是富有的也未必就肯拿出近百銖的錢，來助我這個非親非故的人作車資吧！自己不就有過經驗嗎……。

原來三年前有一天，一個農工打扮的中年人，來向她求助，說他家住在東北部的戈叻府，因受騙來喃邦給一位農場主人做田做地，當牛當馬，做了一年多還得不到一文薪金，還受到諸般虐待。因農場僱有惡漢監視，要逃走也難，昨晚因主人宴客，防備較疏，因而徼倖逃出。現在想要回家去，但苦沒有錢作車資，所以請求婓莊幫助。

婓莊當時表示得十分同情，但對助車資的事却推托得乾乾淨淨。她當時的家庭環境可不錯呢？然而她向來的人生觀就是這樣：「口頭上要怎樣慈悲都可以，錢銀可是艱

難刻苦賺來的……」

自己既從不曾做過助人的事，一朝落難，想叫別人援助，談何容易？

想到這裏，她的心沉下去了。但就在這時，那位洗衣嬸來了。

「吃飽了嗎？阿姆。」她關心地問。

「吃飽了，嬸啊！太感謝你了！」嫂莊對她合十致敬，又說：「現在我們要去華喃峯，不知應搭什麼車？阿嬸，你好事做到底，一銖錢給我們坐車去好嗎？」

洗衣嬸從身上掏出一個小錢包，拿出一撮鈔票來說：「姆啊！這裏是一百五十銖錢，給你婆孫做車資回家去。」

這意外反使嫂莊呆住了，她沒有伸手去接錢，只是兩眼瞪住洗衣嬸拿錢的手，口中「哦！哦！」的說不出話來。

「拿去作車資，好好回家去吧！」洗衣嬸誠懇地說。

嫂莊至此才像回過神來，她眼角潤濕，感動萬分地說：「阿嬸，我怎好要你這麼多錢？我知道你也並非富有……」

「我還拿得來。」

「阿嬸，既然你有心幫助我，那麼四、五十銖給我倆到北欖坡，去找我的表妹好了。餘的你自己放着用。這樣我已感激不盡了。」嫂莊認眞地說。

「阿姆，出門人，不用這樣客氣。」洗衣嬸正色說：「去北欖坡找親戚，能否找到還未可知，就算能找到，上車下車，向人求助，總是很麻煩的事，直接回家去不更好？」

嫂莊心頭一震。對呀，向人求助總是麻煩的事。何況，北欖坡那位表妹，雖然並不難找，但即使找到了，她是否能幫助，肯幫助，還成問題呢！前年她的次子因駕車闖禍，傷了人命，私下了結，賠償人命金一萬五千銖，她家中銀錢不夠，曾來向自己商借二千銖。自己當時若肯幫助，是籌措得來的，但却婉辭拒絕了，連去車站送行，及代買車票給她回去都沒有，回去後這二年來，雙方都不曾通過音訊，現在去找她，她會幫助自己嗎？

「阿姆，別客氣了，快拿去，也好乘巴士去總火車站等車了。」

「對呀！」女店主也說：「阿洗衣嬸既有心有意，你老人家就收起去作車資吧！」

「啊！做車資也不用這麼多，大約一百銖就夠了。」

「餘的在車上可買些東西吃。」洗衣嬸終把錢塞進了

她的手裏。

「我也送你老人家十銖。」女店主受了洗衣嬸高義的感動，也拿出十銖送給嫉莊。

嫉莊顫動着手接過錢，萬分激動地說：「我不知道要怎樣感謝你們，報答你們！」

「姆啊！別這樣說啦！人生在世，難免有時會遇到不如意的事的。遇難相助，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本份，何必說什麼答謝的話？我想，假如轉過來，是我像你一樣流落異鄉，而遇到你老，相信你老人家也是會伸出援手的。對嗎？」洗衣嬸說。

「是，是，唔……」嫉莊口在應着，內心却感到萬分慚愧。她想：要是在此之前，發生像你所說的那樣事，恐我未必會像你所想像一樣的援助你吧！但有了這次事實的教訓，今後我的人生觀要改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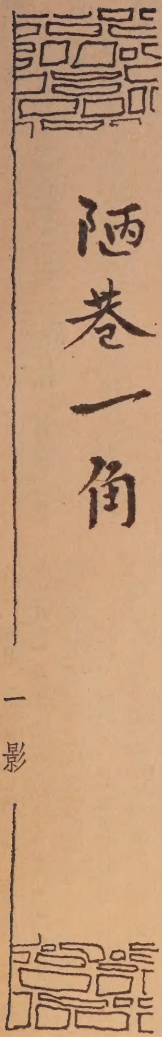
她婆孫倆終在洗衣嬸指引幫助之下，乘巴士到華喃峯總火車站，坐火車回喃邦家去。路上，小玲天眞地說：

「外婆，那天我見一個老乞婆很可憐，拿一錢銀（等於四分之一銖）給她，被你罵得好狠。你看，人家多好！當我們肚餓得難受時，不但買飯給我們吃，還一下子給我們那麼多錢，也不會心痛呢？」

「別說了，小玲。」她撫着外孫女的肩臂說：「以後只要外婆拿得來，見到苦難的人，我會叫你拿錢去幫助人家的。以後你長大了，也不要忘記『互助』是我人的美德，知道嗎？」

「我知道。」小玲似很懂事地，肯定地說。

一個事實的教訓，是會給人難以磨滅的深刻印象的。



拐過人車爭途的電車路，那籠罩在夜幕裏的馬山又映進了眼簾，閃耀不明的燈光，疏疏落落地點綴在這十來間木屋裏邊。

其實，到馬山上去，這塊地方是有條幾十級的石級，石級下面有一條窄窄的橫巷，儘管這條橫巷一直以來推蕩着爛泥污水，浮飄着一種齷齪的異味，但，它還是吸引了幾十戶貧困的人家，幾年來一直沒有想到搬到外面的大厦去。

是沒有搬遷的念頭，或是沒有資格搬去大厦呢？我不知道，只知道媽從來也沒有提起過。

我的家就住在這陋巷盡頭的一間破舊樓下，似乎自我懂事以來就一直住在那裏的了。

嘿，那條橫巷又可以望到了，靜悄悄的像沒有絲毫生氣的模樣。這，比起日間我擦鞋的那條橫街，眞是截然的不同呵！

那是中區的一條橫街，差不多每個時刻都是這樣擠迫、熱鬧的。儘管我到這條橫街來替人擦鞋，只不過是個多月光景，但，總不由主地把這條橫街和家住的橫巷拿起來比較。

我撫摸了衣袋裏的十來個大銀，叮噹作響，心裏又按捺不了喜悅的波浪，好多天沒有這樣好生意了，今天聽說「股市」提升了很多，使得在中區團團轉的人們分外輕快，幫趁我擦鞋的人也就多啦！眞奇怪，嘻嘻。

其實，我應該有多點收入的，但，收工時給「黑狗」收去了「保護費」。

「保護費」？剛去那條橫街的時候，我也不知道什麼叫「保護費」的。那天早晨，有個叫「黑狗」的人跑來了，衝着我說：

「喂，細路，來這裏搵食得交保護費呀。」

「保護費？」我瞪大着眼睛，詫異地叫：「幹麼交保護費呀？我又不是去偷去搶！」

「挑！」那個「黑狗」惡狠狠地飛起一脚，把我的擦鞋箱踢到十來外呎去。

中午，就有個「差佬」來「踢檔」了，我只得拔脚跑開了。

後來我就交「保護費」了，「黑狗」才沒有來麻煩我，「差佬」也沒有來「踢檔」了。

媽會起來煮粥嗎？想起媽，我才急着要回家的。

媽以前是一個地盤的泥工，但，個多月前，她的大腿給跌落下來的「石屎」砸傷了，一直躺在家裏。

聽叔伯們說，媽要是送到醫院去，幾個星期就可以痊癒的，可是「公司」說媽是臨時工，不負責送醫院，只算了三天工錢給她。家裏當然沒有錢送媽去「私家」醫院了，聽說很貴的。

對，得買塊「藥膏」回去，給媽貼傷口，不要她半夜呻吟得這樣痛苦。

要是每天都有這麼多人來擦鞋，我不就可以天天買塊新「藥膏」給媽換了嗎?!心湖裏翻騰着希望的泡沫。

突然，背後面響起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我本能的避過一旁。每天回家，在這條橫巷裏總得避過好幾個這樣奔跑的人。

隨着一陣腥味，一件破舊的髒棉襖又閃在前頭去了，「咔咔」的木屐聲，消逝在黑暗的石級上。

他是誰？怪熟悉的背影，會是爸嗎？不會的，爸已經好幾天沒有辦法到石級上的木屋去了。

我捏捏衣袋，好像驀間會給爸搶去一樣，很多次，爸都搶媽的錢的。

可是，現在爸再也沒有辦法搶到錢了，家裏面什麼可以典當的東西都沒有了。每次，看到爸掙扎翻滾在地板上，臉頰痛苦的抽搐，滿嘴邊的涎沫扯帶着嚇人的呻吟，叫人挺傷心的。

爸，已經有好幾天沒有「上電」了，禁不住眼眶裏滴下了淚珠。

*

爸，以前並不需要「上電」的，他像媽一樣，都是在「地盤」上做「泥工」的。

每天，當夜幕降臨了這世界，我就蹦蹦跳跳地在橫巷前頭等待着，一看到了爸和媽，就倏地撲到懷裏，每次，爸都帶來了我喜愛的零食，歡樂一直瀰漫在收工後的家裏。

——可是，這已經是一年以前的事情了。

一個黑沉沉的夜晚，媽煮好了粥，我呆坐在門口的小櫈上，眼睛直往巷口溜，等着爸回來。

爸每天都是在這個時候回來的。幹麼今天這麼晚呢？媽也像我一樣的焦急，不時，也探頭出來瞧瞧。每次，都失望地回去忙着家務。

突然間，巷口傳來了一陣喧鬧的聲音，一種不祥的預感襲上心堂，急忙跑了上去。

好多的人啊！再走近前幾步，條然間，整個人呆着了。

一羣叔伯們擡着爸，他雙腿和雙手都綁滿了紗布。急

急忙忙地回到家裏，才把爸安置在床板上。

剛才，爸在工地上跌傷了，送到醫院去，可是裏面的人說沒有床位，把爸包紮一下就給推回來。叔伯們憤慨地申述着他們的激動，又親切地安慰着媽。

媽給突然的打擊怔愣着了，眼淚一直往肚裏倒。

爸在家裏躺了好幾個星期，傷口非但沒有痊癒，而且越來越腐爛，醫院裏除了給點膏藥外，它才不會顧你的死活呵！

傷口的絞痛使爸的雙顴凸頂出來，臉色青白得令人生畏，特別在深夜，爸爲了避免吵醒我們，忍着傷痛咬得牙齒格格作響。

媽偷偷地拭擦着快滾下來的眼淚。

一天，我從外面揹着膠花回來串，在門外面就聽見屋裏有人聲，推開門，一個人影閃了出來。

「四條屎？」我差點喊出聲來，趕忙走進門來，一瞧，愣住了。

爸正捲着一片香烟包的「錫片」，在下面點着燈火，吮汲着噴昇着的縷烟。

我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啦！那在這一帶地區你都經常可以窺見的事。

看着爸那種舒服的神情，那種暢快換去了傷痛給他的折磨。我怎硬得了心腸去拿掉它呀！

我只痛恨那個叫「四條屎」的，他就是在馬山上木屋的一個小頭目，差不多這裏的人們一看見他，總會繞遠點脚步的。他是怎樣看上了爸呀！

爸也發現了我，臉龐上從來沒有過的羞愧表情，很久很久，撫摸着我的頭顱，淌下了他的眼淚：「等傷口好了，我不會吸了，你不要告訴給你媽知道呵！」

我難過得憋着心膛。

但，媽還是知道了。不是我說的，是媽自己發現的。

從那一天開始，媽和爸開始經常吵架了，吵完了架，媽就倚在床上哭泣，爸就疚愧地搥打自己的胸脯，歇斯底里地叫嚷：「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呀！……」

再後來，媽也沒有再和爸吵架了，是媽灰心了嗎？我不知道，只是家裏值點錢的東西陸續失掉了。甚至，媽辛辛苦苦掙來的工錢也失掉了。

媽又和爸吵架了。

我絲毫也沒有怪責爸，我知道爸以前不是這樣的人，他是給「四條屎」害的。

爸開始沒有辦法從媽那裏拿到錢了，也沒有辦法經常

從「四條屎」那裏拿到「貨」了。他只有乘着媽收工回來，趁媽不留意搶走了她的工錢。

其實，很多時是媽特地留給爸的。

說起來，爸是一個多麼值得同情的人呵！要是沒有「貨」，他「吊癮」起來就像個翻滾的木瓜，鼻涕涎沫拭擦得渾身上下都是。

媽也受傷了，家裏連粥也不能喝得上，哪有錢可以讓爸再去買「貨」哩！

「四條屎」也不再賒「貨」給爸，很多次，還追上門逼着還債哩！

爸一旦沒有「上電」，截然變成了一個懦軟、懨倦的人。

*

我趕忙拭擦眼眶。

後面又是一陣匆促的脚步聲，我厭惡地閃避一旁，那種性急的模樣，就像趕着去救命一樣。

很多時候，我回家總可以發現，橫巷裏東一堆，西一團的躺着差不多模樣的人，有的低聲的呻吟，有的噴着涎沫，除了一二個焦急地巡走在巷口外，差不多一對對的眼睛都注視着山頂的木屋。

不用猜，我也知道上面在「冚檔」。「四條屎」他們一得到訊息，就一早在橫巷裏等，只要一看到有人走上石級，他們就會把你喚上來。

一碰上這個時候，四周圍的幾條窄街橫巷，到處都徘徊着這種人的。看着他們瑟縮在污泥水的巷渠口，陣陣敲打人的心扉，是否他們都會懊悔過去嗎？或許，痛苦已經淹蓋了他們的思索。

或許，他們都有一段像爸一樣的遭遇?!

好不容易，一陣嘈噪的「警笛」聲響徹在車如流水的大道上，這些躺着或徘徊着的人，驀間，像給打了刺激性的一針，掙扎着站了起來，爭先恐後地擁上了石級。

——就像前面這個人一般，像趕去救命的一樣。

山頂木屋，這時候還閃耀着燈光，那裏是一個好熱鬧的市場呵！多少個像爸一樣的人，在吮吸着自己底血汗和骨髓。

不知爲甚麼，這裏鄰近的人們，誰也沒有預感到它會有毀滅的一天，或者，人們曾經詛咒過它，但，漸漸地對毀滅這個罪惡的木屋喪失信心呢?!

我湧冒着一種恐懼，難道爸也會像其他人一樣的遭遇嗎?!

很多個早晨，「黑箱車」總停在這裏，不久，就從山腰草堆搬出了一具屍體了。聽街坊們說，這些人都是受不了「吊癮」的痛苦，而從山頂躍下來的。

當然，很多人是給凍僵了才發現的。

身體打了個寒慄，手心緊緊地抓住那衣袋裏的大銀，似乎，爸會突然間從黑暗裏衝出去，搶去了一天辛勞的代價。

又可以瞧見家門了，心裏暗暗地叮嚀自己，不要讓爸發現呵！

警覺的懾手懾脚走近了門口，裏面黑漆漆的一團，沒有點燈，哪不是說爸不在裏面嗎？我緻着的心坎掉下了塊石頭。

噢，我又有了主意，不點燈，讓媽來個驚喜。

小心地推開了家門，眼簾裏又映現了媽側躺在床板上，果然，爸沒有在家裏，只是隱約可以聽到媽一陣一陣低沉的呻吟。

我從衣袋裏掏出了幾個大銀，慢慢地靠近床沿。

突然間，黑暗裏閃出個人影，猛地往我身上一撞，一個踉蹌，手上的大銀失掉了。

「爸……」我驚訝地目瞪口呆着，心裏分不出是憤慨或害怕。

「哈哈……」爸一種得意的笑聲，可是任何人聽到也不會感到笑意，裏面噙含着悽凉和悲傷啊！

「你……你……」媽也覺察了，青葉般的臉龐氣急得更是蒼白，話沒嚥下去，就是一陣急劇的乾咳。

爸捧着那幾個大銀，像久旱逢雨般的，眼眸裏也吐射着早已遠離了的異采。不知從那來的力量，站起了身子，雖然脚一拐，身子一個顫抖，但，還是敏捷地奔出去。

「喂！」一瞬間，家門口又閃出了一條人影，剛好阻住了爸的出去，爸、媽和我都一愣，瞪眼一望，就聽到一陣得意的獰笑。

是他？「四條屎」！爸整個人傻住了。

「呵呵！有錢啦！」「四條屎」臉色一罩，黑了大半，一步一步地走近了爸，粗聲惡氣地威脅着：「喂，欠債也該還了吧。」

這只是幾分鐘的時間，家裏瀰漫着一種可怕的靜寂。

突然，趁着「四條屎」得意的當兒，爸瞭覷了個空，從他腋下鑽過去了。

「四條屎」一怔，「挑」的一聲，回轉身趕忙追了出去。

等我趕出來，只有石級上傳來陣陣急促的脚步聲和兇暴的吆喝聲。

*

天空黑得比平日更濃，星星都躲到黑暗的角落裏，整條橫巷除了淡淡的黝黃光綫外，只有偶然間傳來一陣陣野狗的吠聲。

媽喝了杯暖水，劇咳才稍微停息，又側過身子假睡了。搬條木櫈，我默默地坐在門口，不知是在等爸回來，還是担心着爸的遭遇。

自己也分不清自己底感情。

石級上除了趕着「上電」和上飽「電」的人上落的脚步聲外，似乎這一片世界都沒落在深夜裏。

爸會給「四條屎」追到嗎？爸可以再在木屋裏買到「貨」嗎？要是給「四條屎」抓到，他那幾個大銀夠還「欠數」嗎？……頭腦裏紊亂得一團糟。

這時候，我又是多麼的希望，爸能夠買到「貨」的，他不用「吊癮」得那麼痛苦。每次看到爸沒有錢去「上電」的模樣，我就忍不住悄悄地掉眼淚。

儘管，我曾經設想靠這幾個大銀，去買些食物，買給媽貼傷口的藥膏，但，我對爸的怨恨都在這片刻的担憂中消失了。

我寬恕了爸搶去了我的希望。

爸以前並沒有這樣大癮的，起先，他只要二元買包小包的，漸漸地，要五元買包大包的了。在腦海裏我始終也沒有抹掉了爸的「誓言」：「等傷口好了，我就不會再吸了。」

但，傷口給他的痛苦痊癒了，可是爸却担負了另一副更重折磨的枷鎖。

我知道爸是永遠抛甩不開它的，就像我永遠沒有辦法抹掉以前一家快樂的情景。

不知怎地，我又想起了擦鞋橫街的「黑狗」，想起了「四條屎」和「踢櫈」的「差佬」、「𨋢櫈」的警車，或許他們其中並沒有任何的牽連，可是這時候我很容易地把他們都連想在一起了。

心湖裏燃燒得火熱，多麼希望自己手中的是把火把，把上面的木屋燒毀了，「四條屎」他們就不會再來找爸了，爸也不能再買到「貨」了。

我相信爸，他終究會戒掉它的。

隨着，我又失望了，心湖裏一層冰凉。

前一陣，聽到上面的木屋給燒掉了，我歡喜了好幾

七律二首

·阿華·

遊南生圍

山水怡情盍溯流　欣然彼岸濟同舟
不甘浪漫追蝴蝶　乃願翱翔學海鷗
狗苟蠅營寧寡過　風清月白好尋幽
人生聚散渾閑事　但有霜泥鴻爪留

憩青松觀

青松觀裏且盤旋　不慕神仙不學禪
四大非空應有我　六根滌哲自成賢
誰安寂滅垂天德　獨識眞如着祖鞭
大路同遵人未老　相將言笑度新阡

天，但是，過不了一星期，上面又新搭了一間木屋，石級又恢復了人來人往。

鄰近的街坊懊惱了一陣子，我弄不透這究竟是怎末一回事，後來才聽到人提起，燒木屋是因爲「搞不掂數」，後來「數搞掂」了，木屋也重新搭了，只可憐了像爸一樣遭遇的人，「貨」又起價了。

屋裏媽又傳來一陣呻吟，石級上面還是那樣寂靜，對爸的担憂，絲毫沒有因爲時間的消失而減少，這就像雷電前的死寂令人感到不安和焦燥。

突然，石級頂上響起人聲了，整顆心像給吊起來般緊張，火光處，幾個人影映照出來，慢慢地走下了石級。

我怔住了，剎那間不知說什麼話，原來他們是揹着爸回來的，只見爸面額、手脚、衣裳，渾身盡是血跡，早已昏死過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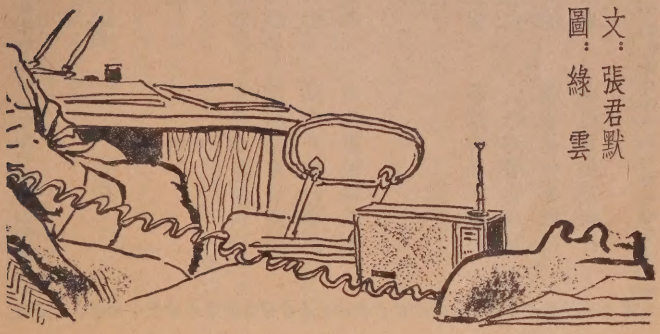
他們說，爸不但沒有還「數」，還想搶「貨」哩！說完，他們丟下了爸，掉頭不顧地走回去了，只是沒有看見「四條屎」。

媽也給這情景驚住了，張大了嘴巴，說不出話來。

拳頭緊捏得快閃出火來，實在再也捺不下沸滾的心湖，我猛地往石級闖去。

股市風雲

文：張君默
圖：綠雲



大家來玩搶帽子

一

宏大貿易行的小寫字間裏，冬天的下午，透進來點溫暖的陽光。

這一抹斜陽投到劉主任的額上，便是下午三點半鐘。時間顯然已經很迫切，劉主任的手指不停地撥着電話號碼的鍵盤，額上微微沁出了點汗。

同事袁子才和朱姑娘幾個，都十分着急的擠在他身邊。剛才袁子才覷着區經理進了經理室，就由朱姑娘把風，將袖珍原子粒收音機放到窗邊去，收聽電台下午三時十五分的股市行情報告，當聽到聯邦地產的買盤是四元四角七五，賣盤是四元五五，四元五角成交，就樂極忘形的大叫起來：

「嗨，我們的運氣來了，成交是四元五角，招興邦果然消息準得很！」

這事非同小可，股東們立刻便開緊急會議，朱姑娘計算精明的說：「上個星期的入價是三元八角五分，這麼說，每股是起了六角五分，二千股一共賺一千三百元，除去買賣佣金和政府印花稅，也有一千二百元的毛利。」

袁子才心裏即時就計算出，一千二百元分攤作五份，每份也有二百四十元，一千四百多元的合股投資，才不到一個星期，就有差不多二分錢的利潤，實在是太美妙的一次投資了。立刻便衝口說道：

「我說，馬上賣出了吧！」

劉主任說：「這當然好，旗開得勝，先賺它一筆。不過招興邦還沒回來，就不知道他是怎樣的意見？」

袁子才聽得十分焦急，說：「只要我們多數決定就行了。該是少數服從多數的。」

「對了，要不賣，明天回了下去怎辦？」朱姑娘興奮的也慫恿着。

四個人七嘴八舌，結果取得了一致意見，於是劉主任便急忙撥電話到股票經紀行去。

糟糕的是，經紀行那兩具電話，老是嗚嗚作響，沒法

接得通。

「怎麼？還是不通？」袁子才焦急的嚷起來：「要是招興邦在就好辦了！」

招興邦在又怎樣？這個宏大貿易行的收賬員辦法可多啦。他外面人面廣，經紀行也認識好幾間，甚至叫朋友幫忙着放也可以。但他又偏是這個時候不在，劉主任又只和一間經紀行裏的一個朋友相熟，電話沒辦法接得通，只好急得團團轉。

「已經是三點四十五分，還有十五分鐘便收市的了！」劉主任抬頭看看鐘，又再埋下頭去撥電話。一連撥了許久，忽地裏聽得對方的電話吱吱的響起來，心裏卜通一跳，叫道：「接通了！」

朱姑娘透了口氣，唸叨道：「我主有靈，不要跌了就好了！」

「喂？」是經紀潘的聲音。

劉主任忙不迭問道：「老潘嗎？你的電話好難打。我問問你，現在的聯邦，什麼價錢了？我想賣。」

「聯邦嗎？唔，買嗎？」

「不是，是賣。」他回答。

「哦，沽出吧？四元四角入，四元五角出，怎樣？」

「噢，替我沽出吧，我是兩千股。」

「兩萬？」

「嘻嘻，是兩千。能賣到四元五角嗎？」

「現在沽家有一串，可以輪輪隊的。不過，時間已經不多了，快點決定吧老劉，我在忙。」

劉主任生怕對方會掛了電話，忙陪着笑說：「老潘你請等一等？」接着便十萬火急的問圍在身旁的人：「怎樣？四元五角要排隊，人家是四元四角買入。快點！」

袁子才瞪着眼睛，喘息着說：「賣了吧！」

「不行，取個中間價錢不行嗎？」朱姑娘急着說。

「對的，取個中間價錢吧！」袁子才也回頭同意。

「喂喂，老潘，四元四角五分能沽得出嗎？」劉主任忙又對着電話說。

「讓我看看吧，你等一等。」對方的語氣十分粗笨，顯然是很不耐煩了。才不一會，便再說道：「老劉，行了，四元四角五分替你沽出了二千。」

劉主任正待問一下交收情形如何，對方的電話，早就叮的一聲掛上。

「賣出了？」

「賣出了！」

一霎時，小小的寫字間裏，轟轟地響起了一片歡笑聲。正好這時區經理推開經理室的門走出來，笑聲馬上便停止。

「你們幹嗎？」

「嘻嘻，沒什麼！」

區經理皺一皺眉頭，出去了。

「賺得這麼容易，我們該慶祝一下！」劉主任快樂的提議。

「當然該慶祝一下。」

「吃一頓祝捷晚飯，眞有意思！」朱姑娘摘下眼鏡來抹眼睛，也許是興奮得掉了淚。接着便撥電話去給她的女朋友，快樂的向人家報捷。

袁子才手舞足蹈，說：「明天收了錢，下了班就即到香江飯店留個地方，先打四圈牌，然後吃晚飯，眞有意思！怪不得這麼多人都在買股票了！」

這時電話在響，袁子才拿起來聽出是同事招興邦的聲音，便告訴他：「哈哈，招興邦嗎？快點回來分錢吧，賺錢可眞容易。」

招興邦說：「哈哈，你們也知道聯邦的價錢漲了？」

「爲什麼不知道！已經放出了！」

「噓，放出了？什麼價錢放的？」招興邦急着問。

「四元四角五分，一股賺六角錢。」

「什麼時候放的？」

「剛放出了不久！足足打了半小時電話，幸好財神爺有眼，在最後的十分鐘接通了。」

招興邦聽得嚷起來：「什麼？這個時間竟然放得這麼低？我正在朋友的經紀行裏面，人家是成出四元五角五分，收市還是四元六角！」

「噯！」袁子才在發楞，忙說：「那麼，爲什麼劉主任打出經紀行給他朋友，會賣得這麼低的？」

招興邦頓足切齒道：「唏！這還用說，分明是給人從中吃了價！」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的？」

「你們爲什麼不等我的電話，就在自作主張？我朋友說，看情形，是還會上漲的。」

袁子才焦急的問：「那麼怎辦？」

「唏！已經放出了，還有什麼辦法！你們這幾個人，小眉小目的，怎能賺得了大錢！還要給人吃掉了幾個價位！」說得氣惱，竟將電話擲了。

二

香江飯店在八樓的伙計宿舍，日間用陳舊的屏封，間格了幾個小房子，幾枱麻雀牌便在小房子裏嘩啦嘩啦的給搓起來。

其中一個小房子，麻雀燈下圍着劉主任、袁子才、朱姑娘和招興邦，都心不在焉的打着麻將，這一局牌打得心情十分沉重。

朱姑娘剛上了上家一張偏張三索，湊足了九張落地，便說：「再打索子，胡出了要包牌的。」

袁子才不以爲意，打出一張萬子，說：「劉主任，你那個朋友，這就不老實了！」

「白白的給他吃了四五個價位，二千股就是二百多元的了。要是二萬股，豈不是吃虧了二千多元！眞靠不住！」朱姑娘接過話去說。

「我跟他，是先後在幾間公司共過事的了，沒想到也跟我來這一手！」劉主任憤恨的說。

「就是因爲你們是些老鄉！」招興邦今兒是處在上風，他一開口，其他幾個人便只有閉嘴的份兒。「小眉小目的，全是蠶蟲師爺，你們看，今天收市，已經直躥上五元了！我早說過，地產股無論大股小股，價錢全都作了大幅攀升，獨是這兩隻會德豐旗下的信託和聯邦不動，是沒理由的。當然，會德豐系的作風，一向高深莫測，令人咋舌，但是近日成交量大增，而其他藍籌股垃圾股，全都攀到了新高價，該是輪到它們的了。但是你們——唏，我眞的拿你們沒法！」

袁子才他們靜默着，想想要是放遲一天，便多賺一倍，說不定還會繼續上升的，越想就越叫人心痛。

只聽得招興邦說：「在這樣的牛市，盲的跛的，只要有胆量入市，都能賺錢，問題是多賺和小賺！我舊同事老金，前兒不過是拿着一萬八千，才是三幾個月，幾個來回，聽說就賺了一個老婆，下個月就擺酒請飲了。」

朱姑娘聽得插嘴說：「我伯娘就是去年買了兩千股電話，今年就賺了個對開。」

「用錢賺錢，從來也是比用工作賺錢容易的了！」劉主任嘆了口氣，「只好怪我們沒賺過這麼容易的錢啦！」

袁子才嗟嘆着說：「以爲又不用做什麼功夫，只是打幾個電話，每人就有二百多元賺，在我來說，是三分之一個月的薪水的了。誰知道財神到了跟前，也忙着把門關

掉！怪不得說，一個人吃多少穿多少，是註定的。」

招興邦不住嘴的又將他們數說了好一陣，然後補充了句令各人振奮的話：

「不過，財來自有方，急也是沒用的，反正我們又已經摸進了個錢堆裏，遲早碰上機會，也會輪到我們撈它一大把的！」

衆人聽得樂了，像已經踏上了一條通往財富之路，都輕飄飄有如踩在雲端。劉主任興奮得嘆息一聲，說：

「以前的神棍替人種金得金，種銀得銀，不過是一派胡言，現在這種旺市，就眞的有這樣的奇跡。每一文錢也像是一顆種籽，撒了下去就等着開花結果，比種荔枝龍眼蔬菜還容易得多。」

「就是可惜我們手上只得那麼一把小錢。」袁子才不免有點氣餒，「人家一兩手貨是講賺十萬八萬，我們就只能賺一千幾百。」

朱姑娘這時心裏卜卜跳，因爲早已在聽着三飛雙辣素子牌，便提醒各人說：「還是留神點，我這副聯邦，是胡定了的。」

她的話一出，聽得幾個人都楞了一忽，待她知道說溜了嘴，急忙要更正的時候，牌桌上的人，早就爆出了笑聲，急得她的臉直紅到頸子上。

八圈牌搓完，招興邦早就一迭連聲催着伙計上菜。八圈牌下來，勝負全是小數目，他收下了劉主任的二十多塊，說：

「玩牌眞沒意思。我最近是連週末去馬場也失了興趣。」

他這話說得沒有誰不服氣，因爲在座幾個人中，講買股票，他是最老資格，足有四個月的歷史；前兒的一手四十股滙豐銀行，一箸夾中，入價是二百三十二元，放出的時候已經是二百九十六，淨贏了二千四百，立刻就買了隻八百多元的石英手錶，神氣了好半個月，後來因爲再買保華建築等着錢用，便六百元轉讓了給他表哥。

因此，他的買股票史十分煊赫，戰績是輝煌的。毫無疑問，在這個臨時湊起來的小股份公司裏，是居了領導地位，誰也口服心服。

酒飯間，大家不期然又商討再度合股出擊的事，劉主任說：

「昨天我聽見大華行的許老闆打電話給經紀行，叫入一萬股凱聯酒店，今天凱聯的價錢像是在十四五元之間，不知是不是可以跟一下？」

朱姑娘忙說：「千萬別買凱聯酒店，我有個表姑丈在它初上市的時候，十六元買了，去年底一跌就是七八元，虧了他八九萬，因爲這件事跟我表姑媽吵了一場，表姑媽還吃了一瓶安眠藥！」

袁子才聽得心裏一緊，說：「那麼，現在不又是給炒高了嗎？前車可鑑呀。」

沒料到給招興邦嗤的一聲搶白道：「所以說，一些人買股票，是閉着眼睛的，有些什麼風吹草動，就拋個不亦樂乎，其實眼界稍爲放遠一點，便不至於輸個焦頭爛額。比如當時朱姑娘的表姑丈能鎮定一點，拿着不放，到現在不是差不多望見家鄉了！還有多少路呢？」

他這馬後炮一放，聽得各人連聲稱是，由心裏佩服到嘴上。

這時朱姑娘便略作解釋：「不過當時我表姑丈的情形是這樣的，他在生意上調了十六七萬元去買的，要是不忍痛在八元的時候拋出，生意上就沒錢週轉，那一筆虧剩下來的資金，就要做大閒蟹，給綁足一年有多的了。」

招興邦撇一下嘴說：「富向險中求，這是一定的了，誰叫他當時沒眼光也沒運氣！」接着便開始他的演說：「其實香港的遠景，一字咁淺擺在跟前，誰也知道香港的三大經濟支柱，就是地產建築旅遊和工業。別的不說，目前旅遊又進入旺季，一二流的酒店房間大有供不應求之勢，遊客比去年同期大增，旅遊協會早有數字公佈，七一年中凱聯已經到過了十六七元的價，試問一年後怎麼還會停留在十六七元以下的？」

「這麼說。」劉主任問道：「凱聯是值得買了？」

招興邦忙搖頭說：「我不是這個意思，現在我們本錢少，只能夠速戰速決，刀仔鋸大樹的方法，這樣才能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那麼，是不是有更好的可買呢？」袁子才急着問。

「這就要我去探聽一下消息了。」招興邦堅定的說：「買了股票就一定賺的心理，在四百多萬人裏面，差不多普遍形成了，何況紙幣是越來越不值錢——」

朱姑娘岔進去說：「是眞的，我半年前打算買一個全能自動洗衣機，問過了價錢是一千三百五，包安裝。前幾天再去問，同是那個牌子和類型，已經要一千五百三，是漲了差不多二百塊，還是安裝另計的。」

「所以呢，鈔票貶值，股票就越來越值錢，誰不趕快買些股票？目前的情形，就是股票供不應求，所以必定天天上漲的。」

劉主任哈哈的說：「怪不得現在股票印得比鈔票更多更快了。」

「這是當然啦，世界貨幣不穩，美元英磅，相繼貶值，港幣的鈎掛來掛去，結果命運還是一樣，要跟着貶的。別的不說，現在上下班的交通費，負担就加了一倍，但是薪水還是拿一年前的那個數字。」

招興邦稱許他這一番話有些見地，點點頭說：「聰明的人就趕快買股票，不買的就是等於給綁着手脚挨打。」

這時吃得杯盤狼藉，伙計遞上熱毛巾，各人揩了一把臉，用牙簽剔着牙屑，朱姑娘笑着焦急的說：

「還是快點看看該買些什麼吧，別討論得那麼長篇了。」

袁子才和劉主任都連聲稱是，招興邦便說：「行！我明天便請我一個跑股市的記者朋友吃頓飯，探問一些消息才作決定。」

「應酬費開到公數上來好了。」劉主任說。

「這是當然了。」朱姑娘興奮的在催促，「就快點吧。——不過，我們的本錢，像是太少了一點。」

「對了，就算得到了些什麼好消息，大價股買不起，細價的也只可以買二三千股，根本就派不上用場。」招興邦點頭說，接着建議，「我看，不如還是由劉主任統策統籌，每人合股五千塊，五個人，五五二萬五，就好運用一點。另外我就到相熟的經紀行去鑽鑽門路，看看是不是可以取到個『孖展』額。」

劉主任聽得十分興奮，說：「聽說人家做margin的，拿着一萬塊就可以買二三萬塊的貨。」

「我有個女朋友的丈夫，就是拿着三萬塊放在經紀行作按頭，一手貨動輒就是十萬八萬的買進和賣出，轉眼間買賣就越做越大。」朱姑娘說着，眸子裏閃出動人的光彩。看起來，她今兒晚上特別漂亮。

袁子才也興奮得渾身灼熱，兩頰紅通通的，神采飛揚。「那麼，招興邦，你是有辦法的人，快點去鑽鑽門路吧。」嘴裏這樣說，心裏却在盤算着是不是有辦法湊得足五千元去佔股份。這件事，也許該跟他的女朋友商量一下。

三

今晚袁子才心情十分愉快，拉着女朋友華安妮的手，經過金飾行，硬要將安妮帶進去。挑選了好一陣，結果一百七十塊錢買了一隻白金介指，套到了安妮的手上去。

「我看你一定是打麻將贏了錢。」安妮嬌憨的問他。

「不，」他含笑地搖搖頭，「你不會猜得到的了。我是剛贏了二百多塊股票。」

華安妮掠一下長髮，奇怪的瞪住他：「什麼？你也買股票？」看見男朋友神氣的一笑，又問：「你有錢買？聽說買股票是要很多錢的。」

「我只是和公司裏的同事合股，每人拿出千多塊。合起來七八千塊買了兩千股細價股，才是幾天，每人便賺了二百三四塊。」

「眞的這麼好運氣？」華安妮快樂起來，「近來到處都聽見人家在談股票，我知道我們洋行裏也有些同事買了，大概也賺了錢的。」

「就是了。買的人多，藍籌股來來去去都是那一個數目，新的股票又印不了那麼快，所以越買就越貴。比如我們剛賣出的那隻聯邦地產，前天賣的時候是四元四角半，昨天已經升到四元九角，今天聽說已經是五元二三了，賣遲兩天，我們每一份就可以賺夠一千了，你看多可惜！」袁子才說得嘖嘖搖頭，惋惜不止。接着，便將許多相識和不相識的人的賺錢事例，說了一大堆，最後總結說：「所以這是個用錢賺錢的世界。」

華安妮也很有同感，但是說：「聽人家說，股票本身本來是不很值錢的，只是給買的人買貴了的。」

「這是當然啦，股票是一種商品，價格是看供求關係決定的，比如恒生銀行的股票，紙上印明白了，每股只是十元，但是推出來給人申請的時候就升水至一百元，才一上市就給買到一百八十元，現在已經漲到二百多元一股了。不要說貴，全都是這樣的了，貴買貴賣，買了的人仍然可以賺錢的。」

「我大哥也買了一些，不過他錢不多，賺也不會賺得了多少的。」華安妮說，「聽人家說，股票是將地產買貴了，所以現在的樓價很貴，單是租個小房間，也要四百元租金，多厲害。」

袁子才嘆了口氣，望着女友明亮嫵媚的眸子，說：「安妮，我們要不是因爲錢的問題，早就結婚了，是不是？」

華安妮閃一下眼睛，抿嘴一笑，「急什麼，我又不是說過不等你。」

「我是想過了，要是等我事業有成，就不知要等到那年那月。別的不說，單是希望洋行加點薪水也就難了。」

「你們經理，今年還沒加薪水的意思？」華安妮關心

的問。

「加？」袁子才苦笑起來。「我們區經理近來暴躁得不得了，動輒便發脾氣，找職員的錯處責罵，不裁員減薪已經好了！」

「爲什麼？生意不好嗎？」

「比去年差遠了。事實上，國際金融動盪，幣值不穩，出口生意又是很難做的。」袁子才說到這裏，滿肚的牢騷忽然又給原來的那份新希望所掩蓋，語氣一轉，又愉快起來說：「安妮，我正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麼事？」少女望着他。一臉的嫵媚令他失神。

「我是這樣想，眼看許多人笨頭笨腦的，也可以在股市裏賺到哈哈笑。我自問不會比他們笨得了多少的——」

「你是也想在股票上賺點錢？」

「就是了，我們公司營業部的同事招興邦，這三五個月，少說也賺了一萬幾千，前兒才發起叫我們同事合股玩玩，每人也輕易的賺了幾百。現在我們五個同事，是想做大一點，每份五千元合股。招興邦又有辦法在一間相熟的經紀行做倉，即是說，湊到了二三萬元，我們就可以買七八萬元的貨，不少人也是這樣越做越大的。」

「你是也要合股了？」華安妮看看男朋友竟也狂熱起來，不免有點兒憂慮。

「我就是還沒湊得夠錢。」袁子才有點焦急，「招興邦剛探聽到一個消息，說信昌會給外資公司收購。現在市價是十元左右，要是消息傳到了市場，就會搶升到十四五元也不奇怪的。」

「眞有這麼好的消息？」華安妮眸子裏閃着疑惑的神色。

「當然是個好消息。招興邦自己已經入了二千股，明天我們的公司，也打算買，就是看看誰願意再做股份。」

「我是有三千多塊存在銀行，你也知道的——」華安妮遲疑的說。

「我就是跟你商量這件事，你看看是不是可以借給我。本來我知道我阿媽也有幾千塊積蓄，一來是存了定期，二來，知道我要買股票，你也知道她的錯誤想法，以爲買股票是件不好的事，不一定肯提出來的。」

華安妮惶惑的閃了閃眼睛，說：「你要是認爲有把握的，我明兒就拿了出來給你。」接着又補充：「我本來是打算積蓄起來，等到我們結婚的時候，一塊拿出來用的。」

袁子才興奮得捉住她的手，鼻尖沁着些汗水。「安

妮，說不定我們的運氣要來了。這個白花花的浪頭，才一會就不知拋高了多少人。我也不想要很多，能賺一兩萬塊固然好，就算是一萬八千也好，我們就可以提早一點結婚了。」

這時，華安妮也給感染了，憧憬的光輝，透在臉上。這張輪廓清秀的臉，眼蓋上淡淡地塗了點淡綠色的眼影，使那雙明澈如水的眼睛更見動人；兩片薄薄的紅唇含着幸福的微笑，很淡很細緻的化粧，倍增嫵媚……袁子才越看就越愛，恨不能立刻就結婚。

結婚是要錢的，房租、傢俬、生活費用，還有孩子來了的時候，安妮不能再出去工作，憑他那六七百塊錢的薪水，不知是夠交房租還是夠買奶粉……然而這些苦惱，看來已經不成問題了。

四

一九七一年的夏天，香港的股市，對於外來資金，起了極大的吸引。「過江龍」便挾着它的資金和神威，將一隻票面值二角五分，而長期沒有市場成交紀錄的歐得禮娛樂公司的股票，全數以票面值收購，以此作爲奠基，經過一番脫胎換骨的組合，以新面目再度在市場流通的時候，市價暴升何止數百倍。自此，一陣收購狂潮，迅即席捲股市。一時間，收購消息滿天價飛，難分眞假，形成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熱鬧，炒友們奔走相告：

「經紀陳跟我說，某某準備收購某某某。近幾天來某某的成交額大增，是蠢蠢欲動的徵兆，千萬留意，別說好朋友沒關照過你。」

說的人壓低聲音，翻起手背掩着半邊嘴巴。聽的人側着耳朵，嘴巴張得老大老大。

宏大貿易行這幾個同事，七二年初就是十一元買了五千股信昌，付出二萬五千元的按頭，做了五萬多元的倉。果然吉星高照，不旋踵，平地一聲雷，信昌做價，直綫冒升，五月初搶升到十三元，六月劇升至二十元，七月初成二十三元，到月底，已經企硬在二十七八元的高價上。

不幸的是，升到十二元的時候，朱姑娘就提議放出，結果在十二元五角的時候，劉主任也有點動搖。商議之下，來了個折衷辦法，還先沽出二千，賺了三千元。到十三元的時候，連袁子才也按捺不住，一片聲的吵着要全部沽出，認爲到底是街外錢，先放進自己的銀行戶口裏妥當一點。只是招興邦和另外一個同事，認爲反正賺了，何不再

賺多些，爭持了兩三天，最後是在十四元五角全數沽清，再賺進一萬零五百塊，合共是一萬三千五，除開印花佣金和一個月左右的利息，淨賺一萬二千，斬獲十分可觀。只是到了支票對現後不多幾天，信昌的股價，已經躍升到十八九元，招興邦天天看行情，就天天的在埋怨咒罵。袁子才他們，已經在跌足興嘆，看着轉眼間又上升了一大截，好端端的一萬幾千塊錢流進了別人的口袋裏，已經心痛得夜夜合不上眼，一時大家脾氣都又興奮又暴躁，言語相左，初而對罵，後來拍着桌子，差點兒更動起武來。

結果是化干戈爲玉帛，一頓祝捷晚飯之後，大家又興致勃勃的在打聽消息，商商量量的買進和賣出。

近來的股市有一個趨勢，四間交易所大批新股份推出上市，甫一掛牌，一元票面值的細價股，無論升水或未經升水的，都一律作三級跳，一個上午，就跳升三四倍，甚至六七倍的也有。一股搶購熱潮，喧鬧得不得了。

這時袁子才已經給鍛煉得眼明手快，又知道了一位舊同學在經紀行做上市代表，電話直接打到市場去，總比先經過經紀行再轉接，便利許多。經由他作買賣手，幾個回合都表現得十分出色，例如信和地產上市的當日，他能在開市後一小時，當上市價躍升到三倍的時候，以四元一股的價錢，搶入了四千股，兩天之後上升至八元的時候，以最接近的價錢放出，淨替公司賺進了一萬五千元；接着，又在菲立斯礦務以四角四分上市，搶升至一元二角的時候，精明果斷的入了二萬股，到了一元九角就放出，之後，看着該股冒升至二元二角，正在暗暗抱怨還是放得太早的當兒，竟是逆市而下，三數天間暴跌回六角幾分。至此，就算連一向自以爲經驗過人的招興邦，也不能不服膺他的判斷準確，目光如炬，有如神助，其他的同事，就更不用說是佩服得叫他做財神。

每天上班時間，正好是股市的開市時間，他們一班同事，給工作縛在寫字樓裏，只能用電話頻頻的打到經紀行和市場去問價錢，很不方便。有時對方的電話忙碌，等得問到了市價的時候，也許高潮已過，大眼看小眼的坐失良機。袁子才就曾經暴跳着說：

「倒他八輩子的楣，這份工眞累事。」

這是實情，要是不用上班，跑到經紀行或者「金魚缸」邊去，把握着那個機會，一兩手貨，做「一日鮮」，早上進下午出，免漿燙，慳水慳力，每份分攤下來，就是一千有奇，寫字樓工作一個月又能賺得了多少薪水？

這期間，同事高小揚，早就辭掉了工作，起初大家還

以爲他另有高就，不久才發覺，原來是跑了出去做「缸邊客」。

袁子才也曾經說過要辭職，但是較爲持重的劉主任勸着他，說到底還是有份正當職業的好，以免招人閑話，受到無業遊民之譏，要賺錢仍然可以賺下去，只須大家想出個比較妥善的辦法來便行了。

朱姑娘她們兩個女同事，更怕讓這財神走掉，就從此失去依憑，也好歹勸着他留下。

爲了解決面對的難題，劉主任抽盡了一支烟也想不出好辦法，倒是朱姑娘說：

「我們可以覷着區經理不大留神的時候，輪流着溜出去的。反正經紀行和市場，也是很近的。」

招興邦得到了啓發，便進一步提議：「這樣吧，我和袁子才輪流着做出市代表，但不在的時候，我們份內的工作——」

劉主任和朱姑娘幾乎是異口同聲接過話去：「由我們代爲辦妥好了！」

「這樣就方便多了。要是區經理偶然問及人去了那裏，你們就回答上了洗手間，要不，就是到外面去買案頭用品。反正我們寫字樓，又是連什役也沒有的。」

商議妥當，就眞的開始實行，由招興邦和袁子才去做「上市代表」，這所謂上市代表，就是去擠經紀行看閉路電視和粉筆牌價板，遇上形勢緊要，就擠到「金魚缸」邊去。

股票市場，自從鑲上了透明大玻璃，讓市民可以在參觀室裏看到裏面的交易情況後，不知道是誰個聰明人，將股票市場稱爲金魚缸。當牛市持續，高潮迭起的日子，就有成千上萬的炒友，相繼湧進參觀室去，抹着汗水，踮着脚尖，將頸子伸得長長的，做了缸邊客。

袁子才去做缸邊客的時候，照例携備了不少用品，一具二倍半的袖珍望遠鏡，一瓶古龍香水，另外是一瓶芬芳藥油。望遠鏡是用以遙看缸內交易牌板上的數字，就算是參觀室內閉路電視的螢光幕，播映出來的數目字，也是縮得很細小的，有時人太擠，便得使用望遠鏡。古龍香水和芬芳藥油，是用以辟除室內男女的汗臭狐臭，也許更濃的是銅臭。

這樣溜出去的辦法實行了不久，便見區經理時常帶着狐疑的神情，問來問去，像是給看出了點端倪。精明的招興邦便又想出了個好辦法，就是每當誰溜了出去，就一定點上一根香烟，擱在他辦公桌上的烟灰缸邊，燒完了又再點上另一根。

這方法很有效，區經理就是有兩三回看見袁子才或是招興邦不在，起初臉色不好，及至看見桌上香烟線繞，以爲不過是進了洗手間或是進了貨棧，疑團頓釋，待他離開，大家就哈哈大笑，連淚水也拼了出來。

五

區經理這幾天，喜怒無常，就跟年晚的股市一樣。劉主任觀察敏銳，發覺他的情緒，是隨着股市指數的升降而變化，十分準確。

當恒生指數兩天之內，由九百六十點下降至九百一十點，區經理的臉色就一片黑紫，脾氣十分暴躁；不過這種時候，大家也無心去欣賞了。

「外面的賬怎樣了？」這天區經理的氣色當然不好，將營業部的招興邦喚進經理室，劈頭便問。

招興邦早有心理準備，就回答：「難收得很，連華生公司的賬，也一樣拖欠了下來。」

「這怎麼行！」區經理躁急起來，「你怎不加緊一點？快新曆年了，往年他們都是清了過年的。」

「但是今年情形不同了，聽說，周老細和龐經理，也在炒股票，這一回市，給綁住了不少資金，做了大閘蟹！」

「眞他媽的，他們做大閘蟹我就不做大閘蟹了？」

招興邦陪着笑：「現在市場的銀根，普遍都比較緊，那些人就算不做大閘蟹，也是寧願把錢拿進股市去炒一炒。」

區經理十分煩躁，小雪茄不知什麼時候熄了火，用力吸着也沒個動靜，便擲進字紙簍去，問道：「你能不能多跑跑？別老是走出去蹲在經紀行看黑板！」

招興邦沒料到自以爲聰明的辦法，竟給區經理一語道破，便涎着臉，嘻嘻的笑：「我其實是去跑得很勤的，但他們就是使用拖字訣，不肯付，有什麼辦法！」

「這年頭眞他媽的！」區經理一揮手，悻悻然的說着，將一張信箋從抽屜拿出來，丟到招興邦跟前去，「你看看，連我這五百呎的寫字樓，也要加到四千塊的租，做業主的爲什麼不去搶！」

招興邦拿起信箋一看，是這幢商業大廈的業主寄來的信件，印刷的是中英文對照的加租函件，說明他們宏大貿易行所租賃的單位，明年二月就租約告滿，屆時將加租百分之一百。

「沒辦法。」招興邦漠不關心的將信箋放下，「大家在炒地產股票，把地皮炒貴了，聽說，一萬塊錢一呎的地皮也有了。」

「炒吧炒吧！」區經理又摸出一支小雪茄來點火。「大不了我就不做生意，關了門也去跟他們炒過，炒不贏他們我就不叫做區大鵬！」

正好這時，袁子才拿着文件撞進經理室來，看見招興邦在暗裏向他扮鬼臉，示意叫他出去，再看看區經理額上青筋鼓脹，連嘴裏的小雪茄也咬破了，發狠的將苦澀的烟葉吐到地上去；知道情形不很妙，正待退出，猛地給區大鵬喚住：

「袁子才！」

「噯！區經理！」

「你們這伙人，炒股票炒得好熱鬧吧？別以爲我老坐在經理室裏不知道！」

招興邦和袁子才，有點失措，發窘的在陪着笑。

「告訴你們，」區經理氣在上頭，瞪住他們又說：「辦公時間，以後不許用寫字樓的電話炒股票，有事情出去，要得我的批准。」

空氣一霎時凝住。一秒鐘後，首先是袁子才不在乎的聳聳肩膀，笑道：「這規矩對我的收入影響很大，我向區經理辭職。」

招興邦也哈哈的笑將起來，附和着說：「我也是！」接着又補充，「看起來，外面的幾位同事，也會步我們後塵的，他們早就因爲一年也沒調整過薪水，有些意見的了。」

區經理瞪視着他們。歇了。

電話在響，他拿起來，聽得是經紀行的朋友向他報價：「區經理，老爺車要變快車了，剛在做上五十六元五角，你的貨怎樣？」

「嗨！眞的要發動馬力了？」區經理爆出笑聲來，嚷道：「這部老爺車，慢吞吞的，搭了我一個月，我快要不耐煩了！哈哈，現在怎樣？買家多不多？」

「剛才熱鬧了一會，現在又像是有些閃縮了，買盤有三檔，入價是五十五元五角，五十六元五，沽家就有一串。」

「那麼，替我先走五千股啦……」

招興邦跟袁子才打個眼色，竊笑着悄悄退出了經理室，立刻便撥電話進市場去問價。

朱姑娘讀着午報，忽然叫起來：「噯，又有新股要上市了！」

招興邦放下電話，立刻揚着聲音問是隻什麼股。緊接着，幾個同事放下了手邊的功夫，湊了上去。

「又是一隻配給股，連公開接受申請的手續也省了。」劉主任在搖着頭，「這些救濟品，每間經紀行分配一份，那些經紀，又多一筆進益了。」

招興邦細讀着那篇推介文章，嘴裏不以爲然的說：「你羨慕得了多少？不然誰願意二三十萬買一個經紀牌！」

袁子才興致勃勃的問大家：「有沒有興趣搶進三幾手玩玩？我可以在上市那天，開市之前就關照我朋友替我落盤。」

「到我們手上的時候，一元一股配給，恐怕已經變了三四元了！」朱姑娘不值的說，「那些人，那有不自己先撈了一把才放到市場外面來的！」

招興邦說：「三四元又怎樣？我們又不是沒賺過高富置業和宇宙船務的！難保不會一兩天之內就給炒上七八元。」

袁子才正在點頭附和招興邦的意見，驀地楞着眼珠子說：「這隻香江企業，名字好熟悉的！」接着將報紙搶過去，細讀全文，顯得激動起來，「噓，怪不得了，原來是我表姨丈的公司！」

他這一說，驚異和興奮，就像洪水一般，由四面八方向他淹過來。大家快樂地嚷道：

「去問你表姨丈要三五萬股回來吧！」

「反正他也是一元一股，配給經紀的！」

「我們可以湊一筆現金去換的……」

袁子才得意的告訴他們：「這個香江企業董事長高福述，以前是我三叔五金舖的小伙記，後來和我表姨媽結了婚，窮得常常要來跟我爸爸借三幾十塊錢。那時候，他還很巴結我，每次來的時候，一定買一兩塊波板糖什麼的……」

大家聽得十分入神，臉上都升起了祈待的殷喜，都張着嘴巴興奮的要爭相說些什麼，但又不知道該什麼時候把話岔進去。

等到袁子才洋洋自得的說完，七嘴八舌，立刻就吵成了一片，意思都是催促着他千萬別錯過這個發財的好機會。招興邦還在說他有了這門富貴親戚，也不去走走，竟要到宏大貿易行來做份沒出息的小職員。

只有袁子才心裏知道，他們這門子親戚，不來往多時了。不過他想，母親和表姨媽，到底是表姐妹，以前大家窮的時候，來往是很密切的，實在他也不很清楚，父親死後，兩家是怎樣斷了往還的。現在又不是去求他們什麼，那些配給股反正是既出之物，大家親戚一場，叫母親去和表姨媽說，然後由表姨媽去問表姨丈，縱是三五萬股撥不出來，一萬幾千也是好的；他才不會那麼笨，拿回公司來將利潤跟他們均分，不過要是表姨丈出手慷慨，他也會拿三五千股回來好增加一下他的威信……

六

袁大嬸近來心裏很高興。她本來看見兒子在洋行賺那六百元一個月的薪水，物價又一天天的越漲越叫人皺眉頭，眞不知道兒子要將人家的閨女拖累到什麼時候才結婚。

兒子很懂事孝順，她是知道的。起初出去做事，每個月也有一百幾十元拿回來給她，她那會就花用了去？全都暗裏替兒子積蓄起來，想着日後要辦喜事的時節，好幫兒子一把。只希望自己能像幾年前那樣，手脚勤快點就好了，可以多替人家縫點衣服，多賺個錢。無奈歲月不饒人，眼睛和指頭越來越不聽使喚，要快也快不來，心越急，手和眼就越慢，更糟的是，入夜後要在燈下趕些功夫，就頭暈眼花，天時轉變，就腰痠背痛，看着錢不能賺，物價房租天天的貴，自己的入息怎樣也追不上去，爲此十分泄氣。

別以爲她老人家躲在家裏，外面的事她什麼也不知曉。縫着衣服的時候，她聽聽收音機，晚上偶然看看隔壁的電視報導新聞，又認得幾個字，會看些舊報紙，便知道這年頭，什麼東西，價錢也論倍的漲，手上的錢拿着不用，存進銀行裏，隔些時候拿出來，收了那三幾厘錢的利息還得納點稅，先前要買的東西，這時已買不起了。眞叫人心煩。

許多人在買股票，她也知道，但不知道股票是什麼，看來總比紙幣好，拿着股票會漲價，賺到錢，拿着錢却是越來越少，賺不到股票的。

子才對上兩三個月，有一天忽然打電話回來，告訴她說，和同事合股買股份，賺了二三百塊。她聽得好快樂，知道兒子也不比別的人笨。

過了不久，子才買了不少海味回來給她，喜孜孜的說炒股份又賺了二千多塊，還買了張二十多塊錢的大戲票强

她聽得瞇着眼笑，唯唯應諾，等兒子一走，心裏一高興，手眼便又動快起來。

早幾天，同樓的二嫂又喚她聽電話，她想着該又是兒子了，拿起一聽，果然是子才。袁子才快樂的說：

「媽，我眞的是運氣來了，一個禮拜還不到，又讓我賺了一千。可惜我本錢少，不然就會賺更多的，比如我看準了一隻地產股，但是因爲價錢大，買不起，不然，就是賺五六千了……」

袁大嬸開懷的想，兒子也算是有點小運氣，但是心裏有句話好幾次想說，結果又嚥了回去。

今天兒子要回來了，她大清早就煲下了一煲金銀菜猪肺湯。

到中午，袁子才一身光鮮，神采飛揚的出現在她跟前，手裏還拿着許多東西，有吃的和穿的。

吃的是臘味，穿的是一件黑色緞子面的狐爪皮襖。

「這是買給你的，試穿一下合不合身？」袁子才快樂的說。

着她去看，還跟她說：

「媽，你的功夫還是放慢點做吧，何必做得那麼辛苦，我又不用你積蓄着錢留給我的。以後我每個月，也可以拿二百元回來給你。」

袁大嬸拿起毛皮襖，翻開夾裏，撫摸着柔軟温暖的狐爪毛，有點激動起來。「嗳！買這些衣服給媽幹嗎？一定是很貴的。多少錢了？」

「四百塊。算得了什麼！穿起來會很暖的，試一試吧。」袁子才催促着。

袁大嬸穿到身上去，便覺着從身上温暖到心裏去。

「錢你留着自己用吧。」她說：「雖然你近來是賺得容易一些，但是也要趁有的時候，好好積蓄一下，將來辦起什麼事來也會有個錢對付。」

「積蓄起來？」袁子才笑起來說：「現在把錢積起來的人是很少的了，我拿去買股票還嫌不夠。」

袁大嬸這時把心裏的顧慮說了：「不過也要謹慎點才行。人家說，街頭那間洋服店的老闆，去年就是把舖頭押了去炒股票，後來年底股票跌得很厲害，輸掉了舖頭不算，連命也輸了。」

「爲什麼？」

「跳樓死了。可憐的是幾個孩子和他老婆。」袁大嬸難過的說：「所以千萬要謹慎一點，買的時候要考慮清楚才好。」

袁子才聽得有點掃興，說：「此一時彼一時，不同的了，這個市況，我很會看的。」

袁大嬸寬慰的一笑，心裏也相信兒子會有分寸。其實，這幾天來她在盤算着一個主意，以至心亂如麻，昨晚聽得兒子今天要回來，就更是思想到半夜。

這時主意拿定了，就起身去將房門關上，跟兒子說：「媽手上是有幾個錢，想來想去，放着是一天比一天不見用，像是神前桔，陰乾掉的。」

袁子才閃着疑惑的眼睛，母親身邊積蓄了一些錢他是知道的，就是不清楚會有多少。

「所以我想，還是拿了出來給你，讓你買賣上可以寬裕一點。房租物價天天的貴，我的手脚又不比以前，同樓的二叔，也把銀行裏的錢拿了出來買股票，說買些穩健點的，可以保值。」

「這是眞的，許多人也在這樣想，那一點子辛苦賺來的錢，因爲通貨膨漲，一天比一天不聽用。」

「別的不說，以前白粥是五分錢一碗，現在是賣到二毫了。」

「是的，以前理髮，兩塊錢就行了，現在加到五塊多，聽說還要再加價哩。——你是一共有多少？」袁子才問得有點迫切。

「在銀行裏的六千元定期存款明天到期了，另外我有六兩半金粒，可以一塊拿去變了錢，湊着用的。」

袁子才算了一下，現在的金價每兩在四百五十元以上，六兩半就有三千元左右，加上六千元的現金，合共是九千元，另外女朋友安妮的三千，他自己原先的二千，近兩三個月來又賺了約有五千左右，合起來就有將近二萬塊，這就比較好運用一點。

「只是你千萬要看準了才好，有些什麼不好的風聲，就要趕快賣了。這點錢，是媽的一生血汗積蓄，賺的時候不是容易的。」袁大嬸認眞的望着兒子叮囑。

「你放心吧。」袁子才十分自信的一笑，也不怪母親的囉嗦，「我會拿着主意做的了。」接着腦子裏閃現了一幅如在目前的遠景，便說：「我在想，等多賺三幾萬之後，就收手不再做，用分期付款買層三四百呎的樓，那時候我就和安妮結婚，你也不用在這裏跟人家擠，又要捱貴租。」

袁大嬸快慰的點點頭，「這當然好，不過聽說現在的樓價天天的貴，前兒永昌隆事頭婆在深水埗買了層四百呎的新樓，就要九萬多塊。」

「遲些還會再貴的，所以非多賺一點不可。」袁子才很有些信心能買到一層樓。母親年紀不輕，他們母子，也因爲住的問題，不在一起生活有三四年了。接着記起了表姨丈高福逑發行香江企業股票的事，便詳細的解釋給母親聽，讓她知道能在表姨丈處取到股票的好處。

袁大嬸越聽就越是眉頭緊皺，說：「我和你表姨媽，有幾年沒來往了。也怪不了人家，他們是發了達，我們也不用投靠他們，自然來往就少了。」

他早料到母親會這樣說的，焦急起來，又解釋說：「媽，我們又不是去向他們賒，也不是借，反正他們公司的股票也是拿到交易所去配售給經紀，我們是可以拿了現錢去領股票的。大家是親戚，這樣也做不到？你去問問姨媽吧。」

袁大嬸爲難起來，「阿珍要是念舊的，早兩年我病的那一場，她又不是不知道，別說她會拿些錢來幫幫我，就算是問候也沒一次，做表姐妹做到這樣，還有什麼好說的。」

但是袁子才仍然苦勸着她到表姨媽家裏走走，說不定開了口，這樣的順水人情，他們也會做做的。

袁大嬸被纏得沒辦法，只好硬着頭皮答應。

七

今天由招興邦帶來了一則令人沮喪的消息，原來辭了職出去蹲金魚缸邊的高小楊，存在經紀行的三萬元做倉按金，因爲滙豐銀行股份一天之內下跌百分之十二，就此全軍覆沒，現在躲在家裏跟老婆吵架。幾年來刻勤刻儉的些兒積蓄，轉眼就化爲烏有。

這消息好煞風景。朱姑娘說該去探望一下他，或者跟區經理說說讓他再返回貿易行工作，大家也沒什麼意見，只是招興邦說：

「在這打大風的時節，他不但拾不到一片樹葉，竟然還給刮走，可算是倒霉透了頂了。」

結果是朱姑娘和袁子才到他們家去探訪了一遍，高小楊不在家，只是他的妻子提起這件事就哭，哭得他們心也亂了，眞有些兔死狐悲之感，又不知道該說些什麼話去勸慰一下。

這一趟探訪，令他們心情十分沉重，尤其是袁子才，因爲香江企業的事又碰了一鼻子灰，心情就更不好，再加上市道牛皮靠軟，心緒不免又担憂又煩燥。

轉眼間，香江企業在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前的兩三天，袁子才就已經臉如死灰。爲了希望配到些兒這隻股份，先是動員了母親去找表姨媽，但是她表姨媽委婉的搪塞說，丈夫公司的事她很少理會，袁子才就自己去找表姨丈，花了好幾天時間才能獲得接見，當他說明來意後，高福遂立刻說：要是早點來還好商量，只是太遲了，都拿出去分配了。這話他要相信才怪，當他是三歲小孩不成！——爲了這一次的白白奔走一場，又討了個沒趣，在同事間也很失面子，氣惱得不得了。

香江企業上市的當天，這隻一元面額的配售股份，十時正頭牌掛出，出價就是三元八，轉瞬間便給場中經紀勾掉，接着就四元二角掛出，四元一多掛入……十一時，已經躥升到四元八角賣出；股價像是踢毽子，給金魚缸中的大小鱷魚越踢越高。袁子才他們大清早未開市之前，就已經打了電話到經紀行去，說明了這隻新股有四元以下的賣盤，就代爲搶入，但是這隻毽子，踢來踢去也踢不到出金魚缸外，直至十一時後，一腳往外踢的時候，已經是老高老高的了。

四元八角五分的時候，袁子才所領導的這個小股份公司，方才接到經紀行的電話，說搶入一萬股。轉瞬間到了十二時，香江企業已經站在五元二角的高價位上。宏大貿

易行的寫字樓，這時響起了一遍歡樂的聲音。招興邦忙撥電話到附近餐廳去，叫送啤酒汽水和西餅，要好好的慶祝一下今天的勝利。

袁子才心中的懊惱，這時早拋到九宵雲外去。骨嘟骨嘟的喝了大半瓶啤酒，興奮再加上酒精的作用，滿臉紅通通的嚷道：

「你們聽着，我們要在香江企業上大大的賺它一筆！好好拿着，不要再小裏小氣的，像以前一樣，白白錯過了好機會。」

朱姑娘也嚷叫起來：「你們拿主意好了。現在長了經驗，不再像以前了！」

中戶開香檳

一

大興盛酒樓的貴賓廳裏，今晚有一桌蛇讌。

酒樓的部長十分重視這幾位貴客。六位貴客之中，特別是白貴財和李必發，特別吩咐伙計不可怠慢，想想還是不放心，落場之後，還巴巴的趕回來親自招呼一番。

白貴財今晚還東道主，十分講究飲食，大小宴會都很重視內容和排場，尤其是三年前慷慨的拿出二十萬元去捐了個慈善會長名銜之後，社交上就名聲雀躍。

每年秋冬季節，蛇讌是例常招待朋友的了。今晚的一桌，五百元是六位用，另外是兩支長頸拔蘭地，花費在八九百元左右，等閑小酌罷了。

他解釋爲什麼今年要來吃大興盛，原來是他的中山老同鄉譚師傅，跳槽到這邊來主理廚政。譚師傅炮製三蛇，有獨得之秘：炒三蛇片，絕不用冬筍，筍和蛇是對攻的，配合起來便見火燥；至於三蛇羹的妙處，就是不會讓人看見蛇肉。功夫十分到家。他吃遍港九，二十幾年來還是要數譚師傅。

第二瓶長頸開瓶的時候，他的耳根已經開始發熱，酒教微醉，再加上身邊的舒海倫雙頰緋紅，當他說了句淫而且樂的話，就咬着紅唇，嫵媚冶蕩，嬌嗔的頓着脚，扭一把他的大腿：

「死鬼，看你又在嚼舌根！」

一桌子人，於是呵呵的大笑起來。

「乾杯！」

「乾杯！」

「飲勝！哈哈！……」

同桌的李必發，酒量最豪，兩三水杯五十年拔蘭地喝下去，紋風不動，只是臉色越見青白。這時早將身邊的女朋友朱迪摟進懷裏，酒鬧得高興之時，就嘬長紫黑的嘴巴，往朱迪粉臉上「嘖」的一聲吻一口。

風情萬種的朱迪，不下於舒海倫，只是慣於舞場生涯，雖然是一流舞廳的紅牌小姐，任是以大家閨秀作爲標榜，仍然帶着很重的商業味道。

另外一位貴賓，就是宏大貿易行的區大鵬經理。區大鵬和白貴財的認識，是通過李必發的介紹。他和李必發，算是十年以上的朋友，大家怎樣從蹲大牌檔吃魚蛋粉出身，全都清楚，只是白手興家之後，彼此對於往日的事情，都心照不宣。他跟朋友說：

「我舊日在上海認識老李的時候，老李已經是大世界賭場的豪客，每次進賭場，背後必定跟着兩個伙計，各挽着一篋鈔票……」

李必發也說：「二十多年前老區在上海，風頭很勁，百老滙每逢有新戲，他必定包下了ABC頭三列的座位，我是例必收到四張票子的，哈哈……」

兩個人互相編編造造，就片片段段的撮成了一頁輝煌的歷史，說着說着，就連自己也當是眞的，陶醉起來。

區大鵬身邊帶着來的，是情婦孫倚碧。這女子，眉黛含春，輕顰淺笑，倒是較之舒海倫和朱迪矜持高貴一點。

王部長領着伙計，上到紅妝三蛇的時候，白貴財便吩咐說：「出去的時候，請順便把門帶上。」

王部長會意這些貴賓，要不是有些機密事情要談，就是因爲身邊帶的都是見不得光的女人，不想讓其他朋友冷不丁的撞進來。

王部長摒退伙計，出去的時候便將貴賓廳的門掩上。

白貴財因爲多喝了酒，渾身灼熱，不住手的摩抓圓圓的腦袋，以致頂上那些稀薄的白髮，亂蓬蓬的像一些枯敗了的乾草。舒海倫慇懃地，輕輕替他用手指梳理着。

他用手臂環抱着海倫的腰肢，問道：「怎樣？你打聽得怎樣？」

區大鵬和李必發知道白頭翁要引入正題了，便都急切的等待着海倫的回答。

這海倫十分刁攢，竟委委屈屈的撇一下小嘴，瞟着白

貴財在抱怨：

「做事就只會差遣人家，叫你買些東西就老是不放在心上。」

這分明是要當着他另外兩個朋友面前要代價了。白貴財怎麼不明白，就不知道這一回又要些什麼了。便帶着憐愛的笑，咂着嘴道：

「看你，讓別人聽了，還以爲我是很虧待你的！快說，我答應過買點什麼送你了？」

海倫嘟着嘴，將修長的手指伸給他看，銀色的長指甲在燈下閃着光輝。

「老是這隻藍寶石介指，早就不想戴了！」

「哈哈！」白貴財又摸着頭臚大笑，跟他的朋友說：

「你們看看，我這小乖乖多會乘機勒索！哈哈……」

「怎樣？捨不得是不是？」

「不是！哈哈，明天吧！乖一點，說吧，打聽得怎樣？」他催促着。

「我妹妹小玉說，高大哥手上的三十萬股香江企業，早就在五元上下拋光了，餘下的全是董事票。」

「你們聽見了？我這女偵探，是值得送一枚五卡鑽介指的。哈哈！」

「這高大哥，眞有一手，發行那九百萬股香江企業，已經撈了至少三百萬，現在連配剩下來的三十萬股也在五塊上面拋出，三四一百二，該又多撈進一百二十萬了，好厲害的傢伙！」李必發心服口服的說。

區大鵬這時有點興奮，問道：「那麼，該輪到我們來幹了吧？」

「哈哈，當然啦！」白貴財揚着白花花的眉毛笑，「要是李兄能跟他打個招呼，就由我們來打一口庄了。」

「行嗎？老李？」區大鵬問。

「當然行，憑我跟他這十多年的交情，他撈大的，我撈小的，還會眼紅嗎？我明兒就去跟他打個招呼。」

「哈哈，來，乾杯！」

「乾杯！……」

「哈哈……」

「我們就一塊打一口庄吧！」白貴財說。

「沈大鱷上個月打那口庄眞出色，聽說收手的時候撈了三四百萬。」李必發用牙簽剔着假牙。

「現在是輪着我們上場了，哈哈！乾杯！」

「哈哈……」

不久，主人家又按鈴，召伙計進來多開一瓶拔蘭地。

二

「哈哈！沒問題了。我打了電話去給高大哥，說：高大哥，你又發財了，佩服佩服！要是讓我們來玩一手，你沒意見吧？他說：什麼話，要玩就拿過去玩玩吧，可是有一點，不要把我這個老招牌拆了下來就行了！哈哈！」

李必發用一邊屁股坐在白貴財的辦公桌上，得意洋洋的在敘述。

「當然啦，他是上岸了！」白貴財將雪茄遞到嘴邊悠閑的靠在高背辦公椅子裏，「我們就動手吧，李兄！」

「是時候了，區大鵬已經在幾間經紀行了解過，行內人配到的貨，都丟得一票不留，全數落在小戶手裏。」李必發接着又補充，「別看他們小眉小目的，承接力量可大，胆量也眞不少。」

白貴財深思的沉吟一下，道：「李兄，你看有把握將他們手上的香江企業再弄出來嗎？只怕他們當是撿了寶貝，仔呀仔命呀命的藏到槓底去傳子傳孫！」

「哈哈哈，」李必發大笑起來，「這是可能的。不過，根據觀察幾次有什麼風吹草動，最胆小的，還是那些小戶。比如年前中共進入聯合國，尼克遜在北越佈雷，大戶拋貨不過落井下石，乘勢做淡，眞正給嚇破了胆的，還是那些散兵游勇，能夠死守着不放的，眞是十中無一。」

白貴財吸着雪茄，連連點頭說：「有見地，有見地！區經理的意思又是怎樣呢？」

「他跟好幾家經紀行有很深的交情，容易說話。他認爲，不妨趁這個沙塵滾滾的時候幹一幹。這才是個開始哪，白老！」

「哈哈！對，對！」白貴財揚着白眉毛，「以後可以合作的地方還多吶，哈哈！——只是，經紀行方面——」

「沒問題，要單是我們三幾個人在場內拋來拋去，要費神一點，何況又是孤掌難鳴。這反正是街外錢，不妨讓他們分點紅，本錢是我們出，手脚是由他們去做。」

「好主意，」白貴財撫掌說，「我知道前兒沈大鱷他們，就是這麼幹的。可是那一場，可眞厲害，拋得連外商也臉青臉白，跟着走貨，我也以爲香港要陸沉了，哈哈，也給嚇出了一萬股置地。」

「他們壓市入貨，是兇了一點。——白老，我們是君子之言，義無反悔，合作定了！」

「當然當然，牙齒當金使，反正錢是外面的！這樣

吧，我也有兩三個靠得住的經紀，可以招他們來合作一下。」

「我也可以找到三四個，區大鵬那邊，有五個是經常有聯系的，合起來，就有十一二個檔口，分散在幾個市場裏面，到時彼此一呼應，沒有不成事的。」

「行了！李兄，事不宜遲，趁着熱辦吧！」

「我們分頭跟他們聯絡一下。這個週五，收市後召集一次會議如何？」

「當然好，用我五樓的寫字樓做總部好了，那是我老朋友主持的經紀行。」

這時電話吱吱地響起來，是海倫打來的。

「我的介指怎樣？又要賴賬了？」

「噓！哈哈！我幾時賴過你的賬了？從來也是交得很準的！」

海倫嗔道：「誰有功夫跟你說廢話？你到底買不買？說啦！」

「你馬上來，我和李兄再談幾句就可以走了！」白貴財答應着。放下電話，搖搖頭，顯出了一副彼此彼此的神氣，跟李必發說：「我們辛苦賺錢，全是爲了她們女人的！」

「哈哈！白老，花點風流錢是值得的，不然死抱着也沒用，你說是不是？」李必發應和着說。

「當然當然，」白貴財點着頭，接着將聲音壓低，湊前一點，說，「不瞞老兄，也許是因爲年紀關係，我覺得越來越不濟事了。不過沒女人又過不了日子。」

「力不從心啦？不會吧！」李必發露着淫邪的笑，「老尚風流是壽徵！你老也許是……哈哈！」

白貴財仰到椅背上去，不應不尬的摸着頂上的銀白頭髮，解嘲的說：「但是何醫生建議我注射賀爾蒙，我想我大概是不必了，哈哈！」

「哈哈……」

「哈哈！」

週五五點半鐘，華洋證券公司清了場，閉上門開會議。被聯絡上的經紀行，都派了代表出席。

白貴財是自任主席，李必發掌管財政，區大鵬司聯絡之職。

出席的經紀行代表，閑散的坐在沙發上和辦公桌上。白貴財很有一派主人家的風度，亮了「都彭」打火機，從容的點雪茄，帶着微笑發表如下的演說：

「開宗明義，我們是來打一口香江企業的庄。高福逑

我們聯絡過，那方面沒關係，何況他手上沒有貨，拿着的董事票，公司法例規矩，上市後半年才能在市場買賣，所以不妨做得放心一點。大家合作發點小財，算是第一件，各位老哥可能不在乎這一點點，只是以後要借助各位的多着……」

接着是李必發將香江企業的市場情況概述一下，然後建議：「我們是打算，要是大市沒特殊變化，一個月之內將價錢拋到三元左右，吸入五十萬股——」

話猶未了，發達證券行的代表插進話來說：「放到二元也不難，這樣可以撈得多一點。」

附和之聲嗡嗡的響起來。

這時區大鵬這位聯絡主任忙解釋：「李大哥說過，我們玩儘管玩玩，但是不能將他的老招牌拆得太爛，不然他忍不住，便可能會出手的了。」

出席代表們就沒了意見。

會議在愉快友好的氣氛中，繼續進行。不久，雜役將啤酒香檳等飲料送到會議室來。

大家於是舉着香檳和啤酒，快樂的說：

「乾杯！」

「合作愉快！」

「旗開得勝！乾杯！」

「……」

三

週一開市，香江企業在四個市場裏面，都無買賣盤。

袁子才今天是「出市代表」。九點鐘回到宏大貿易行，略爲料理一些案頭事務，便打電話到經紀行去，向他的朋友探問一下今天有沒有些什麼特別消息，然後逕到金魚缸邊去。

十時開市，卅分後還不見有香江企業的動靜，心中疑惑，遂凝神注視着閉路電視上香江企業那一個檔位。有點信不過螢光幕，便擠到透明大玻璃跟前去，在鼻端擦了點芬芳藥油，好辟去身旁那個賣魚佬的腥味。

用袖珍望遠鏡去找香江企業，果然看到出市代表正寫上五元三五的買盤，心裏就樂了。上個交易天的收市價正好是五元三五，看來今兒是會秉承上週的氣勢，按步就班，攀上六元，與同類型的泰昌發展爭一日之長短。暗裏又在計算：公司在四元八五分時候，搶入了一萬股，而他私人也及時在四元九角補入四千。要是價位做到六元，少

說在這隻蚊型股上也可賺進六千……眞是彈指間事罷了。

從衣袋裏掏出香烟，正好點上，忽然看見五元三五的買盤給剔掉，成交是一萬股。

買勢十分强勁。他怡然的吸着烟，放眼一望，霎時一怔。因爲賣盤上已經掛上五元三五，沽家出現了三四個，買方只有一家，寫的是五元二角的買盤。不久五元二五成了六千股，買家跑掉，貨家改掛五元二五，有十分鐘沒動靜，後來有買家的時候，却是出價五元一五，不久又成交了二千股，買家再出價五元〇五，賣方改掛五元一五，僵持了好半天。接近中午收市，結果是沽家沉不住氣，五元〇五相繼放出一萬八千股。

江河日下之勢，令得袁子才十分泄氣。打了電話回公司，問同事意見如何，招興邦、劉主任和朱姑娘他們研究結果，都認爲這是獲利回吐，是健全的表現，不妨靜觀其變。而他自己，有幾次差點按捺不住，伸手要去拿接到場內的直綫電話。

快近中午收市，稍見回彈，企硬於五元一角，有買盤而無賣盤。

袁子才眞有點驚魂甫定，捏一把汗，喘過口氣，便快快的趕到金龍酒樓去，佔定一張枱，等着另外幾個同事一

起出來吃午飯，好檢討今兒上午的市況，報告一下走勢。坐下之後，喝了一口普洱，掏出原子筆來在報紙的空白地方做着算術。計算下來，香江企業是比上週五收市落了二角五分，下跌比率是接近百分之五，跌幅也算厲害。再一算他這一個上午的損失，就是一千五百塊錢，差一丁點兒便是他三個月的薪水。肉痛心痛之餘在想到一張股經報上的名言：「有起有落，股市鐵律」，心裏便稍爲安慰一點。誰知道下午一市，不會平地一聲雷，躥高到五元六七角上面去的呢？

四

每日中午，香港中區下班的時間，無數的白領男女，一窩蜂的從各層高聳的商業大厦裏面湧到街上，跟大巴士、小巴士、有軌電車和私家車等等擠在一起，互相爭持一陣，不久便衝進酒樓餐廳和食肆中去；不相不識的十三四個人擠着一張食桌，嘶着喉嚨喊伙計，或者跟相熟的朋友隔着一張桌子談些賽狗賽馬和股票，問道：「又撈了多少？」將沫星子噴到旁人的北菰滑鷄瓦盅飯上去。到得遲了的，便呆守在別人的背後，焦躁的伸長脖子張望，看看是否有誰塡飽肚子作着萬事大吉的樣子，就一個箭步搶上去，要是另外也有人碰巧擠上來，便惡狠狠的睨人一眼，無聲的警告道：「請守秩序！」

這些白領男女們，全都很知好歹，不會胡亂摸上那些例必桌上放滿「×先生留座」的酒樓去，只是偶爾才會有些冒失鬼領着女朋友，撞上去問伙計：「兩個位子有嗎？」回答一定是十分簡單：「沒有！」雖然放眼一望，全個大廳鋪上白枱布的桌子，根本看不到有一個茶客。就是不知道那些清潔的杯子碗筷，在靜候着大老闆大經理的光臨。

大成酒家的樓座，井然有序的用活動屏封間格着些小房間，其中一個，便是白貴財每個中午例必留着的，跟其他的房間一樣，必有主人。

這房間的座上客，當然是白貴財，此外就是李必發和區大鵬等，倒是冶艷的女友舒海倫，絕不會在這個光天化日時候出現的。

今兒中午，除了幾個例常朋友之外，更來了利高股票行的會計主任高佬周，另外還有全興泰證券公司的上市代表鱷魚仔。

白貴財喝着濃黑的壽眉，嘉許的說：「我看着了，你們都很合作，幹得出色。」

「比上週收市，壓下了整整十個價位的了。」區大鵬夾着小雪茄說。

李必發接過話去說：「交投情況還算熱烈，就是不知道有場外跟着拋的沒有？」

鱷魚仔將濾嘴烟猛吸一口，嘶的一聲皺着眉頭噴出來，不大快活的說：「我這一檔，只有一個客仔跟風拋出二千股，那些人像是當寶貝，惜售得很。」

高佬周點點頭說：「情況眞是這樣，肯拋出的客戶少之又少，反而是有些還想吸進，不過我們多半也擋了回去。」

白貴財深沉的點點頭，分析說：「開頭是會這樣的了。就是香江企業的高大哥，上市前後，將宣傳攪得太好，前面的光景說得太動人，媽的什麼準備參加發展貨櫃運輸，又什麼興建高級住宅，還要向海外市場進軍，發展地產和酒店，更準備拿到倫敦去上市，簡直是胡說八道！」

「這是他該佩服的地方，不然怎麼能拿出一幅市郊的爛地皮，另外是兩層寫字樓，就能發行九百萬股一元票，刮一大筆，現在是躲起來點鈔票了！」

李必發這一說，一桌子的人也興的一聲笑起來。

區大鵬笑罷，往地上彈彈烟灰，以聯絡主任的身份問李必發：「老李，你還沒收集到今兒上午一市的入貨數字吧？」

「我是先後跟他們聯絡過一下，一個上午的成交數字，大概是二十萬股，有十分之八九全是自己玩的，一些是給場外客吸了去，基本上，我們公司是沒入到了多少貨。」

高佬周和鱷魚仔進一步證實李必發所說的可靠性。鱷魚仔說：

「這個價錢是沒收貨的道理的，白經理你說是不是？我們是會看着辦的了。」

白貴財哈哈笑着，重重的用肥厚的手掌分左右兩邊，拍着他們的肩頭，表示委予重任和無限的信任。

「好成績！根本沒進什麼貨，就已經把價錢壓了這許多，好成績！你們這班大哥果然是有點辦法的。」

李必發這位財政，粗略計算到，空出和空入的二十萬股，千分之二五的經紀佣暫時是不用計數的，他們是準備了在將來的利潤中分紅；實際所要付出的，只是千分之二的政府印花稅，總共不過是三幾千元的花費，也不禁脫口說道：「果然是好成績！」

鱷魚仔這時吃飽了肚子，用熱毛巾擦着手，又摘下眼

擦抹了一把臉，神氣的說：

「不是我誇口，我曾經只和一個拍檔隔一個市場互相拉扯，就將和寶在一個小時內放跌了六七毛錢，不費吹灰之力就乘低吸進了五萬股，等到場內外發覺的時候，將價位搶上，一個下午我們全數放出，哈哈，乾撈二三萬！」

高佬周揶揄的笑道：「不然，你這個綽號是怎麼來的！」

同桌的人，便都稱許的哄笑起來。

鱷魚仔說得興奮，便又建議：「我看，要是將香江企業放到五元以下，下午一市就能辦，何必跟他們那麼磨菇！」

李必發怔怔的望着他，看見高佬周也在附和着說：「眞的很容易，別的股份有大戶注意，你放他就乘低吸入，不容易放得動，但是香江企業，拿住的全是小戶，到時只須在市場放些空氣，說大戶出貨，做成大手交投，價位沒有不能大幅做低的。」

白貴財不動聲息，笑問李必發和區大鵬：「你們說呢？」

李必發咬着烟斗，沉吟半晌，道：「意見倒是好，只怕欲速不達。」

「老李說得對，」區大鵬點頭說：「要知道這樣大幅壓價，有兩個弊端。第一，恐怕會引起高董事的不滿，同時下滑太速，嚇着了小戶，令他們有了顧忌，將來我們要抬價出貨的時候，就會有困難。」

白貴財深明道理的連連點頭。鱷魚仔和高佬周，也就沒了言語。

區大鵬看看自己說得動聽，便又往下分析：「同時有一點最重要的，我們的目的是壓價入貨。壓價而入不到貨，這是白費勁！因爲下滑太速，那些小戶根本連知道跟着拋出的時間也沒有，等到落定了，價位已經很低，他們會看看拿着的票子是水瓜打狗，少了一截，就寧願咬着牙齦，死守着不放了。」

說到這裏，各人不禁佩服到嘴上來了。

於是白貴財往房外揚聲喚一句：「昌哥！我們走了！」

伙記含笑走進來，拿了他的五百元大鈔到櫃面結賬去。

將雪茄捺熄，放回外衣口袋裏的時候，微笑總結道：「不用急躁，用點文火熬一熬吧，反正時間還多着。」

五

股市十分壯旺，四個市場每日的成交額，由年初的二億元節節推進，繼而三億、四億、五億……根據統計，一年之間的交投，已經凌駕在香港出口總值之上。除開地產之外，其他行業，顯得黯然失色。

白貴財的文火政策，顯然敵不過市場烈燄的吹刮，熬來熬去，散戶手上的貨，總是不見多大肯拋出，當拋至四元左右，顯然遭遇到一股隱然的承接壓力，有點無法再越雷池半步之勢。

一個月的做市，總結下來，是壓了一元三角五分的價錢，但是所收進來的貨却是十分有限，只在四元六角左右吸進十萬股，再在接近四元時吸進二十萬股，要再壓價入貨，顯然十分困難，跟原定低做至三元，總共吸入五十萬股，還差了一大截路。

區大鵬和李必發開始有點氣餒，認爲地利人和都有了，就只欠了點天時，很有罷手的意思，但是死硬派的白貴財，以主席的身份說第一齣戲不能做得這麼糟糕，半途而廢，一定要堅持到底，不得成功不肯罷休。

區大鵬和李必發雖然很有點不服氣，但想想也是道理，一上台就唱得走腔走板，日後還怎麼能一台一台的再唱下去，也就沒了意見。

到了月底，白貴財召開會議。但是與會的證券公司代表，零星落索。依時出席的，只是鱷魚仔，是因爲白老細曾經用力地拍過他的肩頭的緣故。遲到二十分鐘的是利來公司的高佬周，環球股票行的大手筆，半小時後趕到的，就是經紀方和淡友陳。一共是來了五人，十一位代表中還不足半數。

區大鵬看看情勢不妙，連忙到處打電話去催請，但是沒誰肯來，回答是今天成交額太大，沒法抽得出時間，一派懶洋洋神氣。

「大家都很忙，」白貴財結果咬着雪茄，一條大腿跨坐在枱角上，「就我們幾個人談吧。看情形，事兒進行得不像預期的順利。」

淡友陳喪氣的說：「市道太旺，要做淡也做不來。看樣子，我這個淡友的招牌也要除了下來了。」

高佬周無精打彩坐在一旁，說道：「各種大細碼庄，無論是番鬼藍籌股、本地藍籌股、蚊型股和垃圾股，買賣盤都很多，幾乎是逢買必升的，我們反而在這個時候將香

江企業做淡，一來逆市而行，二來我們市場上每張枱只有兩個上市代表，無法兼顧得來……」

區大鵬聽得心情漸漸往下沉，不願再聽，管自摸出小雪茄來點火。

鱷魚仔看看幾個老細無甚表情，不想把話說得太過喪氣，以招老細們的不快，便搖擺着身子，改而用帶點信心的語氣和表情說：

「不過話說回來，在這樣的午市裏能有這樣的成績，算是不錯的了。我就不相信會一直旺下去，沒有個回市的日子。」

白貴財抖擻一下，含笑道：「對了，稍一回市，我們趁機會再做落三五七角，這就差不多了。」

希望的曙光，倏地又投進區大鵬和李必發的心中，正待發言，淡友陳早把話攔了過去：「不過這是要眉毛比辦子還長，只怕大家沒這份耐心。」

「前兒我們伙計稍一眼慢，就讓價位躥高了三四檔，好容易才吞吐了五萬股壓了回來。」大手筆這時沉不住氣了。

李必發實在有點動搖，便中肯的道：「白老，看情形，堅持也是無益。誰也料不到政府招投的幾幅官地以高價開出，仍然給財團以超過底價三四倍的價錢搶了去。地價天天上漲，地產股價必然追隨着上漲的，大市如此，非戰之罪。」

退堂鼓是打得十分響亮了，區大鵬和幾個代表，也齊聲附和，你一句我一句，將境況說得更爲不堪。

白貴財十分沉着，從櫃子裏摸出一瓶拔蘭地，神態自若的分別替各人倒了一點。利用斟酒喝酒的時間，在思考着這件面臨失敗的事。

等到跟大家喝了幾口之後，思考也就成熟了，哈哈一笑道：

「這樣吧，不再做淡就算了，反正手上也有了三十萬股，何不趁風駛艇，以進爲退，就此將價錢推上六七元去？」

他這話一出，氣氛立即活躍起來，恍惚有撥開雲霧，重見天日之感。

大家開始表現得很興奮，白貴財看看局勢已經給扭轉過來，便高興的再替各人添酒。

「我們是以半個月爲期，你們看：是不是可以把價錢做上六七元去？」他徵詢的問。

「當然可以，」鱷魚仔說：「這個市，垃圾也有人掃

的，要做好易如反掌，只是做淡才十分吃力。」

淡友陳和高佬周等，也十分同意這種說法。既然大家意思一致，接下來就是商談一些細節問題。

區大鵬建議，倒不如通過刊物上的股經專欄，傳出去一些利好消息。但立刻就遭李必發駁了下來；他是認爲，由他們來這一手，似有喧賓奪主之嫌。身爲香江企業董事的高福逑，恐怕會不高興。

這時鱷魚仔彆一下嘴道：「不用花功夫，只須我們跟客仔說一聲有大老細做庄家，即時就能傳了開去，你搶我搶，熱鬧就來了。」

「我們托着價錢，一收一放，連低價吸進的三十萬股也放了去，半個月就能完事。」高佬周喝了些酒，開始在打呵欠。

「這是好主意，多虧你們場內的老經驗想得出。」白貴財又伸直了兩條手臂，分別拍着他們的肩頭。

淡友陳給拍得有點飄飄然，便跟鱷魚仔和高佬周說：「就告訴他們，庄家要做上八元才肯罷休，讓那些大阿福信以爲眞，我們在六元左右便收手。」

大家聽得哈哈大笑。

會議在喝了大半瓶大號沙樽的時候，就愉快的結束。

第二天，市場內外，便有人耳語：「你別傳出去，香江企業有老細拿起來打庄。這老細是頭等好友，非要做到八元以上不肯作罷的。」

於是，趕忙入了貨的人，便又跟朋友耳語：「你別傳出去，香江企業……」

六

祝捷酒是到百萬金夜總會上去擺。

白貴財辦事，從來也很講派頭和意頭，所以就選了這一家夜總會。

今晚有東南亞紅歌星駐場，氣氛較之平常，更爲熱鬧。白貴財坐下，便說全港九的夜總會，經常能維持歌星水準的，就數這一家；至於氣派，是一流的，只可惜地方太闊太散了一點，所以音響設備雖也是一流，却只能收到二流的效果。不過沒要緊了，這年頭不同舊日上海外灘，要找每樣也一流的可就難了。

他早就打了電話來給這裏的經理，訂下了三張最好的枱子，一字兒排開，伴在舞池旁邊，跟音樂台相對着。

代表們到得八八九九，經紀行的經理也到了三幾個，

加上白貴財，李必發和區大鵬，就湊了一張枱子有多。今晚他們三個人，不約而同，都沒有帶同經常的女伴。原來區大鵬早就了好安排，坐下之後，看看男人到得差不多，伸着手指點一點人頭，走到電話間去，分別搖了電話到杜老誌和加美大舞廳，通知相熟的大班，馬上送十五位上好的小姐來。

不多一刻鐘，一羣千嬌百媚的女郎，魚貫而來，有領纏原隻貂鼠毛皮的、披狐裘的、迷你裙配黑得發亮的長靴的、有晚服胸口低得看得見乳溝的，各各爭妍鬥麗，只是有一點相同的，就是一式的綠眼影和假睫毛——這也許是很巧合的。

小姐到來，白貴財他們三人，就恰如拿着配售股份，分發到各經紀行去一樣，不論老少，一律獲得配給一位迷人小姐。

小姐們的大班，早就關照過她們：這是一班財神爺，不能怠慢。於是麗莎、菲菲、黛絲、夏夢、藍茜等等姐兒，都像患了軟骨症，也許該說是柔若無骨吧，全都靠到了她們的主顧身上，像早就是一雙熱戀中人，嫣然嬌笑，說道：

「發了大財啦！」

「衰鬼，還以爲你忘了我了！」

「唷！」當菲菲的大腿給男伴的手捏了一把的時候，遂佯作嬌嗔，咬一下嘴唇皮，湊到男伴的耳邊說：「我早看出你是頭色狼。可是我不怕，你今兒別想能灌得醉我！」

「哈哈……」聽着的男人魂魄兒一時出了竅，飄飄蕩蕩，那隻手就更加不規矩起來。

白貴財，李必發和區大鵬，各人揩着女伴，分別坐在三張枱子上，好作主人。

不用僕歐一點點兒斟酒那麼費功夫。每張桌子上，早就擱着兩瓶百萬金主人特爲貴客珍藏的拔蘭地。

高脚杯子全都倒得滿滿的。白貴財擎起杯子，先在自己的一張枱子上致祝酒詞，道：

「哈哈，今晚難得高朋滿座，小姐又是活色生香，該盡盡興了！小姐們聽着，誰要是不喝拔蘭地，就要打屁股！」

一桌子的人，哄然一聲笑起來。

「我們是旗開得勝，」他興奮的說下去，「合作得太好了。今晚這杯算是祝捷酒，往後還要擺慶功宴，來吧，先痛快的喝一杯！」

男男女女，嘻嘻哈哈的就喝了起來。

再斟上第二盞，他便擁着女伴，到別一張枱子上去挑起熱鬧。

連盡三盞，他便在女伴粉臉上親一口，得了個結論道：「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好音樂，出去跳舞吧！」

這時，台上的紅歌星露露，動人的在唱《沒有良心的人》，歌詞道：啊！沒良心的人！我把那眞情眞義，整個獻給你，爲何你忍心的把我拋棄？往日的山盟海誓都是假情意，如今使我空嘆息，啊……

白貴財放下杯子，和甜姐兒黛絲走下舞池，面對面的隔了二尺遠，舞着雙臂，一步高一步低的走起來。別看他頭髮眉毛花白，在舞池裏給强烈的音樂一催，就渾身是勁，活潑得有如小伙子，舞到興頭時，還對着池裏池外的人，嗨嗨的呼叫起來。

男仕們受了感染，也相繼牽着女伴走進舞池去。

這場歡樂一直繼續至深夜，打烊之前，侍者領班恭敬的送上賬單來，白貴財連看也不看，拿過了領班手上早預備好的原子筆，一揮手就簽了單，順便寫上「小賬二百大元」。至於兩家大舞廳送來的小姐，區大鵬早就關照過明兒把賬單送到他的宏大貿易行來。

一行人走出夜總會，先後十五部計程車，將他們捉對兒的送到酒店去。

七

白貴財斜靠在軟枕上，在跟李必發講電話。

海倫穿着玲瓏剔透的輕紗粉紅睡袍，在替他進行按摩。看看他的電話講個沒完沒了，不大高興的嘟着小嘴兒，在他耳邊膩着聲音道：

「行了沒有？講足四十分鐘了！」

白貴財的電話還沒放下，只伸出手去將她摟到懷裏。

海倫在翻着眼睛，無聊地在咬自己的長髮絲。聽得他跟李必發說：

「要是眞的，我們不妨再玩一手。」

李必發道：「我就是剛聽到這個消息，心思一動，便要跟你談一談。我們這個庄才放手，香江企業就像個泄了氣的皮球，價位天天的在下滑。」

「今兒收市價怎樣？」

「老區說，落到五元上面了。才一兩個星期左右，就

落了一塊五。」

「不過，」白貴財有點顧慮的說：「你猜猜，我們送過去給高福速的五百股電話，他不肯收，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摸不透。」

「老區說是他大鵝不啄小米，嫌少。我看是，他不想自己顯得小家子氣。反正他在這隻上市股份上，撈到盤滿缽滿，五百股電話，才是三萬塊左右，他是不會放在眼內的，你說是不是？」

「這麼說，我們這份人情，他是不領的了？」白貴財說。

「我看，人家是大人有大量，何況還是看在我的老臉皮上，不會計較的。」李必發說。

「那麼，你所聽到的，是眞的嗎？問過高福速沒有？」

李必發爲難的說：「我是不好意思當面問的，不然，他是認爲我這個人太囉唆，貪得無厭，想拿着他的香江企業發大財。所以，我是看，是不是還是通過你海倫的關係，再打聽一下，要是消息確實，我們就落手再幹一幹。」

「哈哈，好的，這容易辦！李老兄，我們就暫時談到這裏，讓我叫我海倫去了解一下吧，哈哈！」

放下了電話，舒海倫便嗔着問道：「又跟人家在說我什麼了？」

白貴財暢快的將她摟住，親了一下，說道：「海倫，要是我們相逢得早一點就好了，你才是我的賢內助！」

海倫翹着嘴唇啐他一口道：「你的賢內助？是在家裏！」

白貴財哈哈一笑，接着便和她道出，想再炒一炒香江企業，因爲李必發那邊，是打聽到高福速正要買入一幅數萬呎的爛地皮，有了一個發展超級市場的計劃，另外，還打算跟新世界換股；是一股新世界換二股香江企業，目前正在洽商得十分順利，就是不知道這消息是否確實。

海倫不大願意的說：「那麼，你們又要利用我了？」

白貴財忙說：「噓，我們算得是誰利用誰？我又不會待薄你的。」

海倫委屈的說：「你們上次，每人贏了六七十萬，可是只送了隻鑽石介指給我就算了。」

「我正在想着，該再送點什麼給你才好。你自己說好了，你想要什麼？」

「我想要股票。」海倫說。

「哈哈，好！」白貴財說：「我明兒給你五百股老爺車。」

「爲什麼要給我老爺車？看它走得慢吞吞的，不起勁。」

「你這可別小覷它，現在有了一套發展地產的具體計劃，另外又投資證券，我有了內部消息，不出三個月，就會升到一百過外。」白貴財用他硬硬的短鬚，擦着海倫嫩嫩的臉蛋，害得海倫咭咭的嬌笑，躲閃着嗔道：

「人家才討厭你的鬍鬚，刺得人家好痛！」

不多幾天，海倫果然就有了消息。海倫取得的消息，當然可靠，因爲她的一個拜把妹妹小玉是高福逑的半公開式情婦。由朱小玉處探問得來的消息，就和當面去問高福逑一樣。

這一天下午，區大鵬和李必發，聯袂到達白貴財的辦公室，白貴財便喜孜孜的將海倫所探得的消息，告訴他們，並且還知道，高福逑正在用橫手在壓着價錢入貨，等到消息相繼放出去以至正式宣佈的時候，價錢會做上八元五角。

區大鵬十分興奮，說道：「那麼，我們這就不用再袖手旁觀了。白翁打聽消息，眞有辦法！」

白貴財哈哈一笑，道：「區兄，我是送了五百股老爺車的呀！」

李必發便說：「白老是擁有一個最美麗的探子，連帶我們也受益不淺了！哈哈！」

「我們就放手進貨吧，各自爲政。不過，我以爲，要不動聲息，不要讓價位升得太急。等玩完這一手，我有個大計要和兩位商量一下。」

「是什麼大計呢？」二人很感興趣的問。

「哈哈，天機不可泄漏，總之是賺錢大計。看來玩完這一手，大家的本錢更加充足，事情就好辦了。我打算在六元以內，入三十萬股香江企業，兩位呢？」白貴財輕鬆的問。

「我當然也是三十萬股了。」李必發首先回答。

區大鵬說：「我也是。三個人一共入九十萬股。街外流通的全數有三百萬股，影響該不會太大吧！」

「那就一言爲定。」白貴財聲明，「我們一個月之內不能將價位搶高超過六元。二位以爲怎樣？」

李必發和區大鵬表示同意。

白貴財於是按鈴，將什役喚進來，吩咐開一瓶拔蘭地

進來。

這時區大鵬暗地裏一計算，猛然道：「不過有一個問題不能不知道——」

白貴財拿着酒正要喝，不禁問道：「什麼問題呢區兄？」

「我是算了一下，香江企業四月上市，現在是十月初了。半年期滿，董事手上的票就不再受到約束，可以自由拋放的。」

「噯！」白貴財聽得失聲叫道：「這是眞的，我們不能保證高福遂不會卸出董事貨。」

李必發這時哈哈笑道：「二位不必過慮，我知道高大哥日內就有遠行。是要到歐洲去作考察業務旅行，順便也爲香江企業在那邊接洽一些生意。一去就是一個月才能回來。」

「哈哈，要是眞的就巧極了！」白貴財笑瞇了眼說：「不過，李兄又打那兒知道的呢？」

區大鵬趕緊道：「必發兄和高大哥，也還是有點交情的，這些事當然會知道囉！」

「高大哥大概最遲下個星期一就去的了，去之前，照例會在各大報章上發佈遠行消息，以誌其盛。」李必發以示審愼的說：「我們可以在看到他的遠行消息，才從容入貨。等進飽了貨，他從歐洲回來，放出一連串關於香江企業的利好消息，我們就可以冷手拾個熱煎堆，何樂不爲？」

「好主意！」白貴財道：「我知道像他這號人，早有了個鹹水大鱷的綽號，人家斷不會替他改錯的。從歐洲回來，就必然會將市價做高，以替他卸出部份董事貨鋪路的。」

「我記得全數九百萬股裏頭，只將三百萬股上了市，他自己實際上還拿着四百五十萬股，另外張記財務公司擁有一百萬股，泰山企業持有五十萬股。要是他有辦法將利好消息放得好一點，將價錢托至八九元，市場承接力强，卸出一百幾十萬股是很輕鬆的事了。」區大鵬這一次，是以數字作如上的分析，該是瞭若指掌的了。

「要是讓他卸出一百萬股，給他這鹹水大鱷一個觔斗，又撈幾百萬回來了。」白貴財嚼着雪茄，一派不勝羨妒的神氣。

「但是，」李必發知足的道：「他是撈大錢，我們也撈個小錢吧，看來是絕沒問題的。」

「就這麼辦吧，我們只等他遠行的消息一出，就一塊

動手。」白貴財銜着大雪茄，站在他們二人中間，伸出手臂去摟住他們的肩頭，「我們一塊出去喝杯酒。」

「是該喝杯酒的！」李必發和區大鵬，異口同聲的附和。

果然到了星期天，許多報章的新聞版上，都有香江企業董事長高福遂赴歐考察業務的消息發表。次日中午，到啓德機場去送飛機的人很多，李必發也在送行之列，只可惜人太擁擠，找不到機會上前去握手，只和高福遂打過一個照面，就是不知道高福遂看在眼裏了沒有。

喪氣是喪氣了一點，但是目送高福遂戴着黑眼鏡步上雲梯，在進入機艙之前回過身來，遙遙的跟看台上送行的隊伍揮手，讓朋友用遠攝鏡拍照，也算是不枉此行。

離開看台，他立刻便到公共電話間，分別撥電話給他太太，女秘書和會計主任，替他搶入香江企業。半小時後，知道在五元二六之間入了五萬股，這才再撥電話去給白貴財和區大鵬，報告送行高福遂的經過，並且還說，高福遂握着他的手，殷殷垂詢他們炒了那一趟香江企業的事，以鞏固他在白貴財和區大鵬三個人之間的威信。

大戶玩把戲

一

香江企業董事長高福逑，並沒有離開香港，或者說得正確一點，是沒有到歐洲去考察什麼業務，只不過是飛到了倫敦，辦了點兒事務，便又回來。

去的時候，港九各報章，差不多都發佈了他的遠行消息，甚至還刊登了送機隊伍的照片，十分熱鬧，只是幾天後再飛回香港，下榻於香港大酒店，却是靜悄悄，只讓很少的幾個人知道。

朱小玉是最早知道的一個，其實她是在早一天，已經收到高福逑從倫敦拍回來的電報，叫她先在酒店訂好房間等着他。

這時他們見了面，像是久別重逢，何況更是安排得這麼神秘而又羅曼蒂克。

小玉吃吃的笑起來道：「你這人，眞會騙人家的耳目！」

「這樣好玩嗎？我們躲在這裏，眞是神不知鬼不覺！」高福逑擁着她問。

小玉一撇小嘴，道：「你不肯帶我一塊去，是怕你太太在那邊的耳目。我說你才是個胆小鬼！」

高福逑哈哈大笑，承認道：「算我是胆小鬼好了，我們就躲在這裏度一下蜜月吧！這眞是神仙一樣的生活！」

小玉哄他道：「虧你把赴歐洲考察業務的事，宣傳得這麼有聲有色，你這個人好蠱惑！」

「不這樣攪得有聲有色，誰會相信！」他說。

他伸手拉上窗帘。

外面是個晴藍的維多利亞海峽上空。

做罷一場白日夢，高福逑爬起來，靠在枕上點烟斗，邊吸着邊問：

「你的好朋友海倫呢？能不能找到她？」

小玉楞着眼珠子，不快的問道：「你是又要打她的主意了？」

「哈哈，吃醋了！」

「才不是，反正你除了你太太，外面的女人又不只是我一個。」朱小玉委屈的瞪着他，伸出手指去擰他的小鬍子。

高福速噴了口烟，懶洋洋的說：「反正現在我最寵的是你。你約她來吧，在上面餐廳等我，先別告訴她是我約她，我有些事要問問她。」

朱小玉沒奈何，拿起床頭電話，撥去找海倫。約好了後，高福速便跟小玉說：

「我順便還要辦點事，你自己去百貨公司走走吧。」說着便從鱷魚皮銀包裏抽出六七張五百元大鈔，塞到小玉手上去。

小玉將鈔票胡亂塞進小手袋，攏着頭髮的當兒，提醒他說：「你該知道海倫是白頭翁的人。」

高福速像沒聽見，拿起電話吩咐小玉替他接回公司去。

接電話的是馬志祥秘書，乍地裏聽到是高總經理的聲音，還以爲是越洋打回來的長途電話，立刻問道：「總經理大概已經到了巴黎了吧！」

高福速哈哈大笑起來，說道：「別那麼糊塗吧，我是在香港！」

「噢，總經理回來了？」馬秘書驚異得叫起來。

「噓，嚷得那麼響，要讓誰也知道不行！我是住在香港大酒店一二〇三號房間。」

馬秘書當即領悟，高總經理這樣悄悄回來，必定事有蹊蹺，忙道：「不會不會，總經理放心吧。剛才那一位，一定是朱小姐的聲音了！」

「就是她。我先問你，香江企業，今天是做什麼價錢？」

「噯！總經理，好奇怪，才不過是五個交易天，價位已經揚升到五元八九角了。」

高福速聽得一皺眉頭，「升得這麼快？成交量呢？」

「星期一是五十多萬股，星期二是四十八萬，星期三升至六十萬股，昨天也是六十萬多股，今天就還沒知道。」馬秘書翔實的打報告。

「是有點奇怪。」高福速思慮着在沉吟，「難道又有誰在做庄？你去查一查，然後再覆我。」

「好的，我馬上去調查一下。」馬秘書慌忙應諾。

到得傍晚，是和舒海倫約會的時間，高福速早就獨自一人在酒店餐廳裏等着。

不多久，舒海倫翩然而來，沒見着朱小玉，竟碰上高福遂，不禁大爲詫異。

「請坐下吧海倫！我知道你在奇怪什麼。」

「怎麼你不是去了歐洲的？」海倫問。

「又回來了，哈哈！不過，知道我回來了的，就只有小玉和你二人，你看我的安排巧妙吧？」

「噢！」海倫笑起來，「是很巧妙！這樣你和小玉在一塊，就沒人會騷擾，可以快快活活的度蜜月了！」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了。」高福遂說着，細看海倫豐姿綽約，眉黛含春，不禁有點心動，便作怪的一笑，說：「不過兩個人到底是寂寞一點，所以想邀請你一塊參加。」

海倫聽得先是一楞，接着粉臉泛紅，噗哧笑道：「你這高總經理好不正經，要討人家的便宜！讓我告訴我妹妹，她就會整治你的！」

高福遂又是哈哈一笑，吩咐侍者替海倫來一杯「白衣天使」。抓住海倫的手，望一眼她那枚鑽石介指，問道：「是你白老闆送的？」

海倫把手縮回去，委委屈屈的說：「他好吝嗇，是我替他辦了很多事才肯送的。」

「另外還有呢？」高福遂追問。

海倫笑起來，瞟他一眼道：「我不明白你爲什麼要問得那麼詳細！」

「沒什麼，」高福遂瞇縫着雙眼，笑道：「我是要看看他送的，我是不是可以加倍送給你。」

「噯，你——」

「怎樣？」

「我是在想，這樣會對不起小玉。」海倫閃着疑惑的眸子。

「她才不會跟你認眞的，放心吧！」高福遂瞪住她，愛憐的咂着舌頭，「你跟着白頭翁這號人物，實在是暴殄天物，我眞替你覺得可惜。」

海倫多情的瞟他一眼，怔忡的望着高脚杯子裏的調酒，輕息的說：「說實在話，他對我也是不錯的。我是不在乎，反正又不是打算和他做人世，只是怕你和他，到底也是商場上的朋友——」

高福遂啊哈一聲笑起來，說：「他才在我的香江企業上賺了一大筆，還沒把人情還給我哩！」

「這是眞的，他和區大鵬幾個人，每人撈了最少也有八九十萬，現在還打算趁你不在，再玩一手，沒料到你又

回來了。」海倫說着，又多情的向他送眼波。

高福速猛地領悟，怪道離開才是幾天，價錢就升了。心裏便有了個主意，說：

「眞是人心不足！哈哈，我就跟着他們也玩一手好了。」

接着，更從海倫嘴裏知道白貴財他們要在這個月內，壓着價錢每人入三十萬股香江企業。心裏十分不快，前兒李必發，還算仗着臉皮厚，有點老交情，知會了他一聲才打香江企業這個庄；這一次，竟然以爲得消息之先，不聲不響的就要借梃割禾，好大的胃口！他當然不會斤斤計較那一點子街外錢，就是氣惱他們對他毫不尊重！反正他悄悄回來，就是要想乘着香江企業價位下滑，吸入一定的數量，再依照原定計劃將價位推高；現在是暫且按下不表，先要這幾個小眉小眼的傢伙，知道一下小人行徑的惡果。

從餐廳出來，挽了海倫的手，一塊到酒店商場的珠寶店去，指着那些耀眼的鑽石介指便說：

「海倫，你看看喜歡那一枚？」

海倫給鑽石的光芒，炫得眼睛也差點睜不開來；指頭上那枚白豆般大小的鑽石，頓覺黯然失色。這時眼睛望着玻璃櫃中的大鑽，心裏暗暗欽佩高福速的氣派，大戶畢竟是大戶，怪道小玉每逢跟她在一塊，也是用了很不屑的語氣說及她的戶頭了。

那一盤一二十枚介指中，有五六卡的，有十卡和以上的，更有紅鑽和綠鑽，她挑來挑去，結果是挑了一枚八卡重的白鑽，高福速也沒意見。她就將原先的那一枚換下來，丟進手袋的角落去。

海倫這就更見嬌媚。走出珠寶店的時候，套着鑽介的手，就軟軟地勾搭在高福速的臂彎裏，緊緊偎在他身邊，若不勝情的仰着頸子問：

「要帶我去那裏，隨便你。」

高福速含笑說：「你還是回到白頭翁身邊去吧。」

海倫一怔，嗔笑着問：「爲什麼？是要我把你這枚介指給他看看？」

「才不是。我不要你提起我。你先打聽一下，待他們進齊了貨，就來找我好了。」

何等聰明的海倫，閃一閃眼睛就頓有所悟，道：「不許你到時候又打完齋不要和尚，把我趕開！」

高福速哈哈一笑，「我是怕你會跟小玉打架！」

「我才不會！」海倫輕咬一下嘴唇，低聲說：「我還以爲你今晚就要我！」

「我是在忙，才不急哪！」

高福遂說罷，殷勤的把她送上計程車，獨自咬着烟斗，在熙來攘往的尖沙咀碼頭上，怡然自得的看那些來去匆忙的白領男女。

對面尖沙咀火車站的老鐘樓，時針在指示着傍晚六點正。日暮時分，鐘樓背後是一片灰濛濛的天幕。

來往人叢中，恍惚看見一兩張相熟的臉孔，驀地記起了自己此時的神秘身份，趕忙就轉身回到酒店去。

像這樣擺脫了那許多包圍着他的人，偷偷摸摸，輕鬆而刺激，只覺有趣得很。

步進酒店大堂，遙見大炮酒吧門旁，正對着遊人，放着一尊老式小鋼炮。想起了裏面有許多美麗年青的露腰女侍應，風情得很，便要進去喝杯啤酒，忽聽得身旁有聲音喚道：

「嘻嘻！高經理！」

他暗吃一驚，回過臉去。糟透了，竟是股經晚報的記者周少中。心裏一沉，瞬即又恢復常態，輕鬆的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周大記者，眞巧！」

周少中諂媚的道：「我就是老遠看見像是高經理的了，原來是眞的。怎麼會回來了也不知會一聲我們報界？」

「噯！哈，是剛下了飛機不久！」

周少中便道：「我馬上就替你發些新聞稿。社會聞人的行蹤，我們怎能這麼疏忽，不向讀者報導一下的！」

「別忙，我們先進去喝杯啤酒吧！」高福遂說着，讓烟斗咬在嘴裏翹得老高，摟着周少中的肩頭，帶了他進酒吧去。

周少中瘦小的肩頭給那條粗胖的手臂擁住，覺得承担的份量可眞重，不免受寵若驚，也有點誠惶誠恐；一向習慣了的輕佻神態，竟不知所蹤，只是言詞訥訥，拘謹起來。

坐進圓圈高背籐椅裏，琴師在一個陰暗的角落，寂寞的在彈一具古老鋼琴；年青女侍應，款擺着裸着的纖小腰肢，含着淺笑，送上來冒出白色泡沫的啤酒。

點上烟斗，高福遂便問：「市場裏近來有些什麼消息沒有？」

周少中這時呷了口啤酒，舒適的坐在圈椅裏，神態已經從容一點，摸出香烟來，說道：「美元不穩，金價上漲，英磅跟美元掛了鈎子，給牽着鼻子走，宣佈固定滙率亦即是變相宣佈貶值，是早晚的事，所以大戶在入藍籌股，外資仍然源源不絕的流進來……」

高福遂用心的在聽着，目光時常給在眼前幌來幌去的漂亮女郎吸引了去。

「這麼說，香港人有福了！」他頻頻點着頭，冒出了這句話。

「不過，近來市場裏的人，在看短期內會有回市。」

「爲什麼？」他忙盯住周少中。

「近兩個星期來，恒生指數暴升了三百點，獲利回吐是理所當然的事，政府又在吵着要管制股市，大戶當然會借着這個機會壓市入貨的。」

「很是，很是！」他點點頭，接着不以爲然的說：「其實，管制？管他娘的！股市興旺，買的人賺錢，政府就賺更大的錢，股市今年的稅收，少說也有三億元，遠遠超過了出口的稅收。何況，這樣也要管，還能號稱是東方的民主櫥窗！」

周少中也很同意他的話，不屑的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一口氣批准了幾間證券交易所開業，又進行高地價政策，現在反過來說市民好賭博冒險，眞會裝模作樣。」說得興起，又道：「何況公司法例漏洞百出，讓張三李四也可以發行垃圾股上市——」

高福遂眼珠子一愣，倏地將嘴邊的烟斗拔下來。

周少中的話就此打住，後悔說溜了嘴，忙陪個笑臉，要將出了口的話兜住，忙說：「像高經理的香江企業這樣的好股，可說是替他們將場面全撐起來了！」

好漂亮得體的兩句話。

高福遂也覺得剛才過於失態，哈哈笑起來，將烟斗插回嘴裏。

「那裏的話！太捧場了！還要謝謝你們這些大記者的功勞才是！」他說。

周少中在香江企業上，是得過些好處的，配售的時候，他不遺餘力的在股市經濟版上，洋洋洒洒的寫了好大的篇幅去吹捧，原因很簡單，因爲他也直接在高福遂手上配到了二千股，跟其他的幾個奔走得很勤的記者一樣，吹捧起了，他自己也有直接的好處。其實這香江企業的底子他最清楚，高福遂不過是見獵心喜，將自己公司名下的兩個二千呎的商業單位撥出來，另外再向銀行借了五百萬元，向老朋友劉笙購入了一幅舊樓地皮，和低下給自己和劉笙留了五十萬元的回佣，然後再送了二千股牛奶給會計師樓的某某，賬面就弄得又漂亮又清楚，接着又先後送出了五千股香港電燈……這些，全都在他肚子裏，只不過，這是個花花世界，正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他在香江企業上市之後也分了點好處之餘，就更是對高福遂敬服了。

此時二人言笑甚歡，周少中見機不可失，便試探着問：「近日香江企業看來勁道很足，我有個親戚想在六元左右買進一些，就是問我好不好，當我是董事一樣，哈哈！」

高福遂聽出了裏面的意思，便道：「我看，倒不如玩玩九龍倉吧。」

「九龍倉已經升了不少了，現在是二百七十四，還可以進嗎？」周少中着緊的問。

高福遂索興就賣了這個順水人情，和盤托出道：「我有兩個外國朋友打電報給我，叫我介紹一家可靠的經紀行，電滙一百萬美元來這裏，叮囑在三百元以內入貨，我自己也跟進了五十萬元。可靠消息透露，九倉日後便會有和其他公司換股，而且本身所擁有的地皮大幅度升值，貨倉貨運等又賺了大錢，送股拆細，事在必行的了。」

周少中聽得十分歡喜，緊記於心，說道：「這樣，我也要玩三五百股了。」

高福遂就補充道：「你要是二百七八十元買了，日後虧了本，我就用香江企業補償給你，行了吧？」

「噯！這倒不敢！嘻嘻！」周少中說。高福遂對他如此推心置腹，實在太好了，眞令他感激零涕。

「不過，有件事我要你替我辦一辦。」高福遂看看該是說這話的時候了。

「什麼事呢？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

「就是我這一趟匆匆回來，沒讓外面朋友知道，是爲了辦一點私人的事，你能替我不說出去嗎？」

「噯，當然！當然可以！我當作不知道就是了！」

二

天皇夜總會今晚有一流的菲律賓大樂隊，寶島來的淚盈歌后又很有號召力，十點鐘還不到，許多紳士淑女都給穿體面制服的僕歐禮貌地謝絕進場，令得不少男女失望而退。

這時高福逑伴着兩位高貴的小姐，從容前來。穿長狐毛披風，晚禮服裙長曳地的，是朱小玉；穿中庸裙蓋着喇叭長褲子的，是舒海倫。海倫的肩頭上，圍着全隻雪山飛鼠毛皮，由一枚用十顆小鑽石綴成的閃亮胸針別住，與手指上那隻八克拉鑽介互相輝映。

從酒店出來的時候，高福逑已經喝了半瓶酒，這時醉態可掬，兩隻手臂分別左右攙住兩位女友的腰肢。

僕歐帶着笑臉迎上來，問道：「請問留了座沒有？」

「沒有。」他說，「替我找一張遠一點的枱子。」

「很抱歉！今晚老早就客滿了。」僕歐說。

「爲什麼沒有枱子？」他氣惱的從嘴裏拔下烟斗。

僕歐陪笑道：「人客太多，實在沒辦法！」

乘着酒意，高福逑的火氣冒上來，傲然的粗着聲音道：「我說有就有！一定還有的，叫你們楊經理來！」

僕歐皺一下眉頭，囁嚅道：「先生，眞對不起，這個時候找不到楊經理的。」

高福逑揚一下烟斗，咆哮道：「叫你們余仲仙董事！我就不相信他這間幾千呎的夜總會，也給我高福逑找不到一張枱子！」

朱小玉很知道他是因爲喝了酒，才會這樣使性子，便好歹勸道：「算了吧，沒地方就到別家去，何必那麼動氣！」

但他正氣在上頭，激怒的叫嚷：「不行，我上夜總會，從來沒試過沒枱子給我的！」

這時驚動了侍者領班，忙上前來調解，一看原來是香江企業的董事長高福逑，又是帶着酒意，忙使眼色吩咐伙計退下去，親自恭敬的問明情由，陪着笑解釋道：「這伙記是新來的，他不知道是高經理。請到這邊來吧，我們楊經理倒是留了一張枱子的！」

接着便將他們三位貴賓，領到一張小方桌上，撤去了

上面「貴賓留座」的牌子，吩咐伙計點上燈。

坐下之後，高福逑仍然憤憤然的在咕嘮，隔着黑壓壓一望無際的男女放眼一望，只有舞池在當中亮晶晶的空着，太空玻璃球在天花板上慢慢轉動，洒出來無數七色的星星點點，落在黑暗裏，遊過紳士淑女們的臉上和衣服上，令人像處身在運動的宇宙之中，飄飄然如在太虛。

淚盈歌后從台上緩緩步下舞池，聲淚俱下的在唱「你把愛情還給我」。指着坐近舞池旁邊的一位男客唱道：「你把愛情還給我！你已經對我無情，爲什麼還要叫我受折磨……」

僕歐爲他們送上酒，高福逑便拿起杯子，邀兩位女友共飲，接着哈哈的問海倫：

「你的東家，有要你把愛情還給他沒有？」

舒海倫嬌嗔的瞟他一眼，輕咬嘴唇皮說：「我才不跟你說了！」

朱小玉恨恨的道：「別得意啦，有道是君子不奪人之所愛，看白頭翁會恨死你的。」

高福逑順一下唇上的小鬍子，不屑的說：「這等小家子氣的人，我才不會在乎！」接着湊到海倫耳邊，伸着嘴巴，在香香的臉兒上很響的吻了一口，想想覺得表現得有點偏心，怕小玉會生氣，也轉過臉去，將小玉摟到身旁來，嘖的一聲，吻得隣座也能聽得見。

「對了，海倫，你知道白頭翁收齊了貨沒有？」他問。

「聽說收齊了。」舒海倫笑起來，「他們還在等着你回來哩！」

「太賞臉了，哈哈……」他說着。便起身去打電話給馬秘書，吩咐明天就開始替他放貨。他要及時湊上大戶壓市出貨的時間，讓那起人措手不及，那時看着可就樂了，更何況現在價錢又是在六元二三，也該調些頭寸回來，因爲龍玉嵩那傢伙，是只認銀紙不認股票的，有了現金，跟他談那幅爛地皮就不會有多大問題了。

馬志祥秘書在電話裏說：「高經理，這件事好奇怪，怎麼外面，已經有了我們香江企業收購龍玉嵩公司的傳說了呢？還在報紙上的『金魚缸雜碎』專欄裏面，看見不止提了兩次，又說我們的香江企業，不出一個月，就會攀到九元的高價。」

高福逑先是聽得一怔，接着笑罵道：「那些人，是乘着老子不在，就在自說自話，諸多擺佈了！好啦，我就讓他們的話兌現吧。」他心裏當然知道，全是白貴財、李必

發和區大鵬幾個人，爲他們每人手上三十萬股香江企業的倉貨而做的消息，先將價錢托一下，爲他考察回來，對外公佈一連串的利好消息，先打個底子。苦心是苦心了，只是太過自作主張，將他老人家激惱了。他當然還知道他們是在太平山銀行做倉的，通常只做三成的倉，是他們的老把戲，政府高叫銀行自律，勿對股票作過高成數的抵押，但這是自說自話；目下最好的放款途徑，就是股票市場，要不然，銀行裏的大量銀根，怎樣去找出路？息口麼？暗下裏好說話，然而有什麼風吹草動，太平山銀行的總經理招無常，可就不是個容易說話的人了，押入股票的市價要是下跌一二成，立刻就會鐵面無情，要不迅速補價，就會替你賤價拋出洗倉……他就是要看看這場活劇，叫白貴財他們嚐嚐狼狽的滋味。

「要放出多少呢高經理？」馬志祥問。

「多少也沒關係，反正我手上有的是。」高福遂說。「只要街外發見董事貨，自然就慌張起來，會跌個不亦樂乎的。」

「一下子跌光了怎麼辦？」

「你幹嗎老糊塗了！」他叫嚷起來，「我的香江企業要是跌光了，那才叫奇怪！你儘管暗裏拋出，在五元以上絕不吸入，四元五角才開始從容補進，下一步的計劃你先不用管。」

馬志祥秘書唯唯應諾：「我依着總經理的意思辦吧，反正我有幾個好朋友在市場裏，會很合作的。」

高福遂發號師令完畢，正待收綫，却聽得馬秘書說：「高經理，這個多月來，我像是聽見外面在說你的壞話。」

「噯！」他怔住了，「是關於那一方面的？」因爲他知道，外間要是起了他的流言，一定會有好幾個方面的。第一件可能是關於他的風流事，第二件，會是生意經營手法方面，第三件，是跟發行股票有關的了。

馬志祥喃吶一會，終於說：「有些人，說總經理不講道義。」

「我什麼事情不講道義了？」他不快的問。

「是關於半年前攪香江企業上市的事，人家說，你跟太平山銀行借了五百萬買了灣仔那幅爛地皮，事前說好了股票上市時，就用三百萬股還給銀行。另外二百萬就付現金！」

高福遂聽得說了句野話。「股票和Cash不是一樣？我還足五百萬塊Cash外帶利息，他們不也是一樣佔了大便宜？五百萬才拿出來轉一轉！就乾賺了我差不多十萬塊的

利息，眞是人心不足！」

馬秘書解釋說：「但是那些人說，要是三百萬股股票，跟三百萬現金，是不一樣的——」接着站回主事這一邊來，不值的笑道：「其實那是小人的言語，我聽了很替總經理不值，當即力斥其非，讓他們明白，做銀行是爲了賺利息，不是爲了賺股票的！試問世間那有這麼便宜的事，借幾百萬塊出來，居然可以賺回幾百萬股超值幾倍的股票的？」

高福遂聽得有點痛恨，說：「對了，那些說閑話的人全是不負責任的傢伙，別管他們吧！」

三

週一的股市，十點鐘開市時，乘着上週尾市的壯旺氣勢，一度上升至十一點鐘。高福遂十分關心這一天的市，這時他還是在酒店套房的床上，在看海倫穿了肉感的睡衣在梳頭髮。

這種虛火式的上升，他十分瞭然，正好是利用的時刻。昨天較早時候，他就知道某銀行和一超級「過江龍」大戶，要大量出貨，是套現罷手，還是壓市入貨，他就不便探究，只是知道這些已經很足夠了。

準十時，他就用床頭電話跟經紀行的馬經理聯絡上，接着知道中小戶在興致勃勃的追價搶貨，正合心意，便說：「今天我也想加入玩玩這個搶帽子遊戲了，哈哈！」

馬經理問他：「高老闆要入些什麼呢？」他試過兩趟跟這大戶一收一放，都賺了些錢，於是對高福遂十分敬重。

「他們要帽子，我就先拋給他們好了，替我三百八十左右空出二千滙豐倫敦，照價走五千置地，一萬會德豐A……」

十時四十五分，經紀行報來，全數放出。

他鬆懈下來，走到梳粧枱旁，待要將海倫抱到床上去，電話又響，海倫嗤的一聲笑道：

「忙你的去吧！」

他嘻嘻一笑，拿起電話，是馬秘書的聲音。十點零五分起，這是馬秘書報來的第四次電話了。

第一次：香江企業硬挺在六元三角，三家經紀行總共代沽出了二萬股。

第二次，升上六元三五，再沽出二萬股。

第三次，再升上六元四角——高福遂吩咐停止沽出。

這一次，馬秘書訴苦說：「香江企業還是穩站在原價上，眞沒辦法。好不好推一大把出去，將它放倒下來？」

他從容的安慰道：「別急躁，現在放貨，是白費氣力。等會見到市氣一泄，才乘勢助它一把，我就不信今天不在五元五角上面收市。」

馬志祥秘書從來都很服膺他這主子，別的不說，單是看着主子長袖善舞，從容不迫的，平白弄出隻香江企業股票來，就夠他五體投地。他就常背了高福速在朋輩面前說：「這傢伙，心術手段如何且不去說，單是他的絕頂聰明，運籌帷幄，一九六一年的時候還是穿雙木屐，八九月大熱天時，爲了交舖頭的電費，扛了把座地風扇去當舖，跟今天少說也有八九百萬身家相比，就夠你跪着寫個服字。」

這時候，他才猛然醒悟到，主子可能洞燭先機，今兒的後市，定會晚節不保。立刻便搖電話給他的經紀，叮囑代爲空出一千股滙豐倫敦。

十一點零五分，馬志祥秘書喜孜孜的報來電話，原來市氣一泄，中小戶洞悉了大戶出貨，紛紛縮手，惶惑間眼看着熱門大價股直綫報落，心裏再一慌亂，就跟着拋放，市勢便如江河日下，一瀉無法收拾。直至中午將近收市，才見穩站在低水平上，高福速此時才從容補倉。只這麼一放一收，半天的交易時間，無本生意的純利，就在十五萬元之譜，並不太令他滿意。

中午，跟海倫和小玉在酒店餐廳進罷午膳，接着便要去赴龍玉嵩的約會。

半島酒店的茶座，人多眼雜，不宜出現，馬秘書早就替他們將約會地點定在文華酒店頂樓。

由九龍半島僱計程車，穿過海底隧道到達愛丁堡廣場，不消十五分鐘。到達文華頂樓餐廳，馬志祥早已在等着，見到「波士」之後，立刻便說：

「總經理眞是目光如炬，旺市只支持到十一點就潰不成軍，看來下午和明天的市，仍然會疲軟下去的，市場已經有點人心惶惶了。」

高福速掀一下嘴角，不在意的問：「香江企業怎樣了？」

「三個市場都五元六五收市。」馬志祥回答，看見高福速在裝烟斗，忙掏出一隻閃着金光的打火機來。這打火機的特別處，是能將掣鈕一撥，火燄便往下斜射出去，專爲點烟斗用的。他自己當然不是用烟斗的。

「很好，」高福速吸亮了烟斗，點點頭，「明天就見五元二三，後天四元八九——對了，你知道白頭翁他們手

上的香江企業怎樣了？」

「沒什麼動靜，他們只當是大市扯落，不大在意的。」

「哈哈，」高福逑笑起來，「他們是在等我的利好消息。過兩天，就等太平山銀行的無常鬼治他們一治吧！」

不久，滿頭花的龍玉嵩來到。看他那樣子，是個乾疲老頭，但兩頰却給人參鹿茸等補得現了兩暈紅光。

才坐下，便笑道：「高老兄怎麼回來得這樣神不知鬼不覺？你的電話一來，還嚇了我一跳。」

馬秘書向他敬了烟，點了火，高福逑便笑道：「這樣好談我們的事，不然事情沒談好，外面的敏感人士，就會大事渲染，討厭得要命。」

「這倒是眞的，近來外面已經起了點謠言，說老兄要收購小弟的公司了。」

高福逑撇嘴道：「那些人太不像話，老是捕風捉影的做文章，他們一定是知道我們兩的老交情，前些時候又多在一起，所以就想當然起來了——不過話又說回來，要是我們香江企業和你老的玉嵩公司携手合作發展，倒是件兩蒙其利的事。」

龍玉嵩審愼的抽了半晌紙烟，方才道：「高老兄，打開天窗說亮話，小弟這置業公司，是弄了幾十年才有今天，仍然規模小得可憐——」

「那裏那裏，你老過謙了。」

「這是眞的，所以，雖然是一副爛家當，小弟也是不忍將它歸入你們香江企業名下的，至於前兒談及的那幅地——」

「噯，對了，我們可以先談談那幅地的。」高福逑知道這老傢伙頑固得可以，忙將話題撥到這上面去，先拿出了他這幅地，其他的事以後再斟酌。

龍玉嵩有一幅二萬餘方呎的爛地，是在官塘山邊，幾年來都只蓋了個小廠房，租給人家製醬油和做修理汽車。沒料到年來地皮價值飛漲，他就將這小廠收回，要利用一下。前兒才和高福逑談過，他要價是四百五十萬，高福逑是出四百萬，沒有談攏。這一趟，高福逑就決定答應四百五十萬購下來，這樣，助一下聲威，屆時將香江企業推上九元是不難的，更何況要是沒有新地皮加入，股票市價做得過高，要維持不太寒酸的盈利率就更沒把握了。

這時他正待開口，却聽得龍玉嵩先說道：「不過，現在事情眞叫我爲難，我跟你是老交情，當然是該讓你有個優先權利。前兩天你走了之後，就有人來和我接洽，出價五百萬購我那幅地，你看怎麼辦？」

高福速和馬秘書聽得一怔，沒料到這老傢伙老得一點也不糊塗，何況還是在這個骨節眼兒上頭。

「這不是要叫到二百四五十元一呎了？沒這可能吧？」高福速瞪着眼珠子，心想這老頭子又要在吊價錢。

「不瞞你老兄，」龍玉嵩說：「那人就是許地福，他是要急着辦股票上市。」

高福速就明白這事是眞的了。許地福這位紳士，爲人可絕不紳士，一定是看見別人撈錢撈得這麼容易，也眼紅了。其實他的才幹行業，和地產置業，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

「原來是他！不過，目前羣情鼎沸，都在叫嚷垃圾股充斥市場，當局也揚言要好好整頓一下股市，先行飭令各交易所好自爲之的了。」他說。

龍玉嵩道：「話是這麼說，但是憑了他的面子，要趕這最後一趟肥水也是不難的。再說，地價高漲，還是拜了政府的高地價政策，還有你們這些地產股票之賜！哈哈，連我這不玩股票的也有了點好處。」

高福速皺一下眉頭，轉過臉去問馬志祥：「馬秘書，你看怎樣？」

馬志祥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便說：「遲來三日，就要多付了五十萬。我看，龍經理和高經理這麼老交情，就讓我們高經理得個優先吧。」

「對了，」高福速點點頭道：「就這麼辦吧。」

「不行，」龍玉嵩說：「要這樣，我對許地福也不好交待。他到底也是我妻舅的表兄。」

「這老傢伙眞難對付！」高福速在心裏說。「你的意思又要多少呢？」他嘴裏問。

「五百三十萬。」

馬秘書忙轉眼去看高福速的臉色，以爲高福速會生氣。可是不，高福速竟然爽快得很，說：

「好吧，算是說好了——爲了要你老更容易交待，對外的賬目，就當是六百萬吧。」

龍玉嵩楞了一忽，終於悟出個所以然來，點頭說：「哈哈，這沒關係！」

馬秘書暗暗佩服高福速的大刀闊斧。

這時高福速十分快樂，說：「我們半個月內簽約，到時全部現金付款，是你老的意思了吧？哈哈……」

四

下午的天氣並不太暖和，可是區大鵬夾着個丁方三呎

的鱷魚皮包，走上李必發的寫字樓的時候，竟是冒了滿頭大汗。

抹着汗水衝進經理室去，衝着李必發便叫起來：「老李，這一趟我們是到了末日了！」

李必發正在爲今兒香江企業的三元八角收市價在吶悶。他手上的三十萬股五元二角左右掃回來的價錢，才是五個交易天，就明顯地下跌了百分之二十，跟最高價六元五角相比，就是下跌百分之三十幾，起初他只以爲這是大市調整，藍籌股尚且下跌甚巨，更何況垃圾股仔，給拉低了是很自然的事；但由週四開始，大市漸見穩好，且有歐洲「熱錢」湧來的跡象，而香江企業竟一蹶不振，繼續下瀉，不免惶惑得打了半天電話，也尋不出個道理。

這時看見區大鵬氣急敗壞的走進來，才說了那句泄氣話，就擺開兩條腿，深深地倒在沙發上。不禁心裏卜通一跳，囁嚅着問：

「老兄，什麼事了？我正在爲我們的香江企業心煩，可是查不出個原因來。」

區大鵬也不打話，拉開手提公事包，從裏面抽出幾張印刷得很精緻的文件，丟到他的辦公桌上去。

「不明白就看看好了。」

李必發摘下眼鏡，疑惑地拿起文件審視着。

這便是香江企業的股票，每份二千股。兩個月前他就是在這隻股票上撈了八九十萬，只是到現在才開了眼界，原來香江企業的股票，是這個樣子的。

「這有什麼特別？」他抬起頭去望着半死不活似的區大鵬。

「還不算特別？」區大鵬悶着聲音說：「這是董事票呀！」

李必發聽得腦門子錚鐙的一聲響，上顎的一排假牙跌了下來，雙眼睜得老大，眼珠子突了出來，問道：「市面發現了董事票了？」

「多得滿街亂飛了！李老兄，這一趟，我們算是栽了一把，人算不如天算了！」

李必發那張蟹殼臉一片紅一片白。因爲他除開那三十萬股之外，還早暗中在六元一二的時候，再在太平山銀行做了十萬股的倉。他當然不知道區大鵬也另外在大利經紀行裏面，也有着十萬香江企業的倉貨。

「情形很嚴重，我們立刻找白頭翁商量一下才行！」

他拿起電話便撥到白貴財的辦公室去。

白貴財這時正氣在上頭。氣的是什麼？原來是方才知

道情婦舒海倫，楊花水性不改，已經投到高福逑的懷裏了。好容易他才用電話找着了舒海倫，責問她這算是什麼意思，什麼人那裏不好去，偏要去投高福逑？但舒海倫只是冷冷的說：

「這你不能怪我，人家隨隨便便買給我的鑽石介指也比你買的大一倍，你要是想要回去，改天我叫小玉拿回來給你，省得你心痛，一夜睡不着。」

他正要咆哮，可是海倫早丟下了電話。

李必發和區大鵬趕到他辦公室的時候，只看見他四平八正的靠在安樂辦公椅上，臉上青一陣白一陣，那半截雪茄，早給嚼個稀爛。他們還以爲他已經知道了香江企業見了董事票的事。

李必發嘆口氣，坐下之後說：「眞是莫名其妙，竟然會有這樣的事！」

區大鵬在旁，頻頻擦汗水，苦着臉，還是那句話：「人算不如天算！這是叫自尋煩惱！」

白貴財這時狠狠的噴出一句野話：「他媽的這婊子！眞枉我白白在她身上花錢！」

李必發和區大鵬聽得面面相覷，不明所以。

「什麼人那裏不好去，竟然要去投高福逑那個白牌紳士，分明是跟我開玩笑！」白貴財氣得全身在顫抖。

「什麼？你是說海倫？」李必發問道。

「女人心，海底針！眞是沒說錯的。」白貴財恨恨的在罵。

李必發詫異的問：「海倫跟了高福逑？這眞沒想到。」

區大鵬本來也側聞過這樣的謠言，但一直不敢說出口來，他只以爲，這是不可能的事。此時聽得白貴財用自己的說話證實了這件事，不禁啊的一聲叫起來：

「這麼說，我們是可能給這個女人出賣了。」

白貴財嗆的一聲，吐出一口辛辣的烟葉，忙問道：「區兄，這話是怎說的？」

李必發登時就明白區大鵬的猜度，失聲道：「對了，九成是給這女人出賣了！」

白貴財有點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正待再問爲什麼，便聽得李必發道：

「白翁，自古有道，紅顏禍水，是沒錯的。我們是進了那老狐狸的圈套了。」

「我剛發現，原來白牌紳士早就暗中散出滿街滿巷的董事票，看來是連賣菜婆手上也有了。」區大鵬有氣沒力的說。

白貴財驀地聽得兩道白眉毛抖了一抖，就兩眼發直，篤定的坐着，有如一尊泥菩薩。

這女人，眞的太可恨了！記得她往日百般溫柔，狠起來竟是這般無情無義！試想他白貴財老謀深算，從來沒有出過差錯的，今兒臨到老邁之年，平白的栽在個女人手裏，錢銀事小，這口氣，還有這張撐了幾十年的老臉皮，眞是他奶奶的祖宗十八代也蒙了羞辱！以後更可以憑藉些什麼去撐持這種局面？眞不敢去想了……

「白老，白老！」李必發看着他臉色由紅而白，目光煥散，以爲這一刺激，要害他送掉老命。因爲聽說，他是有高血壓的毛病的。

「白翁，白翁……」區大鵬也慌張起來。

回過一口氣，白貴財雙眼翻了一翻，牙齦狠狠一咬，額上暴着青筋，切齒道：「女人女人！她們要你在她們身上耗盡精力，然後就落井下石！熱情起來可以把你烙掉，冷酷起來就是凉血動物……」

李必發所關心的，只是當前急待解決的問題。那有興致去跟他一塊咒罵女人！便道：

「白老，蟬曳殘聲過別枝，算了吧，反正這世界上，女人多的是！」

「對了，」區大鵬煩躁的說：「還是想想我們的事吧，我剛才就是聽說，高福遂回來了，有人見到過他。」

「他回來了？」李必發暴着眼珠子問，「怎麼不聲不響的？那麼鬼鬼祟祟？」

「哼，那老狐狸，原來是躲了起來操縱香江企業，我們算是被奸人所害了。」白貴財摸着頭上的銀絲，這一趟忘了愛惜的輕撫，竟抹落了三五根來。

「你看我們該怎辦？」李必發問。

「事情是迫在眉睫了，眞該有個力挽狂瀾之法才成！」區大鵬迫切的寄望於白貴財拿出他的力量。

白貴財搖着腦袋說：「我們的力量有多少，白牌紳士怎會不知道？何況那不要臉的賽貨，到了他那邊，還有不將我們的底子全透露出去？此之謂惟女子與小人難養也！」

區大鵬焦慮的道：「要是這樣，他是要把我們那批倉貨迫了出來才肯罷手了！」

李必發點點頭道：「要是他存心這樣，看來就是了。要不是存心這樣，也是誤中副車，我們同樣要遭殃的。」

這時案頭電話凑熱鬧般，大響起來。

「喂？」白貴財拿起電話。

「是白老闆吧？」電話裏溫和的聲音，他認得是太平山銀行的總經理招無常。白貴財當下心裏卜通一跳，他當然知道招無常要跟他談什麼了。別以爲他語調溫和，許多商場中的老將，一個不愼，轉不過彎來，就要毫無反抗的給他吃掉。——這老傢伙沒改錯名字，簡直是隻無常鬼！白貴財就曾經跟朋友這樣談笑間說過。

無常鬼這時要來吃他們了——三個人的神色，登時緊張起來。

「哈哈！」招無常說，「白老闆，這一　你們是幹嗎的？我還以爲你們會有什麼奇謀妙計，誰知道是縛着手在捱揍！怎樣？我在替你們很焦急哪！」

白貴財抽出手帕擦額上的汗水。極力讓自己鎭定，說道：「嘻嘻，招經理，我正要跟你通這個電話。」

「這很好，大家談談吧。」招無常慢條斯理的說，「大家都是生意上的人。都不希望招致些什麼損失，這是銀行對存款客戶該有的責任——」

「我知道，就是爲了這件事，我想請你們銀行通融三五天——」

「這是人情上的事，我和你白老闆該是沒說的。」招無常說，「只是這是銀行的業務上的事，我上頭還有一班董事，要有個什麼差池，我這經理，是吃不了要兜着走的。嘻嘻，所以，這件事，無論如何，請幫個忙，讓我好對上頭有個交待。」

白貴財知道這無常鬼，嘴上的話說得好聽，心却是用乾冰造的。便不再懇求什麼，只說：

「那麼，招經理你打算怎麼樣處理呢？」

「對了，我們該說得明白一點，大家就好辦事情。今兒香江企業在三元八角收市，高福遂在拼命拋出董事貨。你們該是知道的吧？」

「知道，我們料不到他會來這一手。」

「他一來是要套現，好收購龍玉嵩那幅爛地皮，二來是要壓市，你們有個應付的辦法沒有？」

「我們正在商量着應付。」白貴財說。

「他對你們是太不留情面了！不過，一將功成萬骨枯，是自古皆然的。我是在想，下個週一中午之前，你們最好能轉一百萬塊進來補價——呃，這樣吧。八十萬也勉强了，該是輕易能辦到的吧？這樣就大家也好辦事。」

白貴財十分爲難，說道：「能延遲到下週三的中午嗎？我是有一筆錢，要週三才調得回來。」

「這也行，不過，週一的市，要是再落到三元五角，

我就要依合約，全部替你們割掉的了。你們最好能想辦法托一托價錢。」

白貴財氣惱得想擲電話。無奈肉在砧板，上擲電話這一回輪不到他了。只好裝作輕輕鬆鬆的道：「好的，就這麼辦吧。」

丟下電話，白貴財一臉煞白的攤一攤手道：「現在是四面楚歌了，你們看怎辦？」

區大鵬的底子，早就因爲做香江企業的倉，給掏空了，這時只有心焦如焚，再也沒有半點主意。李必發也早在這事兒上費盡氣力，這時苦着臉道：

「白老，我們是同坐在一條破船上了，現在只有你才能掌舵，你就拿個主意吧。」

白貴財拚命的在吸雪茄，雙眼一翻，道：「好吧，他老人家這麼不講情面，我們只好背城借一，作一死戰了。」

區大鵬和李必發當下緊張起來，忙都湊了上去。問道：「怎麼個辦法呢？我們是奉你老做老大哥，會言聽計從的。」

白貴財揮着雪茄，發狠的道：「明兒我們分頭將香江企業全數掃入，無論如何不能讓價錢再落下去。我他娘的要半天之內將價錢做到四元以上。」

區大鵬眨巴着灰茫茫的眼睛在發楞。

李必發道：「這叫做跟紅頂白，就不知能不能濟事！」

白貴財道：「當然要借助那些報紙之力了，區老兄，你不是跟香江股報他們相熟的？大不了就送三幾千塊給他，登一些吹捧的稿子。」

區大鵬道：「這能辦，股報的老編很吃這一套的，前兒老江要做保華建築，只花了二千塊，就母牛那麼大隻字做標題，一連替他做了兩天的文章。」

「好的，這三五千，是要花一花的了。區老兄，這件事你去辦吧。今兒的晚報，明兒的早報，也要配合得起來才行。」白貴財發號施令的說。

區大鵬這時那有不唯唯應諾之理。只是李必發仍帶着疑慮，說：

「看來，沽家出貨，正在興頭上，我看那白牌紳士正在套取現金，聽說像是早跟龍玉嵩那老油條談好了那幅地。萬一我們這樣還不能把價錢托得住呢？——」

白貴財毫不思索的一揮手，道：「大不了就是一走了之。轉一下頭回來，又是一條好漢了！」

五

白貴財那伙人在作着垂死掙扎，高福逑早就從旁得知。他就是能翻手爲雲，覆手爲雨，將他們這伙蠢貨玩弄於股掌之間，讓他們吃吃老子的苦頭。本來五百萬元現金，早就套了回來，足夠和龍玉嵩交割那幅爛地，另外，他又正在作着另一個計劃，要拿着更多大成置業的票子，只要讓他拿住了百分之四十，就能跟他們談判，進行合併或者收購，以助香江企業的聲威，只要時機成熟，對外一宣傳，再做些手脚，香江企業不扶搖直闖十元大關幾稀矣！於是不妨趁這大好時辰，一箭雙鵰，既可放倒那起倒霉蛋，又可儲備暗裏吸入大成置業的力量。

這天下午，正跟龍玉嵩在律師行簽了契約，辦好那幅廠地的買賣，回到酒店，便收到李必發的電話。

李必發苦着聲音討好道：「高大哥，小弟快要跳樓了，能不能放小弟一條活路？」

高福逑聽了這電話，心裏十分不快，這時只在裝糊塗，笑着問道：「什麼事了必發兄？你眞會說笑的！」

李必發道：「都是我們不好，沒先請示過高大哥你，以爲再玩一手，沒料到碰上高大哥你在出貨。」

「啊哈！」高福逑笑起來，「有這樣的事嗎？這眞叫做沙塵滾滾，殺錯良民了！眞不巧，我根本就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只要高大哥體念舊情，留一手，這就感激不盡了！」李必發乾脆在懇求了。

「哈哈，那裏的話！別那麼說，爲什麼不早通知一聲，這樣吧，我就關照一下，叫其他的幾個董事，收一收手吧。他們也眞是的，看來是想退出董事局了！」

李必發道謝連聲。掛斷電話後，高福逑不屑的罵道：「這老傢伙，這時候知道來求老子了！」

一連三天，他讓香江企業浮沉在三元五角至四元之間，不久就聽得馬秘書報來，區大鵬主持的宏大貿易行，結束了業務，拖欠了經紀行十多萬元，人是失去了蹤跡。接着又聽得白頭翁因爲心臟病發作，進了養和醫院，住的還是二十五塊錢一天大房……

眼看一切部署就緒，他就漸漸在社交上露臉，同時接受記者訪問他的歐洲考察業務之行，並且陸續披露他的鴻圖偉略。轉瞬間，大小各報的股市經濟欄內，都有了關於香江企業的利好消息。

在這之前一兩天，他已經叮囑了馬志祥秘書，趁低價再將香江企業吸入。然而經過兩天的時間證明，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僅能吸進十萬股，等到第三天再落買盤的時候，市價竟是急激上躥，每成一手貨就上升一二個價位，這很令他費解。照理，他的利好消息，還只是作了極初步的披露，很有計劃地配合着他吸貨的行動的。

這時心裏吶罕，吩咐馬秘書點查一下香江企業的存倉，竟只得一百五十萬股。身爲董事長竟只手握着百分之二十的股票還不到，這是不能不暗捏一把汗水的，萬一外面暗中給人覬覦着，就是件糟糕透頂的事。但是當想及張記財務手上還有一百萬股，另外泰山企業手持五十萬股，董事局合起來，仍然是一股不可動搖的力量，這才稍稍放了點心。

子夜時份，和一伙男女從夜總會出來，早已因爲拔蘭地喝得太多，有點醺醉，走起路來也是搖搖幌幌的。龍玉嵩便打趣的跟舒海倫說：

「舒小姐，老高是交給你了，別讓他明兒爬不起來才好！」

「哈……」聽的人都笑了起來。

舒海倫嬌嗔着道：「你老別嚼舌根吧！」說着，便將高福逑親熱的偎住，到了私家車跟前便說：

「你別駕車了，我怕你醉眼昏花，會看不清馬路上的紅綠燈！」

高福逑嘻嘻笑道：「只看得見你就行了！」

回到酒店，雙雙在浴室裏洗去了身上的烟酒氣味。扭開輕音樂，正待上床，電話竟響起來。

「這時候還來電話，眞討厭！」舒海倫半裸着伸手去接電話。

「喂？」她問。

「舒小姐嗎？我想叫高經理聽電話？」

「噯！是馬秘書？什麼事？他有點酒意，要休息了。」

馬志祥却是焦急的說：「這是要緊事，你叫叫他吧！」

舒海倫沒好氣的撇撇小嘴，將電話遞給高福逑。

「高經理，這件事麻煩了！」馬志祥在電話裏說。

「什麼事？說吧！」高福逑是醉得伏在海倫的胸脯上。

「剛才我才打聽到，原來我們香江企業的股票，有百分之六十是給太平山銀行收了去。」

高福逑的酒意霎時全消，倏的爬了起來，急着問道：

「全在太平山銀行的手上？那無常鬼眞的這麼兇！」

「就是了，原來他吞掉了白頭翁他們做的一百二十萬股的倉貨，另外又在四元間先後用橫手吸進了一百萬股，一直進行得十分秘密。」

「哼！他憑什麼本事，竟然要想吞掉我的香江企業！」他咆哮起來，將纏在身上的海倫推開。

「當然不會是他，聽說幕後是有外資超級大戶支撐的，只是不想出面，所以就交由他們太平山銀行下手。」

高福逑怒不可遏，心裏在一算，有恃無恐的說：「眞是休想了，大不了他手上只拿着三百萬股。散出街外的就不相信他有本事全吸了進去！我們董事局，少說還拿着三百萬股，他有本領的，就放馬過來吧。」

馬秘書憂慮的道：「這隻無常鬼，心狠手辣，所以必須防着點才好。」

「好吧，明兒我即刻召開董事會，商討對付的辦法。爲了我這苦心經營起來的香江企業，我一定會跟他週旋到底的！」

這一夜，本來以爲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無奈至此已經意興全消。他一夜的睜着眼在盤算。海倫就生氣的背過身子去睡。

第二天一早，他就分別打電話去給幾位香江企業的董

事。泰山企業答應派出代表參加董事會，及至和張記財務的董事長孫子揚聯絡上的時候，孫子揚劈頭便說：

「你的電話來得眞好，我正想和你說說，我的一百萬股香江企業，已經轉讓了給太平山銀行的招無常。」

他歇了。

電話再響，是太平山銀行的總經理招無常打來的。招無常溫和的打着哈哈說：「高老兄，關於香江企業的事，我想你也知道了吧，大家先談談好嗎！」

高福遂聽得切齒道：「你是沒改錯名字，我老高是栽在你手裏了！」

鳥雀之歌

葉啼鳥

晨曦從遠遠的山峯上空透出一綫綫潔白的光芒。大海漸漸地睡醒了。黎明的序曲正在樹枝的搖曳中被發出來。

不一會兒，萬里的長空開始盛放着一層千星萬點的花瓣，像一塊巨大的白色平原，把整個黑暗世界的窟窿都蓋沒了。大地又回到最初的光輝燦爛！

這時，所有的鳥兒都飛上了枝頭；像往常一樣，不是挑動着樹葉上的露珠，就是在作晨間第一遍的歌唱。

早晨的到來，是生命讚歌的開始！鳥兒伴着風和浪的組曲，伴着昆蟲樂隊的演奏，不住地調和着這光明頌歌的聲息。

鳥兒的歌聲是婉轉的，從每一塊草地上唱着，從每一叢樹林裏唱着，從每一條路和每一條橋上唱着，從天空、陸地到海洋，鳥兒都唱着春天再次的歸來。

春天的早晨正像一篇美麗動人的散文詩。——這時間農民都出門了，沒等太陽升高就在田地裏和大自然的生命緊緊擁抱；漁船也啓航了，漁民都希望它載走這一段的落後和貧窮，載回那網底下的像金銀一樣寶貴的收穫。

這是大地最歡樂的時刻，一切命運的潮水都在早晨間沸騰。花兒從骯髒的泥溝裏沁出撲鼻的芳香；草兒從崩裂的土牆中迸發出青春的光芒；雄鳥和雌鳥在作愛情的追逐，似乎最愛戴這生命發源的故鄉。

不管是寒帶、溫帶或熱帶，整個世界都在春天裏張開着笑臉。冰河漸漸解凍了，沙漠慢慢響着清泉，一切死亡的植物都復活了過來。

南來北往的鳥雀，成羣地飛，成羣地跳，成羣地唱。在早晨的第一綫

曙光裏，顯得特別活躍，來得特別熱鬧。

鄉村人家爲了愛鳥，就在園子裏搭一座葡萄架，好讓鳥兒常常來這裏棲息，啄食地上撒下的一把玉米。

窮人希望和鳥兒結成精神上的朋友，就把自己善良的感情比作是豐滿的羽毛：但願在春天裏張開美麗的回憶，留給生活一點快樂的痕跡。

也許窮人是回顧了自己的遭遇，大自然的兒女渴望着一張自由自在的翅膀，才深深地相信人和鳥的和睦相處是世界最好的福氣。

世界不是一塊分離的行屍走肉，人和鳥一樣需要命運的光明。多少時間，人的痛苦像鳥兒的長鳴，人的走難像鳥兒的驚飛，每一片不平靜的環境都似乎在咫尺之間相鄰！

燕子啣泥是爲了築窩，喜鵲結集是爲了溫暖。織鳥創造了一個熱鬧的家，白鴿愛飛上晴朗的屋頂。所有的生命都在巨大的理想中掙扎着：燕子不喜歡冰天雪地，喜鵲不願意掩淚悲鳴；織鳥鄙視人間的懶惰，白鴿唾棄不義的戰爭！

在高插雲霄的山峯上，蒼鷹在黑暗的天空中唱着詛咒的夜歌；在奔流天際的海洋外，白鶴在銀色的沙灘上追逐着澎湃的陽光。蒼鷹衝破了薄霧，撥開了輕烟，一雙永不厭倦的翅膀，繞了千百轉圈，飛行了千萬里路。白鶴穿過了浪花，鑽出了風雨，再高高地飛上六千公尺的高空；百鳥都不敢和牠的意志比高低！風雨最急也難以阻擋鳥兒的遠去！薄霧遮不住蒼鷹的視綫，輕烟罩不住白鶴的比翼！

雲雀和白鶴一樣，愛在雲裏來、霧裏去，愛在高不可及的宇宙航道中間盤旋。但是，宇宙的空間沒有生活的來源，沒有地球那樣洋溢着多姿多彩的生命氣息。所以，雲雀和白鶴的唯一國度是美麗的地球：白楊樹是雲雀棲身的庭院；青松樹是白鶴憩息的故居。整個大自然是一座鳥雀的永久的樂園——一座生活和休息的天然屏障。

一望無際的樹林，是鳥兒出入的門戶。杜鵑鳥在整日裏捕捉着小蟲，貓頭鷹連夜出動尋找着老鼠，森林的寵兒要把損害人類的東西消滅！只有麻雀才在稻田裏彈着頑冥不靈的老調——要佈下天羅地網搶吃着人類的糧食。

爲什麼麻雀不學愛好勞動的織鳥呢？

織鳥刻苦耐勞，幾百隻同伴一條心，從來就早出晚歸，採集着植物纖維去築窩兒。大家都充滿了友誼和愛，在這裏沒有不勞而獲，沒有掠奪

和仇恨。一幢美麗的鳥巢，像經過了千針萬綫的縫紉，其中的每一間房子都閃爍着光芒，彷彿是一簇奇異的燈光從森林的深處升了起來。

在千難萬難的過程中，大自然的生命是在不停地奮鬥着。每一項行動都是一種犧牲。但鳥兒不惜付出巨大的代價。

當一羣鳥兒像一層猛烈的急雨潑落在草地上，那潔白得有如雪花般的羽毛，竟彷彿是一輪明月滾下了原野，頓時叫嗟嗦的雜草沸騰起來。這是小生命組成排山倒海的氣勢，像織鳥的羣飛勞動一樣，給人類留下了那種萬鳥傾巢而出的龐大力量的見證！

鳥兒的力量並不比其他動物薄弱，只要是一陣聲浪升起，跟着就像一片壯麗的白雲從半空中降下來。最闊的海面也要輕輕地橫渡過去；最大的島嶼都要把它壓在翅膀底下。

在活躍的世界中，鳥兒是大自然的眸子，牠們回報了暴風雨的來臨；在死寂的世界中，鳥兒是土地上的歌者，牠們讚美着春天的黎明！

稿約

一、本刊歡迎投稿。凡有關文藝理論、評介、翻譯、小說、戲劇、散文、詩歌、中外文壇動態等作品，都是我們需要的。翻譯作品請註明稿源及附簡短的介紹。

二、來稿請用原稿紙書寫。並請註明眞實姓名、筆名、地址（外埠請附英文地址）。

三、如需退稿者，請附回郵郵費；如不願刪改者，亦請註明。

四、稿件一經發表，即致稿酬。

五、來稿請寄香港西營盤安寧里三號地下「海洋文藝」收。

象徵主義及其

高翔

我們曾經在《從自然主義到現代派文學》（見《海洋文藝》第一輯）中提到過，當只能客觀地反映現實而不能深刻而正確分析現實的自然主義陷入窮途的時候，西洋文學便產生了兩個分支。其一是文學家在社會尖銳矛盾的衝擊之下，開始接觸社會本質並進而尋求人類前進道路的現實主義文學；另一是由於害怕現實而退居以個人爲中心的主觀蝸殼裏的頹廢主義文學。前者是當代爲大多數人的需要而創作的文學主流，後者則爲與之對立的現代主義文學的濫觴。爲了更具體理解現代主義文學的源流，本文準備從頹廢主義文學開始及後來的衍變，就作家和作品兩方面作一些介紹。

我們在這一道泛濫着的支流上碰到的第一個有代表性的作家，大概是法國的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他本來是自然主義巴爾那斯派（註一）的主力，可是當他發覺理想的光明縹緲而不可得，而現實又無可逃避之時，於是在絕望中反然鑽進黑暗中去，把地獄看成自己的天堂。約在十九世紀中葉，他同魏爾崙(Paul Verlaine 1844—1896)，馬拉梅（Stephane Mallarme 1842—1898）一同離開了巴爾那斯派，而提倡象徵主義，成爲頹廢主義的先鋒。

照當時的反映，波德萊爾到了後期，性格已趨於乖僻，或者說，精神已近於病態。普通詩人總是歌頌「善」與「美」的，而波德萊爾偏要歌頌「醜」與「惡」。他有一本著名的詩集便名爲「惡之花」。不過「惡之花」的手法，還接近自然主義，到了他提倡象徵主義之後，其作品便更傾向於內心的表達，而逐步難於理解了。自然主義大師維多·雨果曾經對他說：「你

變衍

把一種神異的陰森的光輝給予藝術的天堂，你創出了一種新的戰慄啊！」而他自己，則把其作品稱爲「精美的廢話」。這也正好是恰當的自我評價。

讓我們看看波德萊爾的作品。這裏摘引他的散文詩集《巴黎的煩惱》（石民譯）裏的一篇：《醉罷！》

應當一輩子醒醉着。如是而已：不管別的，如果你不願感着那可怕的「時間」之壓迫壓得你無可如何，你就永遠地醉罷。

但是以什麼來醉呢？以酒，以詩，或以德，聽憑你自己。總之醉而已。

如果你有時，在宮殿的瑤階上，或在綠草的溝邊，或在你自己房間的凄凉的孤寂裏，你醒來而覺得醉意半消或全消，那麼且問風，問水，問星，問鳥，問鐘，問一切飛者，問一切晞噓者，問一切行動者，問一切歌唱者，問一切說話者，問是什麼時候了；於是風呵，水呵，星呵，鳥呵，鐘呵，都會回答你道：「這是求醉的時候！醉罷，如果你不願爲痛於『時』的奴隸；不斷地醉！以酒，以詩，或以德，聽憑你自己。」

即使是從譯文當中，我們也可以感覺到波德萊爾在技巧上如何追求散文詩的節奏，企圖觸摸那種縹緲而無定的感情，更突出的是他對社會的蔑視和對人生的虛無觀，很有中國古代所謂「大隱隱於市朝」的逃避現實的意味。然而我們討論任何一個文學家，都不能離開他的時代。就在波德萊爾要求「不斷地醉」的時候，他生活着的法國，又是怎麼樣的一種情況呢？我們試列出在波德萊爾生卒之間以法國爲中心的一些主要事件：

一八三〇年——法國發生了反對「亡命者的國王」查理十世的鬥爭。

這年七月，巴黎的無產者、小資產階級和大學生進行了連續三天的街頭戰鬥，查理十世逃往英國。

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四年——里昂的工人先後發動了兩次的起義。他們舉起「不是工作以生，就是戰鬥以死」的旗幟，發出「我們所爲之鬥爭的事業，乃是全人類的事業，乃是我們祖國幸福與保障未來的事業」的宣言。工人經過劇烈戰鬥之後被巴黎派去的政府軍所擊敗。

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

一八四八年——二月，巴黎工人、手工業者和大學生走上街頭起義，趕跑了當時被稱爲代表着「銀行家的統治」的暴君路易·腓立普。同年六月，工人再起義反對欺騙了他們的「制憲會議」，被殘酷地鎮壓。工人被槍殺的一萬一千人，被捕的二萬五千人，流放的三千五百人。

一八五一年——巴黎人民在共和黨人組織下起義反對拿破侖一世的姪兒路易·拿破侖掌握政權，他們唱着「馬賽曲」前進，各地的農民起來支持。路易·拿破侖的軍隊把二萬六千人交付法庭加以審判。

一八六四年——第一國際（國際工人聯合會）在倫敦成立，發表了成立宣言和章程。

請看，波德萊爾只求個人不爲「時間」的奴隸，却完全無視千千萬萬人爲擺脫奴隸的命運而怎樣進行着拋頭顱、洒熱血的鬥爭。人們在覺醒，他的祈求却是「應當一輩子醒醉着」。難道詩人就一定是這樣的麼？決不。和他同時而稍早的德國詩人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在這一時代所發出的呼號便完全不相同：

不再是柔和的笛簫，
不再是田園的情調——
你是祖國的喇叭，
是大炮，是重炮，
吹奏，轟動，震撼，廝殺！

——海涅《覺醒》

毫無疑問，現實主義文學家的海涅，和象徵主義文學家的波德萊爾，所走的是相反的方向。然而就有人欣賞、讚揚、提倡波德萊爾的病態、頹廢，誇大地宣揚他那種「只可意會，難以言傳」的「內心的境界」，並且更加發展起來，其目的難道還不明顯嗎？比波德萊爾後起而被稱爲象徵主義「怪傑」的藍鮑（Jean—Arthur Rimbaud 1854—1891），在這方面便較其先行者又進了一步。藍鮑以別人不能理解自己的「徹悟」爲榮耀，如他所作的《沉醉的船》（徐仲年譯）裏面就有這樣的句子：

於是，我洗身於滿注乳色星辰
吞食綠色天涯——
灰白歡樂的吃水綫——的海的詩中
在那裏，一個正在思索的浮屍有時下沉……
但是，眞的，我哭得太厲害了。黎明是悲慘的，
月亮是殘酷的，太陽是辛酸的。
劇的愛情使我充滿了醉人的痲痺。
呀！祇望我的船骨爆裂！呀！祇望我跌入海裏！……

什麼是「乳色星辰」？爲什麼「太陽是辛酸的」？「我的船骨」又如何「爆裂」？除了這位「怪傑」自己之外，沒有其他人可以解釋。這就是象徵主義文學家所誇耀的神秘感。藍鮑的作品，大部份是在他十六歲至十九歲寫下的，其後他便很少創作。一個實在並沒有充分成熟和了解社會與人生的青年，到底能有怎樣深奧的思想？人們不能無所置疑。一堆思維割裂、凌亂而歪曲的形象，不規則地堆積起來，成爲狂亂的獨白，竟被推崇爲不世的傑作，難道文學的欣賞者們也都是狂人嗎？但是，一八九八年法國出版了藍鮑的全集，一九二三年，在他的故鄉樹立了他的石像！

不過，如波德萊爾、藍鮑這一類詩人的作品，雖然含義晦澀，但他們所採用的形象還是勉强可以捉摸的。到了他們的繼承者，所謂近代的「後期象徵派」就進一步把唯心的神秘主義發揮到極致。如現代的法國詩人梵樂希（Paul Valery），

他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享有盛譽，被稱爲法國詩壇的祭酒，並且幾乎是空前地以詩人的資格被選入「法蘭西學院」爲院士。讚頌他的作品的人，有這樣的說法：「我們讀他底詩時，我們應該準備我們底想像和情緒，由音響，由回聲，由詩韻的浮沉，一句話說罷，由音樂與色彩底波瀾吹送我們如一葦白帆在青山綠水中徐徐地前進，引導我們深入宇宙底隱秘，使我們感到我與宇宙底脈膊之跳動——一種嚴靜，深密，停勻的跳動。它不獨引導我們去發現哲理，而且令我們重新創造那首詩。」（梁宗岱：保羅·梵樂希評傳）我們不能武斷說梁氏不可以對梵樂希的作品有這樣的感受。可是，即這一段話而言，不論是否溢美，至少在讀起來的時候，其難以理解，比起梵樂希的作品，看來也不遑多讓。

梵樂希的「名作」之一，是詩集《幻美》，例如其中一首《海濱墓園》（徐仲年譯）有這樣的一節：

壯麗的雌狗，離開呀，我所崇拜的！
當微笑如牧童的孤獨者，我久久諺飼神秘的羊們，
那白色的，我的安靜的墳墓的獸羣
使那些白鴿離開呀，
那些虛空的夢，那些好奇的天使！……

還有什麼其他方法，可以比這種詩更加離開大衆呢？

象徵主義的作品，不僅在其思想是純粹個人的，形式是狂亂的，而且其發展必然趨向於毀棄人類文學遺產中一切爲大衆喜見樂聞的可貴傳統部份。我們不認爲傳統應當全盤接受和不可變易，但是把文字和概念打碎了重新作出亂七八糟的排列，或者把具體的形象歪曲成爲無可辨認的怪物，並且告訴人們：這些才是純潔的眞，最高的善，無瑕的美；又說只有這樣的作品，才稱得上偉大的作品。任何一個精神健全而正常的人，能毫不考慮地便對此加以同意麼？

脫離現實，並把其讀者帶到極端個人的道路上去的象徵主義，是爲特權階層所歡迎的。因爲這種文學，其產生的後果，確實和人類眞正的覺醒成爲對抗的東西。梵樂希的被選入「法蘭西學院」做院士，從這方面的意義說，其實等於一種酬庸。這和今天的闊人、富豪們肯出高價來購買誰都看不懂的、有如打翻顏色碟的「抽象畫」一樣，決不能說是僅僅由於愛好。

我們說過，從象徵主義這一個歧途上，衍發出更多的也更荒謬的流派，如未來主義、立體主義、達達主義、唯美主義、純粹主義、超現實主義……等等。但縱使名堂更多，花樣更紛紜，其實質都是主觀的，表現極端個人的，脫離現實與人羣的文學。它們源自象徵主義，可是比象徵主義走得更遠。一個總的趨勢，是在形式上追求「新」，在內容上追求「自由」。因爲要「新」，於是完全否定了人類傳統文化的遺產。我們當然不主張對過去的文化遺產無所區別，不加批判地一例吸收；但也決不認爲歷史上的東西都要不得。取其菁華，去其糟粕，唯有如此，才能不斷在原有基礎上得到新的進步。因爲要「自由」，便完全不考慮讀者是否有可能理解和接受。固然任何文學作品都來自作者的主觀創作，但這創作的目的，應當是合乎大衆的需求，決不能只是作者的「自我擴張」。其實，不論什麼派什麼主義的文學家，他們衣、食、住、行的所資，只能來自大衆的勞動生產；就是他們藉以進行創作的文化知識，也是數千年來千千萬萬人的智慧和創造的積累。這樣，有什麼理由，到了這些「大師」們出現的時候，就彷彿別人和他們完全無關，歷史和他們完全無關，全世界什麼都不存在，只剩下他們狂亂的叫嚷呢？

例如達達主義，它的鼓吹者揭出如下的主張：反對文法，寫作時隨筆所至，通與不通並無關係；反對邏輯思維，上句與下句可以毫不相干，牛頭應當碰着馬嘴；作品的本身務求讀者頭昏目眩，造成混亂乃是他們追求的效果；混亂的形式和混亂的概念就是因爲沒有經過「理智的安排」，故此才眞正反映了作者的「潛在意識」。請看，這也是似乎很完整的「理論」，不幸的是，這種「理論」正充分反映了他們除了個人的狂妄之外，再沒有任何可見的東西。

爲了知道一下這類東西是怎麼樣子的，不怕浪費篇幅，抄錄一首超現實主義的「詩」，作爲一個標本：

腦中所有的死鼠與胃裏的腦髓
贊比西河（註二）的星辰與雙唇的鳥
美國人的道德
皮膚的酒精與雙目的麵飽
富人的財產與冬天的淫慾

溫暖的笑與尿中的水草
愁苦的雙膝的水
蛀壞的小骨塊
與血的蘆葦上的蜻蜓
乳瓶的銅鑼與心的糖塊

——Georges Ribemont—Dessaignes:「關係」

說眞的，這種「詩」也不好翻譯，因爲譯者如果不是那種昏亂的人，就無從用自己的文字來傳達完全不正常的觀念和句子。

有人說，以上那種種的「主義」，都已經從文壇上先後消退了。它們大多如曇花一現，喧嚷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便沉沒下去，由另一種所取代。這固然是一種現象。可是如果細心研究一下，便不難發現，它們其實是換湯不換藥，名異而實相同，有其一脈相承的地方。不如說，這個名堂受到了唾棄，便又換一個新的名稱在它們的舞台上露臉。總而言之，就是唯心的、反現實主義的、脫離大衆與脫離實際的本質，完全一樣。而越是後起的，更有甚焉。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勃然而興」的現代主義文學，決不是突然而來的，而是其源有自。不錯，戰後的現代主義文學，比起它的先輩，有更多的變化，也呈現着更多樣的彩色，看起來彷彿很豐富，很眩人耳目，在手法上是更高級了的。同時，作爲中心的地區，也從西歐的法國轉移到了美國，這是和戰後西方世界重點的變化相適應的。

在理論上，由於現代文學已經被若干知名的大學和學院納入文學系統的研究課程，比起過去的流派顯得更爲完備。其中有已取得一定的名譽地位與利益的，表現得比較穩重；另外一些比較後起，則以更狂亂的表象，藉驚世駭俗以發泄不滿與引起注意。在美國，前者爲學院派，後者爲所謂「野人派」。如舊金山的一羣「野人們」，自稱「神聖的蠻族」，他們蔑視一般的道德觀念，主張性的放任，吸食大麻和LSD等麻醉劑，到處浪遊，時歌時哭。他們的作品，也自然和他們的這種生活態度相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世界及其影響所及的地方，「野人」的意識已經越出了文學的範圍，而

進入了社會生活，特別是對青年人的影響至爲深巨，不容忽視。也許會有人認爲，管它什麼現代文學，橫豎與我無關。而其實，當這個人在或時或地突然受到「野人」困擾之際，就應當想到，作爲時代的一種特徵，這種社會的混亂，在思想意識上和現代文學之類是有脈絡可尋的。

這段話扯得遠了。我們回過頭來，摘引一段現代主義的「詩」，來作爲本文的結束。如果同前面抄錄的自象徵主義以來這一系統的作品相對照，便不難看出它們具有相同的血統。詩題：《死者所知》。作者：安妮·賽克絲敦(Anne Sexton)，現代美國女詩人，一九六七年獲普利澤詩獎。譯者：余光中。全詩十六行，不太長，全錄於後。

都走了，說着走出了教堂，
拒絕加入去墓地的僵硬行列，
讓死者獨自坐在柩車上。
這是六月。我厭倦於做勇者。

我們駕車去鱈角。我休養自身，
當融融的太陽自天空下降，
當海水揮舞像一扇鐵門，
而我們相觸。有人在另一種國度死亡。

情人啊，風刮進來，像陣陣石塊，
從心臟發白的海水，當我們相撫，
我們便完全進入愛撫。無人孤獨。
男人殺人爲此，或與此相當的事物。

死者又怎樣呢？　他們赤足而眠，
在石舟之中。　死者比海水
更像頑石，比停止的海。　死者
拒絕祝福，喉，眼，指節骨。

一九七三年一月

（註一）巴爾那斯派：巴爾那斯（Parnasse），古希臘的一座山名，據神話傳說，山上住着大神阿普龍和九個藝術女神。一八六六年，巴黎出版了三十七個詩人的選集，即以巴爾那斯爲名，其後遂形成了一個詩派。

（註二）贊比西河，在非洲中部偏南，發源贊比亞，經羅得西亞（津巴布韋）、莫三鼻給流入印度洋。

鑼

（澳門）江思揚

往日
洪水陡漲
堤岸便響起了破鑼
侵略者來了
鑼聲叫人們去避躲
鑼聲咀咒着悲慘的世道
如今
鑼聲伴着歡樂的歌
在大庭廣衆大聲宣說
在露天舞台上
傾吐人們的快樂
鑼與其他樂器配合
一同讚美幸福的生活

一把土

（新加坡）常追風

我不是善唱的黃鶯
唱不出宛轉的歌聲
我也不是媚人的夜來香
幽香千里聞，人爭讚
呵！我只是一把土
靠着大地母親的胸懷
不求聞達
不求顯貴
只願將自己的生命
作默默無聞的呈獻

養鴨記

全不薛

還記得若干年前唐寶雲演了一部「養鴨人家」的影片，紅透一時，而且也因此贏得一個「養鴨公主」的頭銜，當然，片酬自不在話下，小財是發了一筆的。這部片子對社會究竟有些什麼影響，我不得而知，大抵是看過便過。故事是千遍一律皆大歡喜，製片人賺了錢，演電影的人賺了錢，故事裏那位養鴨姑娘也賺了錢，並且還有一個美滿的歸宿，至於眞正的養鴨人家，生活究竟怎樣，那是事不關己無關宏旨的。不過「鴨」片對我倒發生了很大的作用，我那時正在基隆閑混，窮極無聊之際，「鴨」片給了我一個很大的靈感，心想，養鴨的確是一個「開門芝蔴」，只要弄隻把鴨子在懷裏摟一摟，便不但可以賺大錢，並且可以立刻成「公主」，那末，如果我更進一步的與鴨們同進同出，共寢共臥，將來少不得可以變「王子」、變「皇帝」之類的東西，享受無窮。於是乎，我便「東施效顰」，眞箇地養起鴨來。

以上便是我養鴨的原始動機，不過，鷄鴨本是同行，我單單選中了養鴨而不養鷄也有一個重要原因：因爲鷄們太不識時務，居然不分公母，總喜歡在腦袋上帶上一頂紅

冠子，這便犯了大忌。這年頭，戡亂時期，戒嚴地區，頭上帶紅的便是危險分子，死有餘辜，我豈可養牠。鴨們可不同，雖然貌不出衆，價錢也賤，但是頭上清白，不帶紅帽子，加之走起路來，一搖一擺，很像一付「正人君子」，更顯得安全可靠，討人歡喜。

即使是鴨子裏，我也不是不加選擇毫無原則的，我挑來選去，最後決定是養土鴨不養番鴨。原因是這樣：母番鴨頭頂上雖然不紅，但兩個嘴角很紅，這分明有噓氣成毒之嫌，包藏禍心的。再說，番鴨雖名之爲「番」，但却是道道地地，土生土長的貨色，既是「中土之民」，便應當恪遵道統、發揚固有文化，不該把嘴巴弄紅了的……總之，我選擇的標準倒也並不苛刻，只要不紅便好，其他灰色的，或竟是黑色的，都在可養之列。

養鴨要本錢，偏偏我雖然是一個「有閑」階級，却與「有錢」無緣。哀嘆了幾天，忽然想起一個老朋友來，也是從軍隊裏淘汰下來的貨色，聽說在七堵挖煤，平常省吃儉用，可能存了幾個。主意打定，便去礦場找老江談談。談判很順利，他連工也不做了，兩人便合起伙來，決心效法唐寶雲演一個「養鴨人家」。現在事隔多年，回想起來，頗多值得「道德家」們大書特書，並且值得「蔣總統」頒贈個把什麼「諮德美行」之類的匾額，以昭後世。第一，我們合伙一言爲定，既不要「合同」、「契約」，也無須「公證」、「蓋章」，大有堯天舜日、同樓返眞的古風，這十分符合了八德裏的「信」字。第二，「蔣總統」號召大家要臥薪嘗胆，我們倆個雖然沒有嘗過胆，但在鴨棚邊，幾根木架一張草蓆，可也睡了百多天，當然算得上是臥過薪，這又符合了一個「忠」字。就憑這「忠」「信」二字，我們兩人死後也該進圓山忠烈祠，享千秋祀了。不過直到現在，我仍然懷疑當時老江一口答應，放下工作，陪我養鴨，是不是因爲礦場工作比養鴨更糟的緣故。所以就這麼一懷疑，我一直不願把個「義」字封贈給他，否則他應稱得上是八分三的完人了。

閑話說完，下面便是我和老江「養鴨人家」的「開麥拉」：

我們選在一個大水塘邊，伐木搭屋。說起「屋」來，我們實在不比老祖宗「有巢氏」高明多少，遮雨嘛，還差强人意，避風可就談不上。蓋四壁皆空，取其空氣流通之利，這比起那些「高等人家」，四面高高的圍牆，裝上碎玻璃再張起電流網，活像一個小監獄，既不通風，又阻視綫，我們的「巢」實在是好得有如天壤之別。按照「文化

復興」便是「文化復古」的定義來說，台灣各大學裏應該開一科「有巢建築學」，可請我和老江在養鴨之餘做兼任教授，這是很符合「復興文化」的。

讀者之中可能有很多沒有「欣賞」過養鴨的情調。養鴨最大的得意處是「自重感」，大早起來，身後便跟着幾百張嘴，對着你嘎嘎啾啾嘍箇不停，你到東，牠們跟着到東，你往西，牠們跟着往西，這時不由得你不覺得自己的「偉大」，偉大得活像一個「總統」；這時如果你被釘梢釘的煩了，向牠們叱喝兩句，吼兩聲，便見牠們縮頭發楞，呆上一陣子，頓時全場安靜，落葉有聲，更有一些胆子較小的，會掉頭却步，遠遠地懷着一付敬畏的眼光望着您，這時你又不由得感到自己的「權威」；等你飼料調妥，看着牠們爭先恐後吞食的情景，你會覺得自己是一個慈愛無比的「媽姆」；遇有狂風驟雨，你把牠們趕到一個避風的處所，看着牠們那副感激涕零的德行，你會覺得自己是一個了不起的「救星」。

說起養鴨的情調，除了「自重感」之外，還有「娛樂性」。閑來無事，看着鴨們在池塘中一個沙堆上（算是一個「島」吧），啄羽自娛，頗有蓬萊仙境，心曠神怡之趣；然後發喊一聲，只見浩浩蕩蕩，浮水而過，直向岸邊搶灘而上，頗有「百萬雄師」演習「反攻大陸」之勢，此時也，不禁會「豪氣干雲」，陶陶然，眞有點「那箇」！總之，養「鴨」的樂趣是很多的，這裏僅不過是聊舉數例略備一格而已。其他的，例如養大的鴨子會呷呷高鳴，替你壯聲威……等等，等等，都是樂趣之一。

話說我和老江養鴨，養了不過幾星期麻煩便來了，原來我們養鴨的池塘是屬於水利會的，水利會的水是灌溉農田的，不是養鴨的。我們的「媒姆」——警察先生來「拜訪」我們好幾次，限期拆遷。我們也和「媒姆」理論過，我們不懂水利法，不過照常理而論，我們養鴨，鴨糞落在水中，對農田應該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便說鴨子喝了水利會的水，但也不致因此鬧旱災。實在想不出有何不可的道理。我們的「媒姆」只說是「奉命」叫我們「遵命」，一句話，趕快拆遷。

啫，我們的「媒姆」既然不「媒」我們了，我們便只好直接找水利會交涉。經過數度往返，終於眞相大白：水利會的水並不是不能養鴨，問題出在我們用了水利會的水沒有繳「水費」，說得簡明一點，問題是出在一個「錢」字上。

這倒是一個很有考究的問題，普通農家繳水費是按田畝的面積計算，水利會從沒規定養鴨人家的水費該怎麼計

算法。我們交涉的那位幹事先生也算不出一隻鴨子每天究竟喝掉多少水，同時他也不清楚一隻鴨子每天撒尿又排回池塘的「水」是多少，折算下來每一西西的水值多少錢也算不清，糾纏了半天，問題是這樣解決的：「這點水，小意思，何必認眞呢，等你們鴨子養大了，意思、意思，你們看着辦就是了……」。

我和老江都曾當過十多年的兵，平常古訓聽得不算少，我們聽過「威武不能屈」的道理，但是沒學過「磨咕不能屈」；如果有一個「媒姆」天天上門來「拜訪」你，看來即使是孟夫子亞聖再世，恐怕也非「屈」不可。我記得這樁事後來是兩隻肥鴨，「意思意思」了事。

鴨子一天天長大起來，問題也跟着一天天多了起來，最大的問題是飼料，別小看了幾百隻鴨子，每天的食量可驚人，我們當初疏於計算，漸漸地本錢便顯得捉襟見肘，無可奈何，向飼料店商量賒帳。好了，飼料店老闆和我們非親非故，豈是肯白冒「風險」的，但後來看在我哥兒倆好像還「五官端正」不至於賴騙的樣子，在千百個不情願之下，總算答應「通融」，不過「通融」也有條件，那就是價格加一；加一便加一，再貴也得認，這本來就是「風險」的社會，雖然你不存心吃人，但別人可並不放心，爲了怕被吃，所以他就得先吃你。這種事我曾經憤憤不平了好一陣子，現在事過境遷，這多年來閱歷也長進了些，前些時看到台北地方法院爲了國光人壽「保險」公司詐騙倒閉案，下令通緝立法院院長夫人，這就不禁茅塞頓開，大澈大悟，你想，「保險」公司不「保險」，立「法」院長不守「法」，「代表」人民的「代表」行詐吃人，那末一些被「代表」所「代表」的小民又豈有不競相效法的道理，社會上掛着金字招牌行騙的多了，別人也不會相信我們不打着養鴨的招牌騙飼料，所以這加一的價錢算是「風險」費，應該是合情合理的。

且說飼料店肯賒帳給我，問題並沒有解決，我的鴨子食量越來越大，却是越來越瘦，仔細查究，原來飼料是特殊「加」過工而減了料，糠多麩少，鴨子吃了不長肉的。老江氣呼呼地去找飼料店理論，大半天垂頭喪氣回來：「我們還是另想辦法吧！那傢伙惡劣之至，他說『既然賒帳，便只有用賒帳的貨』，我們總不能吃雙重的虧。」

我們想的辦法是找農會，據說農會也出售飼料，並且價格比較便宜。我們便去農會商量，商量了半天沒得半點結果，第一是我和老江都不是該會的農民，買飼料價格沒有優待，第二是向農會買飼料要現金，農會是不賒帳的。

傍晚時分，正在愁雲不展無法可想的時候，那位農會的幹事先生來了，一聲不響，靜靜地估量了我們的鴨羣，然後便和我們搭訕起來：「辦法是有的，只要……（如此這般）……，不過，老朋友幫忙，大家意思，意思……」。

問題就「如此這般」的解決了：我們用鴨子作押，請鎮上一家商店做保，向農會貸款兩萬元，那位幹事先生替我們「借」到一家農民的私章，用那家農民的名義向農會買飼料。代價是，我們所借的兩萬元，實際祇拿到一萬八，另外兩千元叫做「意思」。不過讀者不必替我太難過，如果仔細算一下，我們從農會「弄」來的飼料比市價便宜百分之六，所以我們只等於「意思」掉八百元，加之我們實際上是等於向農會賒帳用飼料，這比起那家飼料店來要算是「划得來」多多，更何況，這一切手續，我和老江根本不必用心，一切由那位幹事先生代辦。所以，我們並沒有吃了太大的虧。

很顯然的，其間得利的有二千元，而我們吃虧只有八百元，還有一千二百元的「虧」不知是誰承担了，這與質量不滅定理大不相符，不知愛因斯坦先生再世可能算得清楚？總之，時代是一個「金錢」的時代，社會是一個「魔術」的社會，所以就會有「金錢魔術」，只要會耍「魔術」，就不怕弄不到「金錢」。

事情總算是順利，鴨子養得又大又肥，看着實在開心，當然其間餐風沐雨，日晒夜露的辛苦是免不掉的，養鴨人家到底是養鴨人家，絕不是電影上的「養鴨人家」，別的不談，光是身上沾的那股鴨腥味，便絕對不會像唐「公主」身上那麼芬香沁人。

選了一個黃道吉日，雇了一輛三輪機車，先運一百隻到基隆去闖闖市面。

我們剛一運到，便有一家鷄鴨行的人來看貨，東摸摸，西捏捏，半天不吭氣，在估量着甚麼；老江是個爽性子，看着我們心愛的鴨子被別人調戲，便就按捺不住：「我們的鴨子不是婊子，你先生要買就出個價錢，不買，就不要摸個半天！」那傢伙一翻眼，瞪一下老江：「食朊子餵的太飽，壓秤；屁股上沒肉，不肥；九塊錢一斤，通統批了。」

眞是天曉得，我們一大早起來捉鴨子，連早食都沒餵，他說鴨朊子餵的太飽；我們的鴨子每隻起碼都有三、四斤，他說不肥；市價是十五元一斤，他批買我們的只給九元，這生意難做。

接着來了好幾家鷄鴨行的人，從九塊一毛，二毛，三

毛……到九塊九毛。

最後有一個鷄行喊了一聲：「十塊」。鷄行的人通統走了，……

「老江！這是圍標，他們殺我們的價哩！」

「這太不公道，我們辛辛苦苦養了百多天，十塊錢一斤，每隻鴨子頂多不過賺四、五元，連工錢都不夠，他們不勞而獲，標回去大家分，每斤十五塊，一隻鴨子便賺十七、八塊，另外肫子裏起碼塡四、五兩，坐享其成，一隻鴨子可以淨賺廿多。這不行，這不公平，不公平……」

「他們圍標，我們便自己賣？」

「好，自己賣！」

我在菜市場裏找來一把稻草，可以綁鴨子腿。在一處橋頭便賣起鴨子來，十三元一斤，立刻招來一大堆顧客。

這一次賣鴨經驗，現今說來，仍不免心有餘悸：論斤較兩的行業這還是生平第一遭。顧客一多便不免手忙脚亂。我綁鴨腿也是外行，不得要領，一些鴨子鬆了綁，翻一個身便跑，弄得菜市場演了一幕「捉鴨記」，天下大亂，頗有當年齊天大聖鬧天宮時那麼熱鬧。

有一兩位太太顧客，趁火打劫，混水摸魚，磨個半天，提着鴨子便走，老江追上去理論，她說：「咦！錢不是付給你了？你這人！」這種場合你怎麼講理？只有眼睜睜看着她把鴨子提走。

還有禍不單行的事，正混亂之際，來了一位「婊姆」，

一聲不響，板着臉孔，從老江手裏把秤拿了就走。我趕緊看住鴨子，老江上去向「娘姆」討情。

「誰教你們在這兒賣鴨子？既破壞市容，又防礙交通，你們懂不懂違警罰法？走，跟我到分局去！」

老江跟着他，街角轉了一個彎，消失了。

一會兒，老江帶着秤回來了，我們又繼續做起買賣來。

「怎麼了的？」

「三十元打發的。」

待到中午時分，運來的一百隻鴨子只剩下廿多隻，我們口袋裏也裝了差不多三千元現鈔，帶着鴨子搭火車回「家」。第二天又如法泡製，賣了兩千多。

正在慶幸之際，第三天不妙了，幾百鴨子一個個溫文爾雅，不吃也不動，伏在草地上打瞌睡。

農會一位獸醫先生說，鴨羣得了「新城病」，從市場傳染的。「沒有救了！你們不該把賣不完的鴨子帶回來的！」

「沒有救了！」——我和老江差點「沒有救」！

第四天晚上，我和老江躺在鴨棚旁，一輪清月照着屍橫遍野死寂的大地。

「我們養鴨失敗了！」

「不，我們養鴨沒有失敗，是賣鴨失敗了。」

「你說得對，是賣鴨失敗了，那批中間剝削者害慘我們。」

「也不盡然，那批中間剝削者，幹事，『娘姆』，飼料商，鷄鴨行，也受着別人另一層的剝削，他們只是這個社會的產物，有剝削制度，就會有剝削者，所以問題不在他們，問題是制度。」

「如何改善呢？」

「問蔣總統去吧！」

* * *

後記：第二年我被警備總部請去「休息」，老江到新竹去挖煤，又隔了一年多，在獄中接到老江一封信：

……做了一年多，農會的貸款，飼料店的欠帳都還清了，……我因爲工作忙苦，很少時間看書，你現在是「有閑」階級，應該要好好地珍惜時光，把問題研究清楚……。

老江×月×日

把問題研究清楚!?

我在牢房裏，手頭只有一本三民主義，我翻開它，孫中山先生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手足情深

石華

朋友，你可嘗過殘廢的滋味，你可了解傷殘者底心聲。這就是我——一個跛女的遭遇。

× × ×

才踏進校門，頭就像重了，抬不起來，四周彷彿充滿了嘲笑的目光，我把手支着右脚，好讓它行得更快，我怕——我怕同學會笑我這個跛女。

該死的小兒痲痺症，我三歲起左脚就是皮包骨了。打過石膏，也電療過，可就是沒有用。坐着輪椅，眼巴巴瞧着別的孩子在歡樂地跳，暢快地奔跑，這滋味啊！又苦又酸！

多少夜背人垂淚，都是無補於事，悲傷苦惱之餘，我還是不能行，不能走。

十歲那年，我問父親要了枝枴杖，爲了要像常人一樣能行，能站。每天晨光熹微，公園一角就會發現我的影子，吃力地撐着，行着。記不清摔倒多少次，也記不清流過多少淚，我終於不用枴杖也能行了——儘管，還是一脚高，一脚低！

今天第一日上學，高興的心情就不用提啦，雪白的校服裙穿上身，就是這所著名女子中學的一員了。可是，心裏又害怕同學訕笑我……

「F3A」三字映入眼簾，別亂想了，快進入課室。

「啊——」突然左脚跐一跐，人跌下去。

我掙扎着，但左脚一點力也沒有，爬不起來。

兩手向下一撐，上身升起了少許，但又倒下去了。却瞥見站近課室不遠處，有一個穿白衫裙的女子亭亭的站着。

我吃力地抬起頭，渴望求助的眼光投向她。可她！像觸電一樣動了一動後，依然兩手插袋，像石像般站着！

我更急了，更急切地望向她！但，她竟把頭放低了。

我又氣又恨，哭着爬着，爬着哭着，也記不清那一雙手把我扶起，進入課室。

天啊！第一堂班主任調位，竟把我和那「見死不救」的女孩子編在一塊。

我恨透她，心中暗罵：「你讓我出醜，看我怎樣對付你！」

× × ×

陽光透過玻璃窗，暖暖的射在書枱上。

開課第二天了，我和她還未交談過一句。偶爾她拉起話題，却因我狠狠瞪着她而截斷了。

當時我也不知是那兒來的狠勁，明明見她滿面懊悔的神色向我道歉，却仍緊閉諒解之門。

奇怪的是，她的右手長久的插進袋裏，從不伸出來，可是因爲氣惱，也省得去了解。

放學了，她照例走得最早，我却待全班走了，才慢慢離去。

家離學校只需步行十多分鐘，走一段長路轉幾個街口便到了。爲了鍛煉一下我的腿，我堅持上學回家都步行——當然，也怕人笑的，所以偷偷摸摸。上學絕早，放學絕遲。

午後的街道是悶熱的，四周靜悄悄地，除了偶爾飛馳而過的汽車，路人也不多一個。

突然，馬路前面轉彎處傳來一陣緊急剎車聲，隨即一切都回復寂靜，我仍舊默默地行，忽然間，我聽到聲聲的呼叫：「救命呀，救命——」一定是發生什麼意外了，我把手支着右脚，盡力一脚高一脚低的往前跑……

啊——那不是她——鄰座的同學，心底的「敵人」秀琼！在她懷中抱着一個十歲左右的女孩。血，從她頭上淌下，把秀琼雪白的裙染得殷紅一片。不遠的前面是一架翻倒的木頭車，車上的水果散得滿地。

走近了，她瞧見了我。

「惠！剛才一架私家車急轉彎把她連人帶車撞倒了，不顧而去。她傷得很重！來！你照顧她，我馬上跑去打電話找救傷車！」

她滿面焦急的神色强烈地感染我，毫不猶疑我便接受了她——我心中的敵人的「命令」，扶住了小女孩的頭。

我終於見到了她染滿鮮血的右手。食指的一節不見了，只有四隻半手指。

她像沒有注意到似的，飛跑而去。

我直楞住了，她的手原來是殘廢的。

抱着女孩，却想：我跌倒，她呆呆的站着，事後她懊悔的神色，我狠毒的瞪她……一下子全湧現在腦海，像地上的血，一片迷糊！

「原來她也是殘廢的！」我比任何人更了解傷殘者的滋味，我也明白

鴿

葉輝

一位詩人說：
你要呼吸
於是有人指你把空氣染汚……。

慣聽了那些
築城破城破城築城的故事
你的耳朵

以一廂情願的頑固
宣讀一頁一頁的福音
你的歌

你的祖先告訴你
攻城的有最漂亮的藉口
守城的有最邏輯的抗拒

這樣這樣
越來越短的將是你的歌
血和淚和血和淚的歷史便更
長更長

不再是美麗的名詞
你的象徵呵
只是自己的夢呀孩提的詩

她爲什麼不把手伸出來！

「難道，難道叫我原諒她？」跌倒的事我是難忘的，但剛才她爲救人忘我的精神更令我難忘。

怨恨，欽佩，矛盾的感情在我內心激戰……懷中的女孩子動了動，半睜開眼，痛苦地呻吟。這打斷了我的一切思潮，我集中精神安慰她。

「惠！」隨着叫聲，遠處穿白裙的秀琼快步走過來，後面還有一羣街坊。她愈走愈近，白衫上的血跡也顯得愈來愈大，我猛然想到：惠呀惠，你太小氣了！

一陣搶救，女孩終於進了醫院。

× × ×

這是一個月後的晚上，我和秀琼拍着玉珠——那被車撞倒小女孩家中的木門。

「姐姐，快進來啊，媽等你們久了！」玉珠雀躍地連拉帶推把我們迎入屋中。

老實說，見到這個天眞活潑的小女孩，就不由你不打從心中歡喜。若不是你仔細察看額角的紅疤，怎樣也想不到一個月前她曾在死神的門前溜過。

玉珠的媽是好客的，她一面喁喁的述說着她當日怎樣有病，玉珠代她上街賣生果，那私家車撞人不顧而去，怎樣沒有良心，我們怎樣好心，

救了她女兒等等，一面招呼我們吃飯。

榮式和這木屋相差太遠了。鷄啦，鴨啦應有盡有，玉珠的媽還笑瞇瞇的告訴我們：這是玉珠和她昨夜弄了一晚，今天賣了一天的成績。

「你倆是好朋友吧？」玉珠媽順口問了一句。

「不！」秀琼搶着說：「一個月前我們還是『敵人』呢！」說着她望着我笑了，我也愉快的笑了。玉珠和她媽，不明白我倆搞什麼鬼，但也隨着笑了。

屋子，充滿着笑聲。

「秀琼姐，你手指爲什麼少了一截？」玉珠天眞地問，我笑聲自然的停了，玉珠媽狠狠地瞪了玉珠一眼。小女孩吃驚地吐吐舌頭，不作一聲。

「是去年的事了。」還是秀琼打破沉默，面上的神情像回想什麼似的。「我到一間五金廠當暑期工，幹的是軋鐵片。一天病了，但爲了多抓幾個錢的勤工獎，好應付開學的費用，昏昏迷迷的開工。一不小心，就軋到了。」

「事後有沒有賠償？」玉珠媽急切的問。

「有是有的」秀琼顯出少有的激動。「但他們說是我自己不小心，只賠六十元！」

「什麼！」全屋人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叫嚷出來。

「六十元，一截手指？！」我大聲地問，沒有人答，也根本不需要任何人作答，鐵的事實就是最好的見證。

「秀琼啊秀琼！」我心底在喚着眼前的她，你受着生活的鞭打，你心靈負着鉅大的創傷，可是你還是這樣的堅强，像雪中的梅花，迎春盛放。

「我雖然是殘廢，但我會堅强地生活下去的。惠，你說對嗎？」我迷糊的答應一聲。右手不期然伸過去，握着她缺了一截手指的手——是那麼的火熱，像兩顆心融會在這裏燃燒。我把它握得更緊了。

一個月，在漫長的人生旅途中只不過是一剎那，但這一個月，給我感觸太多了。

一個月前的我就像深谷的幽蘭，顧影自憐，自艾自怨。從玉珠的車禍開始，把我的目光帶到深谷以外的天地。我看到那裏有悲慘的生活，血淚的壓迫，而且，更有普羅大衆之間底無限的親情、頑强的意志。

一切在呼喚着我：惠！惠！放眼看看你四周圍廣闊的天地吧！前面有很多人需要你去關心！有着光明等待你去尋找！

「我雖然是殘廢，但我會堅强地生活下去的。」耳畔又像響起了秀琼的聲音，良久在我心底共鳴，共鳴……。

都市篇

清雲

生活在這裏，有不少「都市病」流行。最顯著的，莫如記憶力衰退和神經衰弱了。聽說精神病院有人滿之患呢！什麼原因使人如此緊張？是複雜的社會生活、繁忙擠擁的交通、大量物質刺激、充滿欺詐的人事關係……。從此產生一大批畸型東西：化粧品、安眠藥、奇裝異服、各種賭博、黑社會組織、販毒集團、酒吧舞廳……。

當你早上上班遲到幾分鐘，這原是平常事。原因不外交通阻塞，晚上睡下心情興奮或苦惱，引致整夜失眠。這不值得大驚小怪，但長期的慣性會使你驚慌失措：安知上司不會輸了狗馬股而借故罵你一頓？安知老闆不會突然「巡查」蒞止？又安知同事不會說你壞話？一串問題結成一塊陰影，佔住你心中。當你心急如焚在站上候車，而扒手已窺伺很久了……。

假使一切難關你都安然度過，但精神的開支、心力的消耗，已足夠抵償這些有餘了！你又要買一些補藥或維他命丸之類。拖着疲乏的身軀回家。而家也不十分安樂的，你得想想：父母和妻子爭吵過嗎？妻子是否被隔鄰的三姑八嬸叫去打牌，因而慫還未買呢？兒女逃學嗎？沒被阿飛搶錢吧？一串疑問結成一條鍊，重重的扎着你的腦子！

你戰戰兢兢踏入家門，一對眼睛不斷探察各人神色：衆人齊全，沒什麼特別。這才教你舒一口氣。

晚飯後，藥也吃過了，可你不肯太早睡，開了分期付款「供」來的電視機（還未滿期呢），原想散掉心中積悶，而螢光幕中做的，是教人怎樣享受「歡樂今宵」。「幾百元月入，數口之家，靠一人維持，我能不想着米多少錢一斤，兒女學費有否增加嗎？啊！是的，一斤菜已漲至二、三元了！」你關掉電視，也砍斷你的思想，拿起報紙看看。而每日的新聞必然有可怕的消息：搶劫、强姦、失蹤少女……，看着看着，你猛然想起：大女兒已經十五歲了，要小心些啊！她近來打扮新潮嗎？附近有阿飛嗎？她的朋友……。

突然人聲嘈雜，你正想出房，妻子入來告訴你，尾房是自己，但難保有一天……，若自己入醫院，這家……。阿强被人搶去糧錢，二百多塊呢！還被賊匪們刺了一刀，你不敢想像，趕快上床，大被蒙頭。但怎麼也睡不着。忽現在入醫院了。他母親正哭哭啼啼。你受此一嚇，雖知不然聽到不斷的咳嗽聲，你知道可憐的二叔又上癮了。

海那邊

（馬來西亞）潛文爲

（一）

朋友
到過洶湧澎湃的海麼？
海那邊
沒有一刻寧靜
狂濤和駭浪
永遠嚇驚不了
水手們奮勇前進的精神
周遭的烏雲和風雨
更阻擋不了

海鷗展翅翩翩間的飛翔

（二）

朋友
徬徨麼？
痛苦麼？
寂寞麼？
憂悒麼？
請走到廣闊的海上來
海那邊
恢復了我們青春的泉源
厚贈了我們生活中的亮燈

（三）

朋友
可別懊悔過去
來吧！
讓我們手牽手
成爲海上兒女
要創造幸福的將來
要做生活的主人
來吧！
在海洋上
鍛煉積極的思想
學習奮鬥的精神
只有咆哮中的海洋
給我們鼓勵
給我們啓示
給我們奮發

賭

青山

當小張走進了這個賭場，裏面傳出一陣陣嘈吵的聲音。他發覺香烟的焦味瀰漫在空氣中，實在使人有點受不了，不過他當然不在乎這一點。因爲他已經不止一次來這些地方，相反他是一個非常老練的賭徒，不過今次他心中實在是有點不安，他慢慢的踱到一個丟骰子開大小的賭檔前，他拚命往人羣中的擠，終於擠到較近賭桌的邊緣，他看看荷官的臉色，再看看賭友們的面容。這當中有失望的、有嘆惜的、也有歡樂的，他們都有一點共同的想法，就是把莊家的錢贏到自己的口袋中來。空氣中充滿了嘈吵的聲音，但他好像聽不到這些，他在想着——

這是一間很小的房間，一個很暗的燈泡吊在天花板，正發出幽暗的微光，房裏沒有什麼家具，只有一張雙層牀，牀邊擺着一張嬰兒用的小牀，一個衣櫃、兩張櫈。此外，只剩下勉强還可以轉身的位置。

牀上臥着一個看來已有六十多歲的老人，正很安靜的睡着。牀頭旁邊的衣櫃上擺着一瓶藥水，看出這老人是在病中。近牆的櫈坐着一個年輕女人，正在車縫一件恤衫，那是老人的媳婦。忽然老人醒來，掙扎着起牀，驚動了正在低頭車縫衣服的女人，她忙把縫着的恤衫放下，走近床邊温柔的說：「你好好的躺着吧，醫生說你這病不適宜起來，要好好的休息呢。」「小寶呢，唉，我不過想起來縫好隔壁陳師奶分給我做的衣服，也好讓我賺它三五元，來幫補家用呀。」那老人上氣不接下氣的說着。「小寶剛睡了，你放心吧，我已經差不多縫好那些衣服啦，待一會讓我拿去給陳師奶吧。張說今天他公司出糧，到時讓我買一點補身的東西給你老人家吃，好讓你的病早點好呀。」「唉！張他也太不懂事啦，和你結了婚只不過二年多一點，就這樣冷落你，整天不在家。又連你從娘家帶來的一點金飾，也拿去當了，弄到家中一個錢也沒有。唉，家嫂，要不是家裏有你來打點，我想不知要糟成怎樣啦。唉，你也太辛苦啦，咳咳……」女人這時已忍不住流出了眼淚。

「先生，吃口烟吧，看你的樣子，不是贏得太多吧！」小張接過香烟，看一看，是一個賭客。這是常見的情形：當一個賭客輸得乾乾淨淨的時候，便會向一些贏了錢的賭客搭訕，通常贏了錢的都不在乎那一二十塊。不知爲何，

小張却回憶起了兒時父親對他說的一個故事，只是一個很普通的故事，教訓人不要沉迷在賭桌上。小張彷彿又見到老父的面。那皺紋很多，飽歷風霜的面孔，妻子的叮囑又在他耳邊響起。

「先生，……」小張猛從回憶中醒過來，他發覺在他面前這人是站得久一點啦。小張看着他期待的眼神，摸摸懷中的錢，從裏面抽出二十塊來，塞在那人手中。「多謝！多謝！」就只這麼說了兩聲便歡天喜地又再次回到他的賭桌上去了。小張看着他的背影，彷彿看到自己。

他忽然想回家，見一見他的老父，親親他的妻子。他實在已很久沒有抱他的女兒了。他大步衝出門口，一陣冷風插進他的衣領，但他一點不冷，他的心很熱，因爲他看見了老父的嘴裂開了，現出笑容。彷彿在自豪着。

生活的戰歌

（馬來西亞）丘梅

從渾噩的夢中醒來，
從頹廢中振作起來，
從軟弱中堅强起來，
從臥倒中站立起來；
這個時代已經開始新生，
眞理的旗幟將再豎起，
正義的維護會得到伸張。

我們向黑暗投槍，
我們向魔鬼作戰，
讓我們擂動戰鼓，
讓我們吹響號角；
在生活的海洋上揚帆，
不怕狂風駭浪，不畏艱難，
我們是英勇的一羣。

不管那是一座高山，
不管那是一個大海，
不管前面的道路兇險，
不管周圍佈滿了豺狼；
我們都要向前走去，
唯有經得起折磨、考驗，
生活的果實才會芬芳。

對着不幸的眼前，
我們不要懦怯和悲傷，
處在歡樂的時辰，
也不要迷失了本性；
生活的音符永無休止，
爲了更美好的將來，
我們要勇敢、堅强！

編後話

本刊第一輯出版以來，受到海外文藝界朋友們的普遍重視。不少文藝界的老前輩和讀者紛紛來信，給予鞭策、鼓勵或賜示寶貴意見，有的更不遠千里寄來大作，表示對我們的愛護和支持，使我們既感興奮又覺汗顏。我們曾在第一輯說過，我們出版這份刊物的動機，是「以文會友」，希望和各地的文藝愛好者互相聯系、互相交流。現在這一條感情的綫路已開始溝通。我們定當加倍努力，不斷提高刊物的質量和水平，並盡量縮短刊期，以求不負熱心的朋友們和讀者們對我們的殷望。

這一輯刊登了香港、澳門、星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地文藝界朋友們的創作。其中如小說《股市風雲》和特別轉載的台灣作者的作品《養鴨記》，評論《「海鷗」的具體分析》、《象徵主義及其衍變》，散文《寫在大海邊上》、《春花賦》等，都是頗有份量的作品；詩方面也是佳作連篇；此外，本輯還增加了「美術」專欄；由於青年朋友來稿衆多，從本輯起，我們又開闢了「青年之頁」，但因限於篇幅，這次只能選登其中的一部份，以後將盡可能改善。

我們在編輯工作上，水平不高，缺點自必甚多，因此熱望文藝界老前輩和讀者們、朋友們繼續不斷給予指正，並盼多多惠稿。

晚歸

李曼峯

面具、果子和水瓶

李曼峯

3 1761 11926911 6

海洋文藝・第二輯

一九七三年四月

編輯：海洋文藝編輯部

出版：海洋文藝社

香港西營盤安寧里三號地下

THE OCEAN LITERARY PRESS

NO. 3, ON NING LANE,

SAI YING PUN,

HONG KONG

印刷：大新印刷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九四七號地下

每册定價港幣二元

per
PL3119
.H6
H33
no.2
(1973:Apr.)
CANADA_HK

.00

KONG